

2024
JANUARY
1月上半月版

01

封面

“神十七”江新林三连跳：
寒门凌云志，
扶摇九万里

月亮不睡我也睡！
跨国恋治愈了“夜太美”

400万盗金大案：
准破产老板
悔伸“找补”之手

桥边赤子的“长江图”





知音传媒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学明

常务副主任委员：宋以超

《知音》编辑部

执行总编辑：陈宝岚

执行副总编辑：贾 靓

执行主编：鲁 媛

本期首席编辑：张亚萍 李雪莲

主管单位：湖北省妇女联合会

主办单位：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知音》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79号

邮政编码：430077

网址：www.zhiyin.cn

电话：027-68892630(编辑部)

传真：027-68890747/48/49/50

广告经营许可证：4201004000608

内文照排：湖北知音印务公司照排中心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联系电话：010-68433197

刊号：ISSN1000-4157
CN 42-1003/C

订阅零售：全国各地邮局（所）

邮发代号：38-132

定价：8元

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月1日出版

知音发行总监：赵亮

市场总监：刘忠义

发行热线：027-68890578

广告热线：027-68892766

法律顾问：张荣有 夏福明

责任美术编辑：韩光 萧南

内文部分图片：视觉中国提供

封面人物：陈诗婷（本人供片）

知音®

目录 2024年1月(上)第1期(总第985期)

爱的呼唤

不惑

贾靓 1

中国力量

桥边赤子的“长江图”

本刊编辑部 4

爱心行动

救子网约车霸屏：1800次对不起，1800次我爱你

毛六子 12

人情大世界

污点父爱：90万买不了儿子家一张床

李星烁 16

名人明星

“神十七”江新林三连跳：寒门凌云志，扶摇九万里 袁正琴 26

本刊视点

800米厚滤镜预警！一个厨坛偶像自毁式“塌房”

和花 20

两代之间

龙兽医包治“儿”病：再平凡也是限量版

夏榕 30

特别主题创意

400万盗金大案：准破产老板悔伸“找补”之手

易墨 38

人在旅途

吉雪萍失女之痛：温柔的风拂过昨天的雨

吉雪萍 24

寻梦季节

15岁少女走过“疯妈门”：月光很冷，也曾照亮我

芳妩 34

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荐“百强报刊”
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

知音新媒体矩阵

知音公众号：

一个有品、有情、有态度的
情感聚集地。
情感美满、生活幸福，才是
真的美好。



人生直击

烫手的流量密码：师徒女主播好聚不好散 星零 42

心情故事

塔吊妈带飞鼓手娃：天上的星星会说话 芒来 46

蓝盾新闻

富妻失踪迷云：扶弟魔咒箍住落魄强夫 乡愁 50

爱情岁月

月亮不睡我也睡！跨国恋治愈了“夜太美” 杨小羊 56

职业故事

学霸身陷升迁死局：“提拔他，谁干活” 老断 60

虽然青春

允你一世繁星 粟顺 54

购杂志免费领取《知音总编的写作课：
教你写出触动人心的好故事》
课程主讲：《知音》杂志总编陈宝岚（了了）
课程价值：79元



订阅《知音》请扫二维码



知音微刊：

你的心灵知音
读《知音》，听故事、看视频、
写人生



知音真实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亲历者的灵魂深处。



知音网课：

来知音网课，给你的文字
一个赚钱的机会。



知音网——你最亲密的情感顾问。

走进你的内心世界，
倾听你的烦恼和故事，解决你婚姻家庭
中的各种问题。



本刊声明

经作者授权，本刊致力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凡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未经签订协议，任何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和影视单位不得擅自转载、改写、结集出版和改编影视作品等，否则将视作侵权行为，本刊将依法进行追究。本刊所使用部分作品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桥边赤子的“长江图”

●本刊编辑部

长江，我们的母亲河。

曾几何时，长江病了，还病得不轻：水土流失、污水横流、鱼类锐减到“无鱼”级别……

长江的保护和发展，成为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他先后三次亲自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两次莅临湖北长江沿线考察；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以恢宏视野提出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

坐拥最长的长江干线，千湖璀璨、湿地纵横、大桥林立，湖北被称作“长江之腰”。保护长江，对湖北是一道必答题，对千万荆楚儿女更是一道送分题。

从桥边嬉戏到命里打滚，从靠水吃水到靠水护水，他们敢梦敢想说干就干，他们“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他们在不解、质疑、冷眼、嘲笑中昂首前行。

滚滚长江东逝水。

漫长岁月里，这些桥边赤子们无论时代更迭、境遇变迁，依然在不变的信念中护卫着母亲河，铺展开自己心中那幅“长江图”，也活成了一段传奇……



清漂作业中



●师兆兰



周功虎

三峡“清道夫”： 一舟一竿平生意，不负傻名十七年

有2000年置县史的湖北省秭归县，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地处长江西陵峡两岸，三峡大坝库首。流淌了上亿年的长江水，带着历史的声音奔向天际。

哗啦啦的江面上，一艘行驶了17年的清漂船，随波荡漾着。61岁的周功虎立于船沿，唱着渔歌却不打渔，而是一网一网打捞着江上的垃圾。

孤帆远影碧空尽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是少年周功虎看到的长江。

茅坪镇松树坳村，坐落在长江边上。巍峨的群山之间，一道江水顺流而下。那时的周功虎站在江边，看日出江花红胜火，看半江瑟瑟半江红，看江鱼水面上嬉戏，看船只出没风波里。

靠水吃水，他跟着父母捡拾上游飘下来的树枝当柴烧，打捞鱼虾度日。19岁那年，周功虎离家参军的前一晚，他静静坐在江边，一夜未眠。退伍后，他放弃城市机会，回到家乡工作，闲暇时就去江边走走，看过往船只驶过江面，留下一条长长的白线。

后来，周功虎与本地女子杜敏结婚，育有二女。长江，成了父女仨的乐园。捞鱼摸虾、玩过家家，冲着过往船只大声打招呼，江水带着他们的笑声流向远方。回家时，他会记得让女儿们捡拾冲到岸边的塑料袋、废瓶子，留下身后一片净水。

20世纪90年代，三峡库区移民建设火热开始，周功虎辞职做土建工程项目，年收入逾十万，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他带着妻儿住进自己盖的三层楼房。那时的他太忙了，忙到没时间去听听江边的波涛汹涌，或是去看看江面上的孤帆远影。

2006年的一天傍晚，周功虎好不容易闲下来，信步

来到江边。正感慨着“有多久没有悠闲地在江边走走了”，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心里一沉。

长江还是那条长江，只是三峡大坝建成后，江水变缓，大坝回水区堆积着顺流而下绵延几百米长的垃圾，树根、绳子、渔网、塑料袋……垃圾最多的地方，足有一米厚。那晚，周功虎久久不能入睡。

没过多久，周功虎听说秭归县环保部门正组织力量开展长江清漂工作。他冒出去报名的想法。

与妻子一说，杜敏蒙了：“你说啥？不做土建工程了？去当清漂工？你咋想的？”别说妻子不理解，他自己也知道此事“荒谬”。清漂的辛苦先不说，收入一年不到两万，还要自己投资买船、花钱烧油。他甚至怀疑自己脑子有问题。

妻子生气，周功虎也很矛盾。这天，他又一次来到江边。江滩上，肉眼可见的凌乱；江面上，各种垃圾拥挤在一起，被漂浮物包裹着，一路向下游飘去。这不行，秭归县长江段，可是三峡大坝的最后一道防线！周功虎不再犹豫。

但无论他怎么解释，说他们要回馈母亲河，说他对长江有情怀，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根本说不动妻子。杜敏宁愿他多挣点钱，好好养家。

周功虎暗自盘算，这些年做工程挣的钱，按当下物价来说，够女儿们上学成家了。他决定倔强一把，不管谁反对，清漂工，他当定了！



于是，他悄悄从家里拿了2万元，和人合伙买了一条30吨的大船。他从自己村里的渔民下手，耐心做工作，又招来两个人。一支四人清漂队，成立了。这也是三峡库首第一支清漂队。

2006年6月，周功虎不再是周老板，成了长江上的清漂人。三个伙伴也干劲十足。四个人，一天收入330元。扣除油费，人均月入刚过千元。杜敏气得不搭理他，他却乐此不疲。

清晨5点，周功虎踏着星光上船，先检查工具。所谓工具，就是一人一根五六米长的竹竿，竹竿上绑着一个网兜，伸到水里去打捞小点的漂浮物。还有四个耙子，用来扒大点的漂浮物。再有就是手锯，大的树根、树干需要打捞上来进行分解。

迎着朝霞，船在江面上缓缓游弋。两岸是青褐色的大山，树木繁茂，鸟鸣啾啾，一线长江从天边蜿蜒而来。日出时，霞光万道，江面上波光粼粼，层层叠叠的波浪折射着金色的光，追逐着跳跃着。

船的四周，水纹一圈一圈扩散。周功虎一路打捞，一路感慨：没有这些垃圾，长江该有多么壮美。让长江重新清澈，正是他周功虎此行的意义！

一个人到一群人

这边，周功虎不声不响地开干；那边，杜敏虽生气，但想到丈夫患有静脉曲张和痛风，如此风里来雨里去，担心代替了所有。一个午后，她带着做好的饭菜来到江边，顺便看看丈夫在怎么折腾。

时值7月，一年中最炎热之时。骄阳似火，周功虎吃力地撅着杆子，用网兜捞了一团渔网。他弯下腰，杆子一头放到右腿上，腿当杠杆，右手往下压杆头，左手使足劲往上抬杆，沉甸甸的网兜带着一溜水花上来了。他抹了把脸上的汗，回头看到妻子，招呼伙计们收工吃饭。几个人陆续下了船。

妻子能来送饭，周功虎非常开心，调侃道：“我捞垃圾的动作潇洒吧？没给退伍军人丢人撒！”杜敏没吭声。不到一个月，丈夫黑了也瘦了，咧嘴一笑，黝黑的脸上只剩下一口白牙。他一伸手，掌心磨破的血泡变成老茧。杜敏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见她低头不语，自顾着把饭菜一碟一碟拿出来，周功虎知道她心里有气，便一边夸饭菜好吃，一边指着江水感慨：“李白、苏东坡那些大诗人大文豪，为长江留下了多少流传千古的诗词，再看看现在的长江，孩子一眼看到的是漂浮物，我们这代人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就这一江垃圾？”大家都沉默了。

“长江是我们的，我们不维护她谁维护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长江保护好了，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周功虎像是对妻子说，也像是对自己说。杜敏看看他，又回头看着长江，叹了口气：“在江上注意安全，你们都别累着。”周功虎笑了。

30吨的清漂船，能承载7吨的垃圾，周功虎他们每天要清七到八船垃圾。一天下来，腰酸腿痛。

回到家，杜敏让周功虎先洗手洗脚，自己去热饭。等她端着饭菜出来，周功虎歪在沙发上睡着了。杜敏轻轻喊醒他，递给他筷子。周功虎的手连筷子都拿不住，胳膊疼得嘴里直吸溜。杜敏心疼不已。

夜里，周功虎洗脚时，露出流着脓水的多处溃烂皮肤。杜敏皱着眉头问：“怎么弄成这样？”他赶紧放下裤脚：“没事儿，蚊子叮的，发炎了。”他不愿告诉妻子，那是白天的“铁板烧”所致。

烈日下的铁甲板，表面高达70℃，穿鞋都站不住，必须不停往甲板上泼水降温。穿雨靴闷热烫脚，不穿不仅不防水，更易蚊虫叮咬。周功虎的雨靴里，常常晃荡着半筒水，一天下来，脚泡得像发面馒头，蚊子叮咬处很快溃烂流脓，又疼又痒。



幸福的一家四口

这些苦，周功虎很清楚，从他选择清漂那天起，就只能受着。难熬的还有冬天，甲板上会结一层薄薄的冰，稍不留心就会摔一跤大的。

那个冬日，清漂船的螺旋桨被江面垃圾缠绕，若不及时清理，很可能发生危险。50岁的周功虎穿上救生衣，扑通跳进江里，一刀一刀地割断了缠绕物。跳下去时，江水温热，他并未感到多么冷。爬上船后，冷冽的江风像一根根细针，透过衣服扎在他每一寸肌肤上，他才领教了何谓“凛冽”。

秋冬之后的蓄水期，季风吹来的垃圾会在回水区大面积聚集，严重影响水质，损毁城市形象。清漂船加紧

作业，迎着朝阳出发，伴着余晖返航。周功虎一行人在船头上，站出了长江卫士的姿态。

日常的清漂，“内容”很是丰富，不但有各种垃圾杂物，还有牲畜的尸体。秋冬还好，春夏季节，尸体散发出来的尸臭，恶心得周功虎想吐。

有一回，他们甚至打捞上来一具男尸，浮肿变形的样子很是恐怖。周功虎报警后，尸体被认领走。杜敏获悉，后怕地问：“你捞尸体不怕吗？”周功虎说：“不怕，当过兵的人还会怕死人？他能被家人领回家，我们是做了件积德行善的好事。”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指示“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周功虎深受鼓舞，摆出大决战的架势。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对长江怀有感情的人陆续加入。那几年，他组建过临时清漂应急队，成立过三峡库区清漂队，还在秭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帮助下，建立了一支20名退役军人构成的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一支由35条私人船只、两条政府自动化清漂船组成的庞大队伍诞生了。

人多了，清漂工作卓有成效。江滩渐渐整洁，江面上垃圾少了，水渐渐清澈，江鱼成群结队地游玩觅食。长江，又依稀呈现出诗情画意的模样。

2020年冬天，上游洪水频发。一场大风过后，江水回流，近4万立方米漂浮物堆积到徐家冲港湾。在清漂的关键时刻，周功虎87岁的老母亲突发脑出血，昏迷不醒。江上垃圾不清除，很可能危及三峡大坝发电机组；但自己不回家尽孝，很可能会留下终身遗憾。周功虎犹豫了，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

看着忙得脚不沾地的伙伴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漂浮物，他在心里呐喊：“娘，等我！清完垃圾我就回去！”

紧接着，30余条船、100多个清漂人，在他的协调下，夜以继日奋战40余天。待这些漂浮物被清除殆尽，老母亲已瘫痪在床，再也起不来了。站在母亲的病床前，周功虎涕泪滂沱。

此后，他白天在江上清漂，晚上在床前尽孝，一直持续到2021年2月，母亲离开了人世。

那些年，女儿们长大后各自嫁人。回娘家时，她们拎着周功虎被汗渍洇成“地图”的衣服说：“爸，你要缺钱我们给你，这活儿让年轻人干吧。”周功虎连连摆手：

“我清漂不为挣钱，为挣钱也不会干清漂，我只希望我的外孙们能看见干净的长江水……”

2022年6月，湖北省委再次赋予宜昌“建设长江大

保护典范城市”的光荣使命。

周功虎干劲儿更足。每天清晨，在他的一声令下，几十条清漂船浩浩荡荡出发，在江上穿梭往来，像一块又一块橡皮擦，擦拭着长江，医治着母亲河。

唯见长江天际流

在这期间，清漂队员一直来来去去，有找到更好工作离开的，也有因为收入实在太低出走的。

有个年轻队员是队里骨干，他身手敏捷，干活利索，周功虎很是喜欢他。干了一年多，他找到周功虎：“家里条件不好，我得找个挣钱的活儿干。”周功虎没有过多挽留。那天，目送着对方走远，他在甲板上站了许久，默默地看着夕阳西坠。

为了留住人，周功虎只能带头干最多的、最苦的、最累的活。“你不搞，我也不搞，谁来保护长江？我们的后代怎么办？”他如是说。

当然，清漂有苦有累，也有欢乐。还未禁渔那些年，周功虎和20多名队员聚在一起，会在中午时分钓几条江鱼，清蒸水煮，炒上几个菜，大家席地而坐，吃得不亦乐乎。饭毕，他们就开始吹牛侃大山，粗犷豪爽的笑声在长江上回荡。

还有一次清漂时，岸边一个小伙子正钓鱼，因脚下石头松动，不慎掉进江里。周功虎立即跳下水，把小伙子救了上来。事后，大家高兴地一边打捞垃圾一边放声高歌，开心溢出了江面。

多年来，家中大小事都是杜敏操持。两个女儿，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宜昌，都生了娃。别人父母都会帮子女带娃，杜敏却因为要照顾他而离不开家。

这年，大女儿来电，说要去北京出差一段时间，想让杜敏到武汉帮忙带下两个娃。杜敏左右为难：去吧，老伴儿恐怕每天连个热乎饭都吃不上；不去吧，女儿轻易也不求她一回，不能伤了孩子的心。

周功虎大手一挥：“你去吧，我自己学做饭学洗衣服，就当我也给咱女儿做点贡献。”

到了武汉，杜敏不放心，每晚视频时，都要问问周功虎吃的什么饭，喝水了没有，衣服洗干净了没。周功虎拍胸脯道：“饭吃了，水喝了，衣服也洗干净了，你放心吧，照顾好你自己就行！”

女儿们羡慕嫉妒：“爸妈净给我俩撒‘狗粮’呢。”“那是，你爸可是救过我的命的！”杜敏说。

她回忆说，有年春节，她上三楼晾衣服，不小心脚下一滑摔下来。那天周功虎难得在家，在二楼的他听见动静急奔出来，伸手接了她一把。

“要没你爸接那一下，我可能都没命了！”杜敏至今心有余悸。“所以，爸做什么你都无条件支持，包括他放弃土建去清漂？”大女儿问。“我反对过，可你爸做的事很伟大，现在我支持他！”

话是这么说，杜敏私下里还是各种规劝：“年龄越来越大，就不要做了，身体吃不消。”周功虎不以为意，说他身体素质杠杠的，60岁正年轻！

然而，2022年底，周功虎的肝脏出现问题，住进市医院。为了不让女儿们担心，老两口瞒了下来。在医院，杜敏看着他的满头白发和脸上深壑的皱纹说：“你看你，这些年风吹日晒，脸色比别人都深好几度。”周功虎用手摩挲着脸颊自嘲：“这不好吗？都晒出油了，下雨天这就是保护层，雨水湿不透。”杜敏“瞪”了他一眼，两人相视而笑。

后来，两个女儿得知此事，抱怨爸爸“不听话”，说他也该“上岸”了。“不听话”的周功虎笑了笑。

周功虎知道，他还不能“上岸”，他是队里的定盘星、主心骨，有他在，队员才安得下心、沉得住气。他也必须对得住大家的信任。他给队员们都买了保险，防护用品和防暑药物人手一份，定期培训队员的安全意识，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对另一个“老伙计”，周功虎也百般厚待。多年来，清漂队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清漂工具废了一把又一把，只有这艘30吨的清漂船还陪着他，“每年都给它检修补漆，生怕出岔子，耽误了清漂。”

好在当下，清漂船有了新设备，由原来的纯人工打捞，改成了机械打捞。设备上的履带伸进江里，将漂浮物传送到船上，大大减轻了劳动负担。

而之前一起做土建工程的同伴，有的已经身家千万，开豪车住别墅，风光无限。别人问周功虎后悔不，他笑笑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我现在拿着工资，做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很满足！”

在周功虎心里，能和千亿资产画等号的是，17年来，经他手打捞起来的逾20多万立方米垃圾。如果将这些垃圾倒进长江，能让长江断流。

这些年，周功虎先后获得了“宜昌好人”“宜昌市生态环境保护奖”“湖北省河长制示范人物”“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荆楚楷模”等荣誉称号。

更让周功虎高兴的是，现在的长江，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漂浮物数量不仅越来越少，而且主要以树木枝叶为主，作业难度大大降低。

2023年的一个秋日，周功虎又一次站在船头上，顺流而下。蜿蜒的长江像是一条巨龙，在群山之间穿梭。阳光播撒着金色的光芒，向天边延伸……

2016年除夕这天早上八点多，整个宜昌都沉浸在新年的喜庆里。李年邦和妻子准备出门。妻子的闺蜜跟他们约好要一起去江滩捡垃圾。

出门前，李年邦看了一眼儿子小潮：“我和你妈妈出去捡垃圾，你去不去？”“去。”李年邦有些意外，可转念一想，又不觉得意外。

李年邦“混江湖”的时候，大家都爱喊他“喜锅（哥）”，他这人，总是欢欢喜喜，乐乐呵呵。他出生在湖北监利农村，父亲走得早，又有兄弟姊妹6个，日子过得很苦，也没什么机会读书。长江边长大的他，像这大江大河一般洒脱。

十八九岁时，李年邦来了宜昌，学习理发，遇见了现在的妻子。婚后，两人借钱开了一家理发店，开始认真搞事业。他手艺好，人又风趣，渐渐闯出名堂，成为宜昌美发界的“一把刀”。

2002年，儿子小潮出生。儿子刚满月，夫妻俩就将他交给了外公。那会儿，理发店生意正红火，李年邦和妻子每天忙到夜里12点才回家。回到家，李年邦不是懒懒地躺着，就是在吃吃喝喝。岳父看到他这样，担心会给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也正是李年邦在思考的：“我没读什么书，辅导不了功课，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能做的，就是活好自己，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他。”

“运动让人开心，人开心了，很多事就好办了。”从小潮三岁起，李年邦就带着他跑步，从幼儿园一直跑到小学。儿子上小学后，李年邦关了商业街上的店，把店搬到家里来减少客流，匀出时间来陪伴儿子。他给儿子买了辆自行车，一到假日，他就带儿子外出骑行上百公里。

自律，乐观，是他教给儿子的第一课。

2015年9月，小潮升入初中，李年邦又琢磨着再做点什么。这年11月，他看到一个外国小伙义务清理家乡河道的视频，一下被触动了。

小时候，长江一湾碧水，滋养着两岸的良田，若足够幸运，还能看到江豚戏水。初到宜昌，长江上的清风明月，也见证了她的青春时光。可如今，抬头一看，离家300米处的滨江公园，宜昌最繁华的地段，江水落下，滩涂裸露，布满了垃圾……

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为何不把长江清理得干干净净呢？李年邦决定去长江边捡垃圾。

11月的宜昌，天气寒凉。早上6点，天都没亮，李年邦拿起准备好的工具出门了。夜晚的滨江公园霓虹闪烁，是年轻人最爱的地方。然而，热闹过后，一



三峡蚁工组织的公益活动



“托尼”老爸捡垃圾： 人生第二课致吾儿

●菜瓜

“三峡蚁工”创办人李年邦八年如一日地在长江边捡垃圾，是家喻户晓的环保卫士。而他最初的起点，不过是想以自己的方式给儿子讲好人生第二课。

地垃圾。李年邦一早上就捡了三袋。一位环卫阿姨看到他，笑着说：“谢谢你。明天还能看到你吗？”潇洒的李年邦听了这句话，有些激动。

回家后，他发了朋友圈：“我在江边捡垃圾，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参与的话，就给我捐几个垃圾袋吧。”他怕自己坚持不下去，想给自己找点支持。朋友圈发出来后，不少人说他作秀，但有个朋友真的给他捐了垃圾袋。

浩浩长江边，李年邦犹如一只蚂蚁，辛勤地搬运着垃圾。第七天，楼下的大姐来了，他好开心。可几天后，大姐不来了，他又变成了一个人。

今天不舒服，今天楼下大姐没跟着来，今天下大雨了……每天都有很多放弃的理由，可一想到儿子，李年邦还是早早起床，带着工具出门了。

他的坚持，被与他一起健身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跟着来了。他朋友圈的人，也陆续参与进来。

人多了，捡来的垃圾也多。李年邦不得不花钱请车将垃圾拖去垃圾场。他还多次与区、市环卫局沟通协调。质疑他的流言没有停歇，但他选择坚持。

这些，李年邦从来没跟儿子提过。除夕这次，是他第一次跟儿子开口提这件事。

那天，滨江公园热闹非凡，几辆威武霸气的巡逻警车停在一旁，整个江滩喜庆红火。可江滩上，又脏又

臭的生活垃圾令人不忍直视。小潮下了江滩，一脚踩在了脏污的软泥上，不过，他气定神闲，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哇哇叫。浸了水的纸巾卫生巾之类的垃圾，很重，李年邦带的自制抓夹根本夹不住。小潮拿了双一次性手套，戴上就去用手抓……李年邦原本还担心儿子嫌脏喊累呢。

春节七天，父子俩每天早上都会去江滩捡垃圾。

李年邦是江滩捡垃圾的第一人，很快，这项公益活动就被当地媒体和政府关注到了。不久后，当地电视台来采访了李年邦。晚上节目播出，小潮看了，说：“爸，有本事就上中央台。”

儿子这是在激将自己呢。李年邦也想趁机树立个目标，激励自己将这件事坚持下去。他笑着回复：“你给我时间，总有一天，我会登上中央台的。”

2016年10月，“三峡蚁工”生态环保志愿者协会注册成功。李年邦很开心，可又有些苦恼：“我文化不高，不会写材料，做管理也好头疼。”好在，组织成立后，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的优秀人士自发地参与进来，与李年邦一起承担。

每天早上，李年邦一到江滩，这边的阿姨嚷嚷着：“喜锅，我给你带了包子。”话音没落，那边的阿姨喊起来：“喜锅，我给你带了酸奶。”见证过他第一次捡

垃圾的环卫阿姨，每次碰见他都好热情：“喜锅，谢谢你，总是带人把江滨搞那么干净。”

李年邦的客户们宁可头发长得老长，也要等他得空了再去他店里剪头。有个老客户到武汉定居了，打来电话跟他预约时间，要回来找他理发。这些年，店里就他们夫妻俩，如今又有很多社会事务要处理，他忙不过来：“别来了，店里没人洗头。”老客户也不客气：“你莫管，我自己烧水洗！”

李年邦琢磨着，这些“奇葩”客户大概是认可自己做公益的价值，在以这种方式支持自己呢。



正在长江边捡垃圾

“这些人，好纯粹，好可爱哦。”李年邦看看干净的江滩，远眺万顷碧波的长江，突然意识到，自己这只小小的蚂蚁，竟有这样大的价值和意义。

这天晚上下大雨，小潮看了看窗外，关心道：“天气这么差，你明天还去捡垃圾吗？”李年邦看了看儿子，很认真地说：“去。做事嘛，要有始有终是吧？”小潮点了点头。

第二天，狂风暴雨中，李年邦带着工具准时出了门。追随“三峡蚁工”的人越来越多，儿子现在也“盯”着自己呢，这事儿，到了这会儿，可停不下来了。

随着政府部门的宣传，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年轻人和学生加入进来。有一天，小潮回家问李年邦：“我们同学想参加捡垃圾的实践活动，需要盖章，可以吗？”李年邦开心地答道：“当然能。”

这期间，市教育局找到李年邦，与他合作，将参与“三峡蚁工”捡垃圾活动纳入学校课程活动，几家报纸都做了报道。那天他一到家，儿子拿着报纸说：“你出名了呢。”看到儿子为自己骄傲，李年邦很开心，他

觉得自己真正做到了用行动去影响儿子。

随着“三峡蚁工”的规模越来越大，李年邦也受到了各级政府的表彰。许多人祝贺他名利双收，李年邦听了，一笑而过。

如果说去长江边捡垃圾的出发点，是为了以身作则，教育儿子成长，那么，从事公益后的这几年，李年邦早已明白，守护长江，保护生态，是他一辈子要去坚持的事业。和一群纯粹的人，一起全情投入地做一件纯粹的事，多么快乐。

2018年8月，李年邦获得“中国好人”称号，登上央视。这年，小潮也以优异成绩升入宜昌知名高中。2019年4月，李年邦又获得2018年度“荆楚楷模”。

2020年3月，综艺节目《中餐厅》在宜昌录制，李年邦和“三峡蚁工”的骨干们受邀参与录制。下了节目，李年邦带回一套纪念品。小潮问：“能不能把赵丽颖送的那双签名筷子给我？我想送给我女朋友。”李年邦笑着说：“拿去吧。年轻就该谈恋爱，工作了就很难遇见纯粹的爱情了。”

李年邦相信，在自己的影响下，儿子不会走偏，恋爱不会影响他的学习。果然，2020年高考，小潮的分数超过了一本线三十多分。

小潮报考了湖北警官学院。在准备面试时，面对“为什么选择当警察”这个问题，小潮有些把握不住。李年邦自告奋勇道：“要不要我帮你想两句？”小潮调侃道：“你个小学生，你能说出什么？”李年邦也不在意：“你先听我说嘛，说不定能用呢？”

李年邦以儿子口吻说了几句：“我父亲是在长江边捡垃圾的‘蚁工’，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用行动教育着我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希望我成为警察，在关键时刻，用生命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准备好了，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末了，他又说道，“儿子，你说，人活八九十岁和人活得有意义，哪个重要？我觉得，人活的是生命的宽度和质量。”小潮看着李年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小潮顺利通过面试后，李年邦问他，有没有用自己说的那些话，小潮说：“你猜？”

2020年8月，小潮被湖北警官学院录取。而李年邦的捡垃圾活动仍在继续。

截止到2023年，“三峡蚁工”的队伍一直不断壮大，共计有7.4万人次的志愿者参与了1000场活动。他们之中，有的成了环保宣讲员，有的成了巡江志愿者。

如今的李年邦越来越忙，小潮也没闲着，他正穿着特警的装备，在武汉街头守卫着人民的安全。

2023年11月2日下午，几个泳友在武汉天兴洲浅水沙滩处，看到50米外水面上相继冒出的黑影，大声惊呼：“江豚，江豚，你们看到江豚冒（没）？”

擦身而过后，3头江豚加速游向二七长江大桥，留下一圈圈涟漪。这是9年来首次记录到江豚重现武汉中心城区水域，“微笑天使”离我们越来越近。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千百年前，大诗人苏轼被贬黄州，幸得这长江美景、美食治愈。

以前的以前，江豚还叫江猪子，狭长的江滩，像是没有尽头的乐园。那时的童年，是滩涂上捡螃蟹，江水里扎猛子；是看江猪子鱼跃前行，听航道上汽笛声声；是鲜美肥嫩的江鱼，清澈见底的江面；是绿树成荫的江堤，徐徐吹过的江风。

最记得炎热的夏日，江堤上遍布凉席竹床，大人们穿着短裤拖鞋，摇着扇子吹牛吃瓜，孩子们跑着跳着，捉着蜻蜓，扑着蚂蚱。涛声拍案，烟波浩渺……

后来的后来，世界日新月异。岸边的高楼越来越密，开发的脚步越来越急，江水混杂着污水，江面漂浮着杂物，江滩堆满着垃圾。口袋越来越鼓，生态越来越危，桥边儿女们的脸上，笑容也越来越少。

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救于斯。

下海的周功虎回来了。他放下优越的小日子，凑钱买了条船，凑人组了个队，风里来、浪里走、江上漂、船上捞。江上清漂，一晃，就是17年。

理发师李年邦出现了。为了给儿子上好“人生第二课”，他开

只此青绿



始在江滩上捡垃圾，渐渐从教子的“功利”走向护江的纯粹。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从渔民到饲养员，今年是“江豚保姆”丁泽良陪伴江豚的第15个年头。为了照顾国宝，他干脆把家安在网箱外屋，终日“形影不离”。

一条巡堤路，守岛人薛传根骑行了35年。退休后，他又披挂上阵，自发筹建珍稀动植物保护基地，做起“植物大熊猫”——疏花水柏枝的“护花使者”。

与人斗，与天斗，最终都是与自己斗。水生所研究员王丁，40年如一日，坚挺地站在白鳍豚、江豚面前，死守最后一道防线。他见证了风向的改变：以前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是独苗一棵，现在民间的江豚保护组织遍地开花。

水卫士、豚卫士、鲟卫士、花卫士……桥边长大的儿女，或许天生就是弄潮儿。濯缨、激浪、

扬帆，注定要勇立潮头，淘尽千古风流。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也是今人心中的“长江图”，更是桥边儿女的信仰。而保护长江，就像是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现在，周功虎的清漂队越来越壮大，李年邦的“三峡蚁工”越来越出圈……一个人的信念，正在变成一群人的信念；一个人的坚守，终将变成一群人的坚守。

碧波浩瀚，且听风吟，长江水好“豚”先知。

江豚，久违了。青山，久违了。绿水，久违了。这样的长江，久违了。

只此青绿，只此未来，只此人间。

□

编辑/张亚萍 甄友茜



易和平带梓寒去网吧打游戏，想刺激他的记忆



梓寒能扶着栏杆上下台阶了

“对不起，副驾驶是我儿子。他病了，因为无人照顾，所以他带在身边。您可以取消订单，但请不要投诉我……”

每天，网约车驾驶员易和平都要不断重复这句话。最近三个月里，他向乘客道歉了1800多次。这是自儿子生病以来，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毛六子

救子网约车霸屏： 1800次对不起，1800次我爱你

放下一切， 陪儿童走生命之路

易和平现年53岁，来自重庆市九龙坡区，年轻时是个风云人物，曾涉足通信、物流、房产、金融等多个领域。21世纪初期，他的资产就曾达到两千多万，名下不仅有别墅豪宅，还有保时捷、奔驰等豪车。

1998年，儿子易梓寒呱呱坠地。梓寒长得很漂亮，大眼睛透着一股机灵。上小学前，梓寒就能背诵很多唐诗。妈妈带着他去买菜，他算账比摊贩还快。易和平总跟妻子说：“这孩子聪明，是个读书的料，将来肯定比我强。”

七八岁，嫌死狗。可梓寒不同，他很懂事。妈妈收拾屋子，他会主动整理自己的玩具。爸爸下班

回家，他就冲上去，暖心地递上拖鞋。面对这样的人精，易和平不管在外有多累，回到家里总是忍不住把儿子抱在怀里亲。他问梓寒：

“以后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呢？”梓寒说：“我要考大学，像爸爸一样挣钱给爸妈用。”

人生得意，莫过如此了，易和平很满意。

2005年，梓寒上学了，易和平把生意从深圳迁回了老家重庆。他白天在外忙碌，晚上回家，父子俩总要玩儿上好一阵才肯睡觉。偶尔因为应酬回家晚了，易和平也会轻手轻脚地来到梓寒的屋里，摸摸他的小脸蛋，帮他掖掖被角。他还经常抽时间和老师沟通，了解儿子在学校的情况。

2008年，易和平的事业遭受滑铁卢。短短几年，不但千万资产

亏了空，豪宅名车也被卖了抵债。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常年在外东奔西走。每逢节假日，他一定会回重庆陪儿子过节。妻子笑他：“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还怕我亏待了他？”

梓寒一天天长大，长成了高大帅气的少年。他上高中时，易和平的公司倒闭了。易和平时刻准备着儿子会问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然而，梓寒每天都笑呵呵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2016年，梓寒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南财经大学，还辅修了国际金融专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认认真真地告诉易和平：“爸，等我大学毕业，我就和您一起扛！”

易和平红着眼睛，好好看了看儿子，这小子比自己足足高了一个

头。他说：“爸没老，也还没输到那个地步。你只需要好好读书就好，过几年爸就送你出国留学。”

2019年秋，梓寒即将大学毕业，易和平着手给他安排出国的事。不过，梓寒已经参加校招并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苏州。当时，易和平在国外考察新项目，梓寒打算等他回来了，再好好跟他谈谈。

2019年11月中旬，易和平回了家。梓寒准备跟他好好谈谈。这天早上，梓寒刚起床，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他赶紧坐到沙发上休息。可他一坐下就浑身颤抖，口吐白沫。易和平赶紧把他送进了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

医生告诉易和平，梓寒患的是脑梗死，还影响了大脑中枢神经，随时有可能危及生命，必须马上手术。易和平吓得冒了一身冷汗。

手术室厚重的铁门闭合的那一瞬，易和平感觉自己和儿子好像阴阳相隔了一般。他努力抑制住狂跳的心脏，祈求上苍一定要保佑儿子平安出手术室。

经过介入手术，血管搭桥，梓寒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不能说话，肢体活动受限，呈瘫痪状态。医生告诉易和平，病人经过长期的康复训练有可能站起来，但不可能恢复到生病前的状态，而且，还可能终身瘫痪。易和平当即决定放弃国外的生意，留在重庆陪儿子做康复治疗。

重庆街头， 有辆奇怪的网约车

刚回普通病房时，易和平还能宽慰儿子：“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放心吧，慢慢会好起来的。”可几天过后，梓寒就发现了自己身体异样。看到儿子无助地看着自己，易和平只能硬撑着。

治病和康复训练都要钱，易和平出门去找工作。这二十来年，他没给人打过工。加上这个年纪了，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易和平找了辆出租车开夜班，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凌晨4点。每天交车后，睡三四个小时，再跑去医院帮儿子按摩，拉伸四肢，活动关节。

梓寒对康复不抱希望，像根木头一样躺在病床上。易和平也不气馁，他一边帮儿子按摩一边跟儿子说说笑笑。

有一天，易和平一大早就赶来医院，像往常一样给梓寒拉伸手掌时，梓寒“啊”地叫了一声，父子俩四目相对，继而相视而笑。梓寒感受到疼了，他恢复些知觉了！易和平差点掉眼泪：“咱好好训练，肯定能好的。”梓寒开始配合做训练。

康复中心的大楼里，每天都能看到易和平父子俩的身影。易和平扛起梓寒，将他扶到训练杠上。

“啊！”梓寒脚一落地就疼，易和平却笑得爽朗：“不错不错！就这样，再来一个！”梓寒跟着爸爸鼓励的节拍，摇摇晃晃地，一步两步朝前迈。经历许多个疼痛日子，梓寒能独立行走了。

一次，易和平陪儿子做了一天的康复训练后又准备去接车，突然听到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喊道：“爸、爸！”他愣住了，转过身，见梓寒费力地又挤出两个字：“爸、爸！”易和平冲过去捧着儿子的脸喊道：“你能说话了？！来，再叫一声。”梓寒叫了好几声“爸爸”，又艰难地从1数到了10。父子俩喜极而泣。

梓寒的状态越来越好，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易和平一看到儿

子，就好像看到了他拉着行李箱，阳光帅气地走进机场，飞向海外的情景。

这一天，肯定会来临，易和平有信心。

2023年1月13日晚上11点，梓寒突然晕倒在地。易和平将他紧急送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告诉他，梓寒脑部出血，出血量已达60多毫升。因为血肿占位，还形成了脑疝，瞳孔已放大。

医生遗憾地说：“这种情况，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您放弃治疗，找个条件一般的医院，花费没那么高，好好陪孩子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这家医院不行，就再换一家。当天，易和平就跑了几家医院，可鉴于梓寒当时的情况，这几家医院都不肯接收梓寒。直到第二天下午，易和平才通过朋友介绍，将梓寒转送进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但也只是被安排在住院部过道的临时病床上，做临终安慰。

眼看着儿子的生命在一分钟地消失，易和平忍不住一次次请求医生救救儿子，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认。

医生被打动，决定给梓寒做微创引流，但也明确告诉易和平，对于梓寒的病情而言，此举实际意义不大，只是通过针管把病人颅内的淤血抽出来。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也是一辈子植物人，无非就是留一口气。易和平管不了这么多，迅速在手术告知书上签了字。

微创手术很成功。尽管脑出血引起身体各个器官的衰竭，心率一度达到200多，肌酐高达1000多，但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两个月后，梓寒终究是脱离了生命危险，转到了普通病房。

妻子每天负责帮儿子擦洗身

体，帮他按摩，做营养羹鼻饲喂饭。易和平晚上开出租，白天就守在儿子身边。不管儿子有没有反应，易和平都握着儿子的手，在他耳边一遍遍呼喊：“梓寒，梓寒……”他陪他说话，帮他翻身，帮他活动关节。

2023年4月，梓寒身体的各项指标日趋平稳，虽然意识还很模糊，但能坐轮椅了。为了能让儿子尽快恢复意识，易和平把他转入位



父子俩的自拍

于杨家坪的康复医院。他还每天帮梓寒按摩身体、拉伸四肢、活动关节。他也不知道这一次做这些对儿子来说有多大意义，但他觉得，人活着，总得努力往好的方向奔，就像当初自己创业一样。

由于妻子身体不好，儿子身形高大，体重也重，她帮儿子做康复训练会非常吃力，稍不小心，就很可能两人同时摔倒。易和平跑车的时间，梓寒一般就只能躺在床上。而长期卧床，会造成肌肉萎缩。

易和平想了个办法，他辞职了，租了辆长安车，开起了网约车。

相比出租车，网约车时间更自由，而且，他工作时，能把儿子带在身边。

早上5点出门，跑完早高峰，易和平会在9点准时回家接梓寒去做康复。康复训练结束，中午吃完饭，他再带着儿子去出车。

易和平把副驾驶的座位尽量往前调，将儿子的大个头压缩再压缩，给后排乘客留出更宽的空间。看着儿子坐在副驾上安静的样子，

地从车座里顺出来，再蹲下，将儿子高大的身躯码到自己肩膀上，使出全身力气将他架起来，再一步一步往公厕挪。

有一次，易和平架着儿子往前挪，儿子哼了一声。他一扭头，看到了儿子的眼睛，那双因为意识模糊而显得空洞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神采。哪怕只是一瞬，易和平都高兴坏了。

有时，易和平会来不及将梓寒架到卫生间，梓寒就拉在了裤子里。他将梓寒安置完，要抓紧时间冲回车里取热水、湿巾纸和尿不湿，好帮梓寒收拾干净。

梓寒占了座位，有时因为来不及带梓寒去卫生间，接到乘客，易和平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他抱歉地向乘客解释儿子的情况。

这天，易和平接了个去洪崖洞的单子。尽管他提前打电话告知自己儿子在车上，如果介意的话可以取消订单，但对方没有取消订单。易和平开车将乘客送到目的地，乘客下车没多久，他就受到了投诉，投诉他私自拼车。易和平没有抱怨，儿子在车上，他所跑的每一单就都是拼车。他积极跟平台解释了自己的特殊情况。

被投诉的经历，让易和平心有余悸。从这次之后，每接一个单，易和平都会提前给对方打电话道歉：“对不起，副驾驶是我儿子，他生病了没人照顾，您可以取消订单。请别投诉我，会封号的。”

即便提前沟通过，易和平也会跟乘客说明，梓寒很乖不会干扰他开车，也不会打扰乘客。然而，依然有乘客在下车后投诉他。

近3个月下来，易和平竟向乘客道歉了1800多次。他怕自己记性不好忘了，干脆在驾驶椅后面贴了一封致歉书，解释自己为什么带着

易和平总会一阵心痛。他拉过儿子的手，像小时候一样亲了又亲。

不拉客时，易和平就找一处环境好的地方，把副驾驶的椅背放下来，让梓寒伸展一下身体，帮他活动筋骨，或者让他好好睡一觉。

梓寒还没完全恢复意识，每次带他出车，易和平都要准备好湿巾纸、热水和尿不湿。每隔4个小时，他要带儿子上一次厕所，替他换尿不湿。

带梓寒上厕所，并不容易。易和平先将梓寒的双腿小心翼翼

儿子开网约车。

凛冬散尽， 生命之舟定会向前

不过，这世界，依然有更多温暖的人。

有一次，一位戴红领巾的小朋友下车后，留下了一张纸条：“祝哥哥早日康复！”易和平把纸条拿给梓寒看：“梓寒，你看，有很多好心人在祝福我们呢。”梓寒扭过脸，嘴角扯了扯，露出几颗牙。易和平兴奋地摸摸梓寒的脸：“梓寒，你是不是笑了？你笑了！”

一个下雨天，易和平又接到一个单子。他照例跟乘客提前电话沟通。上车后，女乘客看到易和平摸摸儿子的头，又拉拉儿子的手，让儿子压缩一下高度。

女乘客以前是记者，得知易和平父子的故事，便拿出手机给他们拍了一段视频，发布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上。“窗外的风景在后退，易师傅和儿子的日子一定会向前。”她以此呼吁网友，如果在重庆街头看到这辆特别的网约车，请多一分理解，不要投诉。

这则视频下，网友们纷纷留言：“我那天在九龙坡打到了这辆车，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有意见，我全程都没有说话，正常上下车。”“我愿意坐这辆车，安全，司机师傅的全部就在这辆车上……”易和平特别感动。

还有一回，易和平接到一单，到了之后才发现乘客是四个大男人。这四人得知情况，不仅没有取消订单，一起挤在后座，还多给了200元小费：“易师傅，您和小易太令人敬佩了。”

这些善意，给了易和平更多力量和希望。

或许是每天都能听到爸爸的

话语，每天都能见到不同的风景，每天都能遇见善良的人，梓寒的情况一天天好起来。尽管他的智力只如三四岁的孩童，易和平依然激动。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意识恢复良好的梓寒，对痛觉很敏感。易和平带他去做康复训练，梓寒很抗拒，训练途中经常因为疼痛而叫唤，甚至发脾气。易和平不得不一遍遍哄着他来：

“来，幺儿，再来一个，这是最后一个了。”梓寒每做完一个动作，易和平就赶紧夸奖他：“太好了，幺儿，你真棒！”

每次“连哄带骗”地帮梓寒做完康复训练，易和平早已筋疲力尽。可看到儿子的双手又慢慢能抓握了，他很满足，疲惫一扫而空。

梓寒第一次脑梗后，易和平就有种随时可能失去儿子的担忧。他开通了抖音账号，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儿子治病的视频。他想着哪一天如果儿子真的不在了，那些视频将是他余生唯一的念想。

视频很快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易和平也收到很多有类似病情的网友留言。他这才知道，有许许多多和梓寒同样病情的家庭正在遭受着同等折磨。

2023年10月初，一位网友私信易和平，向他倾诉丈夫患脑梗还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惨痛经历。得知她家因给丈夫治病已一贫如洗，易和平很难过。正巧前两天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项目联合华龙网奖励了他1万元，他毫不犹豫地拿出5000元转给了那位网友。

慢慢地，这个社交账号成了众多病友以及家属们倾诉的后花园。也有很多病友通过私信为易和平提供治疗该病的信息。

一位网友告诉易和平，有一种药物对脑出血术后康复治疗非常

有效，就是贵，一个月要5000元。易和平立马按照网友提供的渠道购买了一个月的药。

不知是药物的作用还是康复训练的效果，2023年10月以来，梓寒能独立走平坦的路了，还能用左手在画板上写饭、水、屎、尿等自己的需求。在训练的间隙，易和平教儿子用手机收红包，购物，订外卖，梓寒学得很快。

有一天，易和平用手机时，发现密码不对，试了几次都打不开手机。他自言自语道：“密码没输错啊？”见儿子在旁边傻笑，易和平问：“是你改了密码？”儿子点头，又指了指他自己。易和平换了梓寒的密码，一下就打开了。易和平抱着梓寒傻乐了半天。

进入11月，梓寒能扶着扶手上台阶了。虽然还不能说话，但他已完全能够用画板和人交流。

11月17日，易和平把儿子带进网吧，想利用熟悉的环境来刺激儿子的记忆。短短几分钟，梓寒就摸索着登录了自己的英雄联盟游戏账号，还给自己取名为“易大侠”。离开网吧，易和平牵着儿子的手，就像小时候那样，开开心心回家了。

“如果，你在重庆街头，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网约车，请别介意。这是一位父亲为病中的儿子，打造了生命之舟。”当人们这样感叹时，易和平总是摆摆手说：“这是父亲该做的，不足为道。”



编辑/张亚萍
2552812880@qq.com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建民叔设想了很多挣钱的法子，想到后头好像都行不通。想着想着，天就黑了。建民叔脑子有点累，迷迷糊糊出门想找一包烟来抽，迷迷糊糊在半道上做了一件傻事。

这件傻事，成了建民叔一辈子的枷锁，也让他邻居李凯无限唏嘘。

●李星烁

污点父爱： 90万买不了儿子家一张床

屋漏偏逢连夜雨，误入歧途

2008年，我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父母很激动，在老家张罗着请客吃饭。

晚上散了席，继红婶子把我叫过来，将团在一起的钱塞进我兜里。我要还给她，被她狠狠拦住：“收着，考上大学了婶子高兴。”

“不能，婶儿……”

“咋？嫌你婶儿穷？”

听到这儿我不再坚持，继红婶转身又去干活了。长时间劳累使她的背有点驼，才三十多岁，背影却像个老太太。

客人走后，我跟爸妈说起继红婶儿给我钱的事儿。我妈有些责备：“咋能要你继红婶儿的钱？她日子那么紧，赶紧还回去，这几天忙前忙后的礼数已经到了。”

“收下吧。”我爸抽着烟，“再还回去成啥了？”

我从兜里把钱拿出来，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钱，可能是握的时间长了，有些泛潮，打开里面还有一张十块的。彼时，建民叔已经入狱几年了。



建民叔是继红婶的丈夫，原本是村里的杀猪匠，早些年日子过得红火，十里八村的猪都归他杀。

20世纪90年代，建民叔经人介绍娶了继红婶子，之后女儿玲玲和儿子帅帅相继出生。建民叔对俩孩子好得不行，要啥买啥，整个村的孩子只有玲玲和帅帅有这待遇。

大概是2003年，县里出了政策，建民叔的养猪场因防疫要求被关闭了，紧接着实行集中定点屠宰，禁止个人屠宰生猪，建民叔杀猪的生计也丢了。

建民叔想开一个熟食店，花了两千多去县城学了半个月，做出来的味道总是差点意思。走的前一晚，教他的师傅说要想做得好吃，还要再加两味香料。听完，建民叔有些震惊，有一味香料是违禁品。回村思前想后，建民叔还是没有加那味香料，生意一直不好，熟食店撑了三个月就关门了。

家里的积蓄不多了，两个孩子再想买这买那，继红婶本能地看向建民叔，建民叔只是闷着抽烟。家中捉襟见肘，建民叔对于挣钱这件事越来越焦虑。

2004年，县里推行鲈鱼养殖，免费提供鱼苗和技术支持。紧接着，外头来了一家公司，要普及新品

葡萄，说是葡萄熟后统一收购。建民叔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先是在村东河边荒地开出两亩鱼塘，又在村西盖上两个大棚种植葡萄。

辛辛苦苦熬到收获的时候，自家的鲈鱼太小，卖不出高价，大部分是低价卖了。葡萄倒是长势很好，可那家公司资金链断裂，掏不出收购款来。

没人收购葡萄，建民叔只能在公路边摆摊零卖。不巧，接连下了几天雨，葡萄棚里泥泞不堪，葡萄不好运出，都烂在棚里了，赔得一塌糊涂。

建民叔家就这么落到了谷底。日子过得很艰难，年关又到了。玲玲和帅帅第一次没有新衣服，家里虽然贴了对联和福字，但给人的感觉却很寒酸，甚至连过年的肉都是亲友们给的。

年底，建民叔的侄媳妇刚生下孩子，亲戚们得去给红包。继红婶子手里实在没钱，又感觉不表示一下不合适，偷偷将十块钱塞在了孩子被褥下面。侄子嫌钱少，给继红婶子退了回去。

建民叔把继红婶子一顿数落，继红婶委屈，抹着泪哭诉自己没办法，家里的钱都不够编排吃喝，哪里还有钱送礼。建民叔看继红婶子哭，心里难过得不行。他从没让继红婶子受过这种委屈。

2006年开春后没多久，建民叔进了村里的建筑队。建民叔没技术，只能出力气干小工，一天25块钱。第一个月工钱还没结，继红婶就发现帅帅不对劲。去市眼科医院看了看，医生说需要戴一个矫正器，挺贵的。

家里数着日子等着这第一个月的工钱，发工资后，继红婶数了一遍又一遍。没承想，第二天还没来得及上医院，家里竟遭了贼，这贼算好了建筑队发工资的日子，好几个工友家里都被偷了。

继红婶把家里翻遍了，就剩下13块钱，她坐在地上，像丢了魂，一句话说不出来。建民叔坐在院子里，从下午一直坐到天黑。

建民叔那天设想了很多挣钱的法子，想到后头好像都行不通。想着想着，天就黑了。建民叔脑子有点累，迷迷糊糊出门想找一包烟来抽，迷迷糊糊在半道做了一件傻事。

做了那件傻事之后，建民叔躲回家里。

次日中午，继红婶从地里回来，看见一辆警车从村里开走。一群人围在她家门口，告诉她，镇上一个女人指认建民强奸，警察把建民叔带走了。

继红婶慌了神，立即赶到公安局，想知道怎么回事。夫妻俩在公安局见了一面。

“你这到底咋回事儿？你咋摊上强奸了……”继红婶问建民叔。“我那是抢包，不是强奸。”建民叔整理了一下思绪，“我这不是想整点钱给帅帅买那啥吗？”

“你咋敢抢包，你脑子给驴踢了……”继红婶急得直捶大腿。“我昨天脑子有点迷糊，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咋想的，就看到一个女人背的包挺好，觉得里头应该有不少钱。”建民叔想了想，“那女人喊啥，强奸啊强奸啊，我立马就清醒啦，我说我只抢包不强奸，她说我扒拉她衣服，硬说我要强奸。我一愣神，她把包抢回去就跑了。”

“那你跟警察说清楚，说你只是抢包不是强奸。”继红婶给他出主意。“我说了，警察说事情更严重了。”建民叔说。

继红婶回头逮着一个警察，跪着哭诉道：“您去村里打听打听，看我们家建民到底是个啥样的人？他平常是个好人咧，他就是穷疯了，昨天脑子搭错线了，他没抢着钱，你们饶了他这一回吧。”

“你先别说这些。”警察把继红婶扶起来，“激情犯罪也属于犯罪，他抢劫是事实，至少是个抢劫未遂，至于如何量定，还要再研究。”

最后，建民叔被判了好几年。

沉重的污点父爱，无处安放

建民叔去服刑后，继红婶魂不守舍，情绪很不稳定，家里乱糟糟的，俩孩子没人收拾，脏得像乞丐一样。我奶奶看不下去，端了饭过去看望。

继红婶见着我奶奶就哭，哭自己命苦，哭建民叔人傻，哭家庭条件艰难。

“哭啥？别哭，俩孩子看你这样心里能得劲？”奶奶给继红婶擦了擦脸，“知道你心里苦，为了俩孩子，再苦也得咽下去，把孩子养好，就有盼头，你这样，别人只会当笑话看。建民走了，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你以为眼跟前没吃没喝没俩钱花就是难啦？建民后半辈子得重新做人，那才是难啊。”

奶奶走后，继红婶在床上又躺了一整天，然后起床开始收拾屋子、洗衣服。

半个月后，继红婶跟着别人去摘金银花，在烈日下待七八个小时，一般人吃不了这苦，一天一百二十块钱，继红婶连着去了半个月。

摘完金银花，继红婶又去隔壁村钢锉厂上班了，收麦子的时候就去别人家做小工，谁家做大席，她也到后厨帮忙，赚点打赏钱。继红婶没日没夜地干

活，维持自己和一对儿女的生活，并从牙缝里抠出一些钱来攒着。

2012年冬天，建民叔出狱了，他是在一个黄昏悄悄回来的，到家一直没出门。直到继红婶拽着他去本家一个白事上帮忙，大家才知道建民回来了。

没人理会建民叔，甚至有人直接带着孩子回家了。继红婶比平时更加活泛，声音更大，她在努力地维持这个家的体面。

建民叔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木讷、无神，整天闷在家不出门，甚至提出要搬家：“我现在这情况，不想在村里待着。搬哪里去都行，我们可以去个南方城市打工。”

“不搬。”继红婶中气很足，“回来了咱就好好过日子，咱又不亏心，再说能搬到哪儿去？再搬这都是根，祖坟在这儿，你爹娘埋在这儿，终归是要回来的。”建民叔低着头不说话。

“不光不搬，”继红婶神气地说，“咱还要把家里翻新一下。”她翻箱倒柜找出一张存折甩给建民叔：“这是我这几年挣下的。”

“你咋能挣下这么多？”建民叔难以置信地看着继红婶。

“摘金银花、扎钢锉、做档案袋，哪个不能挣钱？”继红婶坐到建民叔跟前，“说别的没用，把日子过好了才是正事。”

建民叔听着听着就哭了，哭着说：“我当时咋没想到，我咋就去抢包了呢？”

“以前的事儿不说啦，往后看。”继红婶把存折放回去，“我就故意等你回来再翻新房子，我想是让俩孩子都知道，他们爸爸带好运回来了，叫他们念你的好。”

夫妻俩开始动手翻新房子，让两个孩子有了独立房间。但玲玲和帅帅并没有念建民叔的好。

玲玲和帅帅先后考上了大学。继红婶说，再熬几年就好了。没想到，2017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玲玲忽然割腕自杀，被朋友送进市第三医院。

后半夜，继红婶赶到病房。继红婶从医生口中得知，玲玲没什么大碍，只需静养，便走到床边给了玲玲一巴掌。玲玲掩着被子，哭起来，把头埋在被子里面，闷声说：“不用你们管，都给我走。”

建民叔在病房外徘徊，想进又迟迟不进。

“李玲玲你出息了是吧？”继红婶回身盯着病床，一把掀开玲玲遮羞的被子，“你真想死吗？直接跳楼去呀，你割啥腕呀。割腕就割呗，还给那男的

说不想活了，你以为这样人家就回头啦？你自己想考研，都准备两年了，就因为那男的家里要你考公务员，你就去考？进了面试才知道瞒不住了？以为你妈当了一辈子农民啥也不懂？那公务员跟当兵一样是要政审的。假装政审的时候才知道你爸坐过牢，以为那样人家就会同情你吗？”

继红婶越说越激动：“这些年少你吃还是少你穿了？你的学费、生活费谁供的？谁都能怨你爸，就你和你弟弟不能。”这时候，建民叔走进来，把失控的继红婶拉了出去。

玲玲出院后就回了学校，毕业后留在那个南方城市，很少回家。

2020年国庆节，帅帅结婚，新娘是一个山西女孩，两人上大学认识的。继红婶本不愿帅帅那么早结婚，才23岁，事业上还没成型，可新娘已有了身孕。

建民叔在山西女方的老家给他们买了新房。继红婶起先是不同意的，后来拗不过建民叔，只好掏出两人的积蓄。

婚礼当天，建民叔有些心神不定，不时朝门口张望，他是在等玲玲。几个本家嫂子问继红婶，玲玲咋没回来。继红婶说玲玲在大企业，不好请假。

当天的全家福，少了玲玲。

全家福虽迟但到，冰释前嫌

2021年春天，帅帅的女儿出生。继红婶一直在山西帮着带孩子，后来腰疼的毛病发作，回了河北老家养病。怕孩子没人看，她就让建民叔去山西省儿子的家接班。

待了不到一个月，建民叔招呼不打提前回来了，继红婶有点纳闷。

“有她姥姥呢，人家总比我照料得周到。”建民叔解释。

“她姥姥同意看孩子了？这人真有意思，之前找各种理由推托，就是不管孩子，这怎么突然又要看了？”继红婶盯着建民叔，“不对，你咋不提前跟我说声，帅帅怎么也不来个电话，是不是出了啥事？”

“能有啥事？我正好回来照顾你不是挺好的吗？”建民叔嘴角扯出一个难看的笑。继红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追问：“你是自己回来的，还是被帅帅媳妇儿和他丈母娘挤对走的？”

“你看你这是说啥的嘛？”建民叔转身进了厨房。继红婶没有追问，当晚给帅帅打了个电话，帅帅

只说孩子姥姥最近没啥事就过来看娃了。

“少拿这片汤话来糊弄我，你爸到底是咋回来的？”

帅帅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继红婶气得浑身发抖。

虽然婚前女方知道家里的情况，但是儿媳还是对建民叔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建民叔本想回去，但又怕回去了继红婶怀疑，就这么别别扭扭地待着。结果，帅帅岳母直接住进了帅帅家，建民叔只能住在客厅。

一天晚上帅帅对建民叔说：“爸，要不你回去吧。”建民叔一下没反应过来。帅帅急了：“咋样你才走啊？”

建民叔这才反应过来，从沙发上直起腰来：“我明天就走，明天就走。”又嘱咐一句：“要是你妈问起来，就说孩子有她姥姥看着，是我自己要走的。”

继红婶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建民叔叫醒：“开车带我去山西，好久没见孙女了。”建民叔脸色一变：“我昨天刚回来，你这就要去兴师问罪呀？都是一家人，有啥好计较的，非要把这个家拆散吗？”

“还是一家人吗？”继红婶态度坚决，“必须去，这事儿没个说法，这个家才真散了。”

天黑前，继红婶他们到了帅帅家楼下，建民叔不想上去，说在车里等，继红婶瞪了他一眼，拉着就上了楼。

帅帅见到昨天刚回去的爸爸又来了，先是一愣，接着有些心虚，不敢正眼看。儿媳妇和孩子姥姥在客厅一角坐下没出声，继红婶径直坐到沙发上：“帅帅，你过来！”帅帅低着头走过去刚站定。

“跪下。”

帅帅愣在原地，儿媳妇搭话了：“妈，你这是干嘛？”

继红婶没理儿媳，走到帅帅跟前，狠狠扇了两巴掌：“给你爸跪下！”帅帅眼睛红了，站着不动。

“你这房子131平方米，买的时候七千多一平方米，合算下来不到一百万，我们给你拿了90万，90万呀。那都是你爸的辛苦钱，90万你爸在你家买不了一个睡觉的地儿。”继红婶指着帅帅鼻子，“你爸让你们拿了6万，你爸那是为了跟别人说起来，是‘我们添了点钱’而不是‘我们给你买的’，你混这么多年混了个啥？你爸给你留着脸呢。”

继红婶说得浑身发抖：“别人咋说你爸，咋看你爸，那是别人的事儿，你不能看小了你爸，更不能看脏了你爸！”

屋里安静得有些压抑，继红婶慢慢平静下来，跟亲家母说：“亲家，这个家的情况，我没瞒着你们，结婚之前你们就知道。当年的事儿，我跟你们解释过，我也不想再解释了，这些年解释得太累了，你们怎么看，怎么想都无所谓，但我不能让我孙女感觉他爷爷是个坏人。”

帅帅和媳妇羞红了脸，一旁的亲家母有些不好意思，开始说着和稀泥的话，留继红婶和建民叔住下，他们没理会，走了。

回家不久，听说玲玲出事了。那时，退烧药是紧俏货，玲玲在南方发高烧，压根买不到退烧药。烧得难受，玲玲打电话跟帅帅求救。

建民叔听说之后，火急火燎驱车十几个小时，一口气跑了上千公里，把药送到南方。建民叔在那儿照顾了玲玲两天，直到她退了烧才走。

玲玲慢慢恢复，建民叔转头开车回家。结果继红婶好些天没有联系上建民叔，打电话也没人接。玲玲去报警，警察查到建民叔压根没有回家，在一家宾馆住着。

原来，建民叔一离开玲玲家，自己也发了高烧，就找了一家宾馆先歇着。不料，好几天退不下烧来，他好几天水米未进，瘦得脱了相。

玲玲在警察帮助下，送迷迷糊糊的建民叔去医院，心疼得直哭。这是她头一次，为这个带着污名的爸爸哭泣。

打了一晚上吊针，建民叔清醒些了。玲玲问建民叔想吃点什么，建民叔说只想喝水。

玲玲转身去倒水时，建民叔忽然说：“玲玲，爸对不起你，爸得拿一辈子补偿你。”

玲玲愣了一下，说：“爸，你没有对不起谁，是我对不起你，我以前不懂事。”

“今年回家过年吧。”建民叔犹豫一下，“自家儿女都嫌我，别人更这样。”

“嗯，今年一定回。”玲玲把水递给建民叔，“咱家以后会越来越好。”

2023年大年初一，继红婶发了个朋友圈，是一家三代的全家福。



编辑/徐艳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800米厚滤镜预警！ 一个厨坛偶像自毁式“塌房”

●和花

陈浩铭是网红厨师朱弘毅的迷弟。高考失败后，他追随偶像去报名学厨，成了朱弘毅的学生。陈浩铭生活上遇到困难，朱弘毅对他施以援手，让他来自己的餐厅兼职。突然有一天，朱弘毅死在了自家冷库里……



追星而去

2022年7月的一天上午，110接警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报警电话，对方称自己餐厅的老板在冷冻库里冻死了。事发现场是位于市郊的一家餐厅，死者叫朱弘毅。

据员工反映，事发当天因客人少，晚上7点左右已经不再出单，为了省掉冷气费用，老板允许店员提前离店。有员工提及，当天店里跳闸了几次，朱弘毅曾多次去冷冻库查看。

办案人员发现，尸体已经冻得僵硬了，目测应该死亡12小时以上。被发现时尸体仅着背心、短裤，白色的厨师服被脱下，摆放一旁，这说明死者在死之前出现了“反常脱衣”现象（法医学术语，冻死尸体表征之一），死前他有明显的意识。

餐厅门窗无被破坏痕迹，冷库门也无人为撬动破坏的痕迹。法医发现，死者后脑勺有磕碰伤。综合研判，死者极有可能是自己在冷库摔倒，磕碰到后脑导致无法行动，最终不幸冻死。

这起案件，从各方面看，都像是一场意外事故。

就在办案人员打算以意外事故来结案时，在例行调查中，他们在餐厅发现了一本兼职人员领取劳务费的账簿，最新一期劳务费领取账单里，只有一个叫陈浩铭的兼职人员没有签字领钱。

据服务员反映，陈浩铭是老板朱弘毅的学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上班了，他最后一次来上班时，跟朱弘毅发生过冲突。恰好，警方在周边走访时，有人在案发当晚看到陈浩铭在周围转悠。

朱弘毅时年36岁，已婚，妻子赵庆红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销售员，两人育有一女，已上小学。夫妻两人并无外债，也没有和别人结怨。

朱弘毅是职业厨师，打拼多年后在当地餐饮界站稳脚跟。2017年，短视频刚刚兴起时，朱弘毅就注册了账号，线上教人做菜。他形象不错，做菜认真，烟火袅绕中，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出炉，治愈了无数人的心。

很快，朱弘毅就吸引了一批粉丝，走红后，他顺势开了

餐厅，还被当地一家私人厨师学校聘请为行政主管兼代课老师。因网红效应，不少人追随他报名学厨。

案发当晚，陈浩铭在现场出现过，又是朱弘毅的学生，两人还发生过冲突。办案人员立即到厨师学校走访陈浩铭，发现他眼神闪躲，言辞闪烁。问到朱弘毅相关的事，陈浩铭更是避重就轻。

办案人员立即调取了学校周边的监控，发现案发当晚10点22分，陈浩铭从学校西侧门的墙头翻墙入校。面对这段监控，陈浩铭情绪崩溃，哭着交代了一切。

陈浩铭2001年出生，是本地人，父母在老家开了家夫妻档小餐馆。小餐馆做的是家常菜，但夫妻俩爱干净，做事用心，生意还不错。看到父母开心开店，认真做菜，客人来来往往，陈浩铭总闹着说，自己长大了也要跟爸妈一样，经营餐馆。

2008年，陈浩铭7岁，小餐馆的燃气发生爆炸，他父母在事故中身亡，只留下他和爷爷相依为命。

陈浩铭很懂事，怕爷爷伤心，从不在他面前提及父母。爷爷总鼓励他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可陈浩铭有自己的想法。童年记忆里，与父母一起在小餐馆的烟火气中度过的每个幸福瞬间，都在招呼他去追梦——做个像父母一样诚实快乐的厨师。

2019年，陈浩铭高考不理想。有一天，他在网上刷视频，无意间刷到了朱弘毅的做菜视频。视频中，朱弘毅仔细清洗着食材，教大家辨认食材好坏，讲解做菜的步骤，没有炫技，只有真诚。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热腾腾地端上桌，看着很暖心。

这些视频，令陈浩铭想起过世的父母。那天，他一口气刷完了

朱弘毅的所有视频。“人间烟火气，最是抚人心”，朱弘毅用心做菜，用美食治愈人心的理念，与自己不谋而合。陈浩铭成了朱弘毅的粉丝。朱弘毅在短视频里做菜，陈浩铭买来食材和工具，在家里学着做，连爷爷都夸他有天赋。

跟着朱弘毅的短视频学了一段时间，陈浩铭得知，朱弘毅还是厨师职业学校的行政主管和老师，当即决定走职业厨师之路。陈浩铭跟爷爷商量后，就提着行李追随朱弘毅而去。

这所厨师职业学校是民办的，学校环境一般，学生宿舍条件也不好，学生素质和教学力量都参差不齐，但偶像的光芒足以照亮一切。为追随偶像，陈浩铭在短期班和三年制大专班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专班。

朱弘毅上课，陈浩铭认真听讲，仔细观摩，问题还特别多。同学们笑话他是“问题学生”。陈浩铭因家庭条件差，有些自卑，每次同学们这样喊他，他都很羞愧。有一天，又是朱弘毅的课，陈浩铭忍不住提问，不知是谁恶作剧，喊了一声“问题学生”，惹来一阵哄笑。陈浩铭立即垂下头。朱弘毅说：“这个同学善于思考，将来肯定能有所成。大家可别以为当厨师就不需要动脑筋。”陈浩铭受宠若惊。

偶像的光芒，照亮了陈浩铭。

滤镜破碎

陈浩铭学厨的快乐时光，很快就被意外打断。一年级下学期，爷爷被查出癌症。陈浩铭不顾爷爷反对，卖了老家的房子给爷爷治病。钱花完了，家没了，可爷爷还是离开了。

2020年9月，新学年开学，陈浩铭交了学费，手上就没什么钱了。

他在一家烧烤店找了份兼职。烧烤店营业到深夜，每次下班回到宿舍都快十二点了，而宿舍十一点就关门熄灯。宿管阿姨看他无依无靠的，会给他留门。不过，因为回来得太晚，还一身烧烤味儿，时间一长，舍友们有了意见。

在食堂吃饭，陈浩铭买的是最差的饭菜，加上舍友的排挤，他吃完饭就蹲到食堂外的角落去吃。有一天，陈浩铭刚啃了两口包子就被噎到了。他正捶胸时，一瓶矿泉水递到了他跟前。是朱老师！

朱弘毅蹲在陈浩铭身边，说：“你的事我多少听说了一些。你到我的餐厅来兼职吧，钱不多，但可以用店里的食材练刀工练炒菜。实在忙得太晚，就住在那里，有钢丝床，卫生间还能洗澡，空调随便用。”陈浩铭擦擦眼泪，点头同意了。

2021年春节，来打卡网红店的食客特别多，朱弘毅临时找不到兼职人员，便建议陈浩铭和其他几名员工过年期间留在店里帮忙，并承诺给加班费。

整个春节假期，陈浩铭跟其他留下的员工忙得脚不沾地，夜里就睡在餐厅。可拿到工资，大家傻眼了，朱弘毅承诺的加班费，根本就没有。几名员工找朱弘毅询问了几次，最终不了了之。

陈浩铭更惨，不仅没有加班费，工资还很低。他来店里兼职这么久，就断断续续领到2000元。

陈浩铭有点失落。不过，他转念一想，能在店里练习厨艺，尝试做新菜，假期无家可归却能在店里吃住，还能跟偶像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年饭，这些是无价的。他甚至想，朱弘毅可能遇到了困难。

不久后，朱弘毅给陈浩铭送来一床新被褥和一大包衣服。衣

服虽然是穿过的，但每件都很新，质量很好，洗得干干净净。陈浩铭摩挲着被褥和衣服，暗暗告诉自己，要向偶像看齐，要专注学习、工作。

在朱弘毅的餐厅兼职期间，大家休息时，陈浩铭总在练刀工。夜里打烊了，陈浩铭在后厨用剩下的食材和边角料做菜。晚上睡觉前，他还要再琢磨下美食博主们的视频，中餐西餐的都看，八大菜系也不落下。

有几次，他尝试着混搭食材、混搭不同菜系的烹饪方法，做了几道菜。厨师长看了夸他做得有模有样，味道也好，让他继续加油。

陈浩铭始终记得朱弘毅的话：做菜要坚守匠心精神，更要融合创新。2022年年初，他尝试成功了一道新菜。朱弘毅直夸他有天赋，还给了他100元钱作为创新奖金。陈浩铭拿着这100元钱都舍不得花，研发新菜的劲头更足了。

大概一个多月后，跟他一样来店里兼职的同学告诉陈浩铭，朱弘毅在省里的厨艺大赛上斩获了大奖，学校正在办展览呢。

陈浩铭比自己得奖还开心，趁店里不忙，他赶去学校看展。他往展览柜里一瞅，发现那道得奖的菜很眼熟。仔细研究，发现这道菜在用料、刀工和创意上，跟自己研发的新菜如出一辙。

朱老师参赛用的是我的菜？陈浩铭立即摇头：“朱老师不可能干这种事。再说了，我的菜就是个学生作业，怎么可能拿奖。”

可过了几天，陈浩铭心中还是很疑惑。他有些苦恼，去找朱弘毅倾诉。朱弘毅不慌不忙地说：“获奖的确实是你那道菜改良的。不过，那道菜获奖不是因为创意，而是因为我的名气。”朱弘毅拿起奖

杯塞给陈浩铭：“就得了个荣誉奖杯，给你，你应得的。”陈浩铭看了看奖杯，就赶紧放回去了。

陈浩铭仔细一想，觉得老师的话很有道理。评委会看人气给奖，在很多行业都很常见。更何况，参赛的那道菜，老师也精心做了改良。这么一想，陈浩铭心里的疑惑也渐渐消散了。

2022年初夏的一天，陈浩铭去餐厅后巷倒垃圾，发现女服务员小柳躲在角落里哭。

小柳也是个可怜的孩子，早早没了父母，家庭条件差，很小就出来打工了。相似的经历，总是让陈浩铭对小柳多了几分哥哥般的关注，小柳对他也很信任。

陈浩铭过去安慰她，小柳一看是他，扭头就跑。跑动时，衣角被扯了一下，露出一片青紫的伤痕。陈浩铭拉住小柳，追问是不是她男朋友打她了。小柳不敢看他。陈浩铭很气愤，拉着她要去报警。小柳拉住陈浩铭，拼命摇头：“不要报警，不能报警。是老板。”

小柳哭着讲述了朱弘毅侵犯她的事。陈浩铭不相信朱弘毅会是这样的人，他拉起小柳要去找朱弘毅对质。小柳恳求陈浩铭放过她：“我快结婚了，彩礼都收了，我男友家里条件也好，我只想跟他好好过日子。亏我都吃了，再去把这些事翻出来，说得所有人都知道，让我男友再把我甩了？”

陈浩铭非常震惊，他平常也没有看出朱弘毅有这样的恶劣的举动。陈浩铭观察了朱弘毅几天，不管怎么看，他都是那个爱做菜、爱家庭、爱学生的老师。相反，小柳对朱老师倒挺讨好。陈浩铭怀疑，是小柳喜欢上朱老师，想上位不成，故意泼脏水。

没几天，陈浩铭去仓库拿番

茄酱，隔着铁门听到一阵哭声。他疑惑地靠近了些，门却突然打开，小柳衣衫不整地跑出来。陈浩铭还在愣神，朱弘毅就追了出来。

陈浩铭看到，朱弘毅撞见他时，眼神有闪躲。随即，他又一本正经地给陈浩铭安排工作。陈浩铭注意到，朱弘毅说话时，悄悄整理了下衣裤。

陈浩铭看着朱弘毅匆匆离去的背影，心里一阵恶心。

“塌房”之死

大概一周后，餐厅被顾客投诉了。

这天，有客人点了一份梅菜扣肉。这道菜工序烦琐，比较费工夫。朱弘毅的网红餐厅，主打食材新鲜，现买现做，以美食疗愈人心。也因此，店里的差评主要在上菜太慢。这次顾客投诉上菜太快，从下单到上菜一共10分钟，怀疑菜品有问题。

这位客人身材魁梧，粗声大嗓，一看就是混社会的。他拉着服务员就要求去看后厨。陈浩铭赶紧上前帮同事。朱弘毅来了，陈浩铭听到他给客人说好话，重点在如何赔偿上，菜品问题，他只字不提。

陈浩铭很纳闷，餐厅的菜品绝对没问题，这个客人就是来找茬的。他正要上前跟客人理论，厨师长从后厨出来将他拉走。

在后厨，厨师长冲陈浩铭摆手，示意他不要吭声。陈浩铭看到，厨师长顺手把桌上一个包装盒塞进了垃圾桶。

下班之后，陈浩铭趁着倒垃圾的机会，翻出了那个包装盒，上面写着“梅菜扣肉”，盒子底下还有如何冷冻怎么加热的字样。

“预制菜！”原来，朱弘毅百般讨好客人的原因在这里。他只

觉得自己可笑，对那个客人以貌取人，把客人的合理投诉当成了敲竹杠。而这一阵，餐厅确实收到一些“食材不新鲜”“菜品质量不稳定”的投诉。原来，餐厅在拿预制菜充当新鲜食材现做来卖高价。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攒够了失望的陈浩铭，拿起预制菜的包装，冲进了朱弘毅的办公室，质问他为什么违反厨师的职业操守，朱弘毅反问陈浩铭：“我的餐厅，我有权决定用什么样的菜品。”

陈浩铭一直坚守父母做菜的标准，精选食材，认真调味，用心烹饪，在烟火气和手艺活儿里获得作为厨师的价值。这也是他追随朱弘毅的初心。可是，他的偶像彻底塌房了。陈浩铭要辞职，朱弘毅也没挽留。

2022年6月，面临毕业的陈浩铭需要上交实习证明。根据学校规定，如果没有开出实习证明，就要给学校交一笔不菲的实习费。陈浩铭本来就不富裕，哪有多余的钱来交这笔费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朱弘毅开实习证明。

朱弘毅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给他开证明。陈浩铭备受打击。回到宿舍，他听到舍友们在议论：“上次省级厨艺大赛获奖作品有奖金。”“听说拿了大奖，很多餐厅都不要实习证明，直接拿高薪入职。”

听到这些，陈浩铭越发气愤。他再次怒气冲冲地去找朱弘毅对质。也许是积怨太深，陈浩铭列数了朱弘毅的种种恶行。一提到小柳被侵犯，朱弘毅脸色大变，一拳打在了陈浩铭的脸上。陈浩铭鼻子和嘴角鲜血直流。

陈浩铭挨了一顿打，离开餐厅后，向学校举报朱弘毅剽窃他的作品，还动手打人。辅导员带着他

去医院，嘱咐他千万别在这时候报警，不然，没有实习证明不说，还有被打记录，怕其他餐厅不明原因会拒绝录用他。陈浩铭仔细一想，没有报警。

3天后，陈浩铭询问学校关于举报事件的后续进展，学校回复，事情发生在校外且他拿不出任何证据，学校也无能为力。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2022年7月的这天，一起在朱弘毅餐厅兼职的同学告诉他，餐厅发工资了，见他没有反应，好心提醒他说：“我看到你的工资条了。老朱今天心情不错，还给我们发了红包。你别死心眼，去和他道个歉，先把工资拿到手，拿回实习证明，顺利毕业了再说。那是你应得的，说几句好话就能拿到，干吗要让自己的付出打水漂？有了毕业证，将来也好找工作。”

陈浩铭被同学的肺腑之言打动了。这天，他在另一家餐厅打工结束后，就去了朱弘毅的餐厅。到时已是晚上9点多，店员都已离开，朱弘毅正在冷冻库查看冷冻室。

陈浩铭低眉顺眼地喊了几声老板，并说是来领工资的。朱弘毅骂道：“你还敢来要钱？你不是去学校举报我吗？你再去举报啊！你这种人，爱管闲事又爱惹是非，一点亏都吃不得，没良心。”

看朱弘毅焦躁地在冷冻库这里看看那里查查，心情特别糟糕的样子，陈浩铭只好忍着脾气，站在他跟前不走。朱弘毅看了看他，取下脖子上的毛巾挥动着，抽了陈浩铭几下。陈浩铭步步后退，他却步步跟上，嘴里还在骂人。

陈浩铭躲避不及，他怒气腾腾地推了一把朱弘毅。朱弘毅仰面摔倒，头磕在了置物架的边缘上，挣扎着要爬起来。陈浩铭吓着了，

赶紧跑开，并顺手关上了冷冻室的门。回学校的路上，陈浩铭喝了啤酒解了气，后翻墙回了学校……

得知朱弘毅被冻死在冷冻室，陈浩铭后悔不迭：“我把他推倒在冷冻库，想让他冷静一下，也教训他一下，可是，我忘记了，那个冷冻库老出故障，门从里面没法打开……我更没想到，就那么巧，他没带手机……”

2022年底，当地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陈浩铭有期徒刑5年，缓刑1年。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相关信息做了技术性处理。）

[以案说法]追星，追的是偶像身上承载着的美好和理想。偶像的光环，往往是厚厚的滤镜，让粉丝过滤掉偶像的瑕疵，放大美好。然而，人无完人，很多时候，滤镜会碎，人设会倒。

帝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煜提醒广大读者，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能够追星是人格独立特别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追星追网红要适可而止，切不可过分沉迷，失去自我。偶像“塌房”，粉丝更要理智看待，克服

“光环”效应，更加全面、多角度地看待对方；引以为戒，及时止损，找一个喜欢的爱好，先让自己脱离情绪；回到现实，关注自身，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



编辑/张亚萍
2552812880@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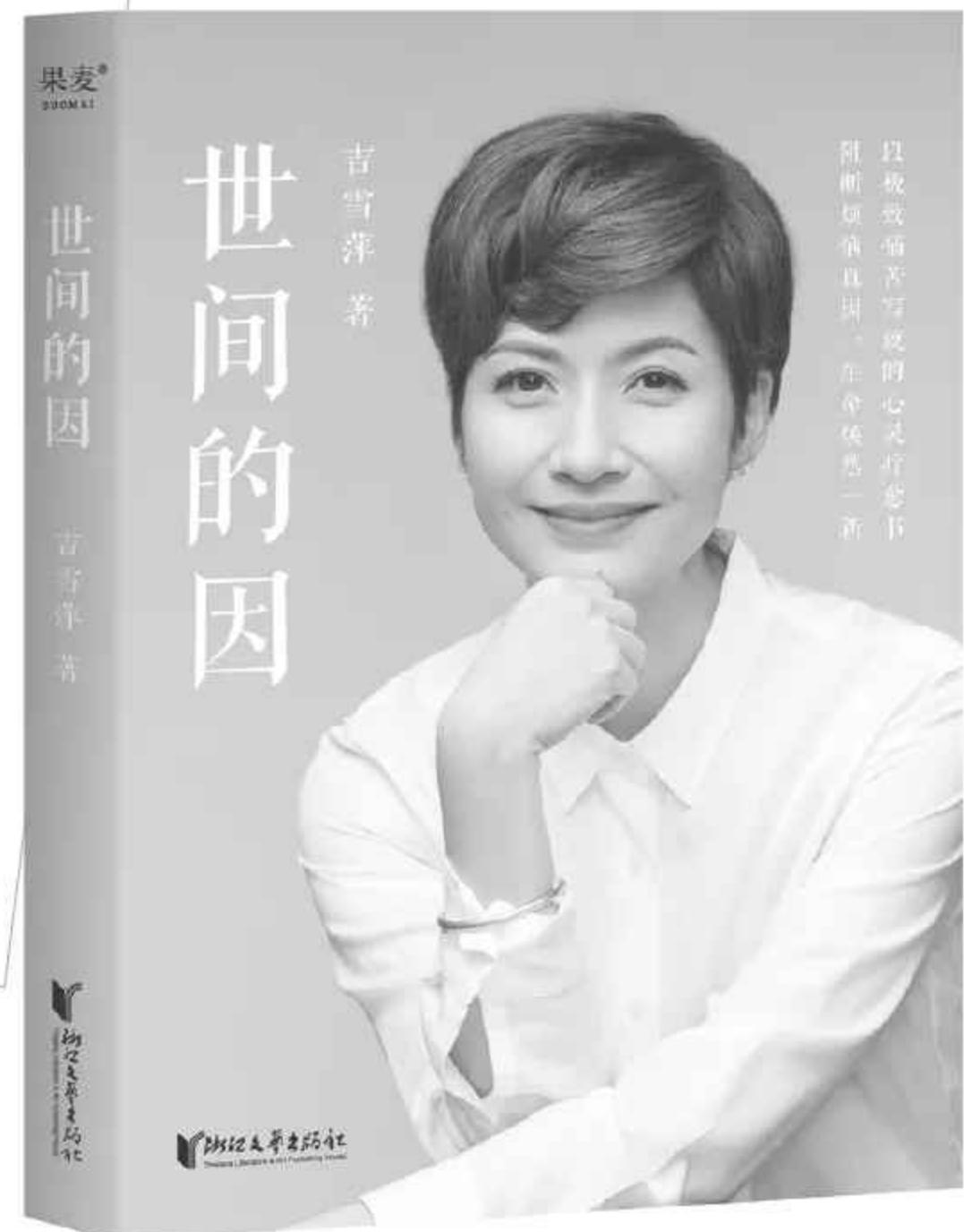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人到中年，驻足回眸，因革不虚。
本书一部分记录了我自省的过程。
一部分是作为母亲这个角色的经历和成长。
一部分是分享“感恩系统”——我走出困境的方法。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华丽的乐章
我们各自是自己人生的主人
如果你正经历人生的反思，正努力探寻生命的意义
把你读后的感悟
告诉我吧



●吉雪萍

吉雪萍失女之痛： 温柔的风拂过昨天的雨

吉雪萍曾是热播剧《十六岁的花季》的主演，也是央视和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经历了失去女儿的人生至痛后，她逐渐转向了幕后。

她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世间的因》里，写下这些饱含伤痛与感悟的文字：“曾有十几年，我在煎熬中度过，觉得人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永远走不出去——”

1

2008年10月，女儿出生了，我叫她“咪咪”。

从满月起，每次喂奶成了我们全家最大的难题，喂了就吐，吐了再喂。家里天天和打仗一样，大家都高度紧张。

我在外工作，心里还惦记着家里的孩子。打电话回家，听到咪咪这顿吃得好，我瞬间就可以加满油；如果听到我妈含糊的回应，便猜到这顿又全吐了，马上情绪就变得糟糕透了。但是转身上台，我的脸上不能有一丝痕迹。

我带着咪咪去了儿童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咪咪的贲门发育不良，所以吃完奶胃部一蠕动就会造成吐奶。当时，她的胃食管反流严重，胃酸已经开始灼伤咽喉。医生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手术，但是现在孩子太小了，做全麻手术是有风险的。

吐奶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因为反复喷射性吐奶，咪咪开始出现肺部感染，产生吸入性肺炎，一个月有半个月在感染。

一次在香港，医生要给咪咪做骨穿刺，目的是

检查基因排序，担心她是否有基因突变才造成器官发育的问题。我和先生Ronny挣扎了很久。咪咪这么小，骨穿刺的针比她的小手指还要粗。

反复评估后，我们还是决定做这个骨穿刺。

咪咪虽然疼得身体直扭，但是看得出她在努力配合。我心疼得不行，一边流眼泪，一边把脸埋在咪咪手里不敢看。

一堆人走出病房，咪咪累得闭上眼睛想睡。我给咪咪和自己擦着眼泪，盖好被子安慰她说：“咪咪真棒！我们做完了，等报告出来，我们就有方法治病了，以后再也不用受这样的苦了。”

看着她睡着的样子，那一刻，我和Ronny都觉得，作为父母，我们是如此无能为力。

六周后，我们进医院听报告。过了很久，一个护士跑了进来，一个劲儿地给我道歉。原来，样本运送过程中没有保护好，到达实验室的时候没有达到检查标准，没有做成这次排查。

我一下子就急了。这些情况为什么到现在才告知我们？医生说，没有提前告知的原因是，等我们这次来复诊，他们将免费帮我们再做一次骨穿刺。

再做一次！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宝宝，采样一次多痛苦啊！我气得脑门充血，真想生吞了眼前这个人。一旁的Ronny握紧了拳头，低着头，喘着粗气，我觉得对面这个人随时都会遭殃。

他忍住了。他说，现在咪咪还在医院等待其他的检查报告，并治疗肺部感染，不能撕破脸。我俩只能生生把这口气咽了，不得不低头。

所有的报告都没有异常。但是，咪咪还是在吐奶，反复的肺部感染让她的身体非常虚弱。

我们开始给咪咪提前吃辅食，大量减少奶量的摄入。但是，她还是吐，而且不管吃什么，水果、米糕、蒸蛋，她的表情都非常痛苦，拒绝进食。

有一次，咪咪的呕吐物里有几个血块，我们吓坏了。医生解释，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就是胃食管反流灼伤咽喉，再加上反复的呕吐造成了食道出血，血块说明就是陈血，伤口应该已经恢复了。

2

我始终不觉得咪咪的问题很严重，长大就好了。我想，不就是吐吗，那我多做几顿饭呗。那时候，我一天做六顿辅食，为了保持最新鲜有营养，每一顿都现做。如果我上班了，就是我妈来做。

一天六顿，不重样。但凡能想到的好东西我都给她做成辅食，打碎。小牛肉土豆番茄泥、羊肉胡萝卜泥、鳕鱼豌豆泥、虾仁黄瓜胡萝卜泥、红薯泥、奶油南瓜汤、蘑菇猪肉泥……

我这么努力，吸入性肺炎的发作也没有减少。我们去上海儿童医院又做了一轮检查。这次的检查报告有了新的结果。咪咪的吞咽功能发育不良，就是在下咽食物的时候气道没有完全闭合，一部分食物进入了胃里，另外一部分食物进入了气管，反复引发肺炎。医生说，外科手术可以在胃部做一个造口，通过胃管的方式把食物直接送到胃里。

这种方式太痛苦了，以后咪咪可能永远尝不到食物的味道，这会给她的生活质量带来极大的挑战。我们无法接受。生活又回到了每天喂，每天吐，经常感染肺炎的状况。

Ronny有一个表亲在美国当医生，是一位很出色的儿童外科大夫。

下了飞机，我们直接拖着行李就住进了医院。咪咪又做了一次各种检查。内科、外科的医生多次会诊，最终给了我们一个治疗方案。一次麻醉，两部分手术，做贲门的缩紧手术同时安装胃管。长期反复

的肺炎使她的肺部功能已经受损，氧饱和度从正常人的水平降到了95%—92%。不能再等了。

我们当时在美国的处境很艰难，医疗费是最大的压力。因为咪咪的情况，我们在出行前给她买了全球的医疗保险，但保险公司的审核非常复杂。

我在医院陪夜，晚上睡在医院的沙发上，每天吃的是医院配的冷餐，墨西哥鸡肉卷和牛肉卷隔天一换，没有热水，只有冰块。

在纽约住酒店太贵了，我们无力负担。试探了几位纽约的远房亲戚无果后，好心的朋友提供了一个落脚处，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距离纽约医院两小时车程以上，Ronny需要每天搭火车然后步行四十分钟来医院。他说是顺便运动。

两周后，医生确定了手术时间。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希望手术后会有一个健康的咪咪。

自从咪咪做完手术以后，她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食物以营养奶的方式通过胃管进入肠胃，所以很快她的体重上来了，身上有了肌肉，人也有精神了。但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她发生了呼吸困难，医生采取了插管的抢救方案。

术后，医生明确告诉我们，她需要长期吸氧才能保证身体器官对氧的需要。体重的增加虽然恢复了一部分体能，可身体对氧气的需求量也增加了。她的心肺功能已经无法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氧饱和水平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这之后，咪咪就完全脱离了正常孩子的生活。去哪里我们都要带着氧气机。有时候，看着好好的，一测血氧不到92%，赶快就要找电源接氧气机。她和我们出行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心肺功能不足，氧饱和度不好，咪咪不能做运动。虽然体重增加了，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增肌，体力很差，心肺功能得不到锻炼，形成了恶性循环。



吉雪萍

2019年，因为肺部感染，咪咪再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频繁进出医院的生活。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一样相信炎症处理后，大家可以一起回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和以往一样的又一次肺部感染会让她永远离开我们。

她走得很平静，医生问我：“要不要抢救？”

我说不用了，她太累了，让她睡吧。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这是我和她在一起最安静的一次，她的房间里总是二十四小时开着氧气机，连在手指上的氧饱和度检测仪和身上贴的心率监测仪，总是发出各种滴滴声，很吵。现在，所有的机器都拿走了，好安静啊！我握着她的手，平静地和她说了一会儿话。

我一手轻轻握着咪咪的手，一手拨通了Ronny的电话。“咪咪走了。”

他失声痛哭，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稍微缓解了一下情绪后，他问我：“你还好吧？”

“嗯。”我说不出“我很好”这样的话。我开始联系殡仪馆，他很快带着咪咪的东西赶到了医院。我们给咪咪擦身，梳头发，和她说话，就和平时一样。Ronny很伤心，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咪咪的脸上、手上、头发上，他心都碎了。

殡仪馆的灵车来了，Ronny坚持要自己抱女儿下楼，亲手送上灵车。这是他最后一次抱她的机会。

他一路上控制不住地抽泣。他脸紧贴着咪咪的脸，小声说话，一次次地道别。这一路的距离并不近，抱着咪咪，Ronny有点吃力，但是我们都没有加快步伐，我陪在他们俩身边，倒数着我们仨在一起的最后几分钟。

我没有再见过咪咪，直到火化那天。看着Ronny捧着咪咪走在我身边，突然觉得我的那些痛苦的夜晚，我们因咪咪的所有作为、所有情绪，统统都结束了。这就是死亡的意义吗？结束，了结？

经历生离死别后，对于活着的人都是一种创伤体验。咪咪的这十年，对于她和我们都非常沉重。

当我明白她在十年的寿命里体验并享受的就是无条件的爱时，我顿悟了。咪咪的过世，为我了结了很多过往的纠结，咪咪用生命换取了我的身心自由。因为她生命的结束，我们全然的生命意义才得以开启。 □

摘自《世间的因》，有删减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初出茅庐：农家小子开坦克

毒辣的太阳下，江新林跟在哥哥身后，手握镐头，一下一下挖着坚硬的地基。密密麻麻的苍蝇四处乱飞，浓郁的恶臭随着热浪阵阵来袭，熏得人头昏眼花。“啪！”江新林伸手又打落一个叮在胳膊上的蚊子，哥哥回头，问他支不支撑得住，江新林甩了甩酸痛的胳膊，硬撑着说：“我能行。”

这是火车站里一个废弃的厕所，要改建翻新。江新林趁着中考完放假，缠着哥哥带他来此打工。晚上回到家，江新林晒得黢黑，手掌心布满了血泡，睡觉时翻个身都浑身疼。

第二天，江新林依然一大早爬起来，又跟着哥哥去了工地。他坚持了一周，直到这个工程结束。短短一周的“打工生涯”，江新林直观感受到父母和哥哥挣钱的不易，也更加理解父母的嘱托：“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1988年，江新林出生在河南省杞县圉镇镇乔庙村，上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排行第四。家里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要吃饭，全靠江孝涛和史世敏夫妇每天起早贪黑去耕种那十多亩地。农闲时，史世敏拾掇着碎布头给老人和孩子做新鞋。夫妻俩很好强，再忙再累，家里家外也收拾得整整齐齐，衣服也永远浆洗得干干净净。

江孝涛和史世敏夫妇吃了没读书的苦，他们一再告诫孩子们：“不比吃不比穿，就和别人比学习。”好在孩子们都很自律，放学回来会自觉写作业，还会下地帮忙干农活。江新林小，他承包了家里割草喂羊的任务。

大姐二姐成绩非常好，江新林以她们为榜样，暗自发力。有一次二姐考了满分，江新林自信满满地夸下海口：“我一定要撵上二姐。”爸爸鼓励他：“那你就撵上试试。”

期末，江新林得了奖状，他偷偷夹在书本里面藏着。爸爸笑呵呵地说：“谦虚好，谦虚好！”

几个孩子读书，每年光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里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看着天天为学费发愁的父母，哥哥退学打工给弟弟妹妹挣学费。

江新林也想为家里减轻负担。2003年7月，中考结束后，他跟着哥哥去了火车站打工，体会到了打工的艰辛。

9月，江新林升入杞县一中。他深知读书的机会不易，非常刻苦自律，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名。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



江新林

2023年10月25日，神舟十七号乘组正式亮相，其中航天新人江新林的经历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地上驾驶过坦克，在天上飞过战斗机，还将要驾驶飞船去遥远的太空——江新林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般，实现“三连跳”。

对此，江新林十分谦逊，说他的“开挂”之路，其实是一条“幸运”之路。

●袁正琴

“神十七”江新林三连跳： 寒门凌云志，扶摇九万里

2006年，江新林和二姐同时参加高考，他发挥稳定，而二姐高考失利，提出复读再搏一次。填报志愿时，校长建议江新林：“你考军校，能减轻家里负担。”江新林心里不免有些憧憬。小时候，村里只要有穿着军装的人路过，小朋友们都会追着看，羡慕极了。

他二话不说，几个志愿全部填报军校。回来后，他告诉父母：“我要上军校。”“你喜欢上就上，你觉得中就中！”父母全力支持他。

暑假里，江新林天天跟着爸妈一起下地干农活。晚上收拾完，一家人准备休息时，他看见妈妈搬出针线筐开始忙碌。“妈妈，你还不睡吗？”“你先睡。你快上大学了，给你做双新鞋。”看着妈妈一层一层地把碎布铺在鞋样上，白色的棉线在厚厚的鞋底上上下下穿梭，江新林觉得自己好幸福。

2006年8月，江新林顺利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去军校报到那天，妈妈将新鞋拿出来：“你试试看看合脚不？”江新林换上妈妈做的新布鞋，原地跳了几步：“很舒服。”

在学校里，江新林牢牢记着爸妈的叮嘱：“只和别人比学习。”妈妈给他打电话，他告诉妈妈说：“军校环境优美，学习的氛围也很好，同学们都很团结，大家都是你追我赶，力争上游！”

国庆节放假回家，江新林穿上便装，随着爸妈去地里刨花生。满满一三轮车的花生运回家，江新林跟哥哥姐姐比赛，不摘完不睡觉。

等到江新林暑假回家时，正遇到家里种红薯。一大早，他和爸妈一起下地。那天从地里回家，遇到同村的一个老奶奶，背着一袋红薯种子在路边歇着。他回头跟妈妈打个招呼：“妈，你们先回家，我帮奶奶送一趟。”晚上，奶奶特意上门致谢：“今天多亏了新林，要不然我真没办法搞回家。”

军校四年，江新林最难忘的是去甘肃嘉峪关下连队实习的经历。

作为一名装甲兵，学习开坦克是其中的必选项。炎炎夏日，戈壁滩上酷暑难耐，地表温度高达50摄氏度，滚烫的坦克车内车窗紧闭，温度更高。车内没有空调，只有一台小风扇呼呼转着，吹出来的都是热风。车子开起来后，卷起的沙子飞到车内，滚烫的沙粒碰到风扇叶，冷不丁弹到脸上，打得脸生疼。江新林已经热得快晕过去了，完全顾不上疼。

坦克的操纵杆全是弹簧助力，没有液压助力，操纵起来特别重，还“嘎吱嘎吱”响。为了练出一双有力的上肢，江新林总是抽空进行臂力锻炼。很快，他就掌握要领，操作起来得心应手。

戈壁里的生活也很艰苦。那里严重缺水，刷碗都是先抓把沙子擦一遍后再用少量水冲一下。刮起风来黄沙漫天，训练一天后一身汗一身沙，半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

好不容易能和家里联系时，江新林从没说过一丝苦，只说一切都很好，让爸妈放心。

志在蓝天：装甲兵变身飞行员

艰苦的磨砺让江新林的内心沉稳自信。2010年，面临毕业分配时，空军开始在军校毕业生中招飞。“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飞行员的情怀和理想。”看到这个宣传语，江新林一下被打动。他打电话告诉爸爸：“我想考飞行员。”江孝涛鼓励儿子：“你想好了就去考，这是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好好考！”

经过一轮又一轮考核，成绩公布之前，江新林趁着放假回了家，刚好二姐也回家了。

“二姐，我们一起做个风筝吧，要是风筝飞起来了，我就能考上飞行员。”姐弟俩用废旧雨伞和竹子做了个风筝，兴奋地拿去晒谷场上试放，没想到真摇摇晃晃地飞起来了，而且越飞越高。



江新林开心得像个孩子一般大喊：“二姐，你看风筝飞起来了，我一定能考上！”

他难抑激动的心情回家告诉爸妈：“今天风筝飞起来了！”结果，江新林真的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从一名装甲兵变成飞行学员。

昔日军校的同学毕业后都成了军官，而江新林选择的是一条新的充满挑战的未知道路，一切得从头开始学习。但对于蓝天的向往，让江新林坚定自己的追求。

在完成半年的飞行理论学习后，江新林开始学习飞行。第一次驾驶战机飞越云端，当天晚上，江新林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给爸爸打电话：“在云端自由自在飞翔的感觉太好了，有一种天大地大任我游的快感，就连心胸和视野都变得开阔了呢。”

经过严格的训练和考核，三分之二的战友被淘汰，而江新林如愿成为一名飞行员。他依然还穿着妈妈给他做的布鞋，一点也不觉得土，反而很骄傲。

然而，飞行员让人仰慕的同时，也是一份时刻有潜在危险的职业。江新林的飞行生涯中，就历经过这样的时刻。

当时江新林驾驶战斗机准备着陆，突然“嘭”的一声，飞机尾部的应急伞弹出，轮胎与地面擦出剧烈的火花，机身偏离了跑道，滑向旁边的泥草地。战友惊叫：

“坏了！”凭经验判断，应该是飞机爆胎了。着陆时出现爆胎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飞机发生侧翻导致引擎起火，后果不堪设想。

所有人见状立即往出事点奔去。滑出跑道的飞机摇摇晃晃地前行，江新林沉着地握刹车、关电门、脚蹬控制、打开应急伞，他不断左右修正方向，终于稳稳地停了下来。见状，战友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要知道，留给江新林的处置时间只有两三秒。这次的经历，江新林从未给父母提起过。

也许是历经过险境，江新林格外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机会。为了联系方便，他给爸爸网购了一台智能手机，只要有空，他每天晚上要给爸爸妈妈打视频电话：

“家里还好吧？爸妈你们不要太累了，把田地租给人家种吧！家里缺钱的话就告诉我。”

接到儿子的视频电话，江孝涛和史世敏很安心：“不缺钱，钱花不完呢。花生卖了有收入，红薯、玉米也能卖。我和你爸不缺钱，你安心工作。”江新林并不知道，爸妈在家把地种得很好，连村里没人种的荒地，他们都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

他们再三叮嘱儿子：“好好工作，把工作做仔细，不要牵挂家里。”爸爸还告诉他，如今种地都实现了机械化，现在种地也没之前那么辛苦了，效率也高了很多。

当飞行员期间，江新林由于工作任务，有几年都没回家过年。难得的几天假期，他一定会回家和爸妈团聚。妈妈见儿子要回来，提前准备了猪肉白菜馅的饺子：“还是家里的饺子好啊，比外面好吃。”

放假几天，妈妈又给他赶出了一双新布鞋。“妈你也不歇歇，怎么又在做鞋子？”“你难得回来，我给你做一双新的，你晚上回家穿，歇歇脚。”妈妈把对儿子的爱，密密实实地缝进鞋底。

即使是放假，江新林也“书不离手”，爸爸总是看见他拿着飞行技术手册在看，看到儿子那么投入，爸爸望着儿子的眼里满是慈爱。江新林还和爸爸妈妈讨论开飞机的感觉：“飞机飞行的速度快得很，一小时能有一千多公里，云层上面的天空特别蓝。”

2016年年底，江新林准备结婚了。他告诉爸妈，女孩是领导介绍的，也是河南人。爸爸对他说：“你觉

得中就中，我们没有意见。”春节，江新林回家举办了婚礼。看着最小的儿子也成了家，江孝涛和史世敏夫妻俩很开心。

次年，江新林的女儿出生，史世敏去柳州帮忙照顾孙女。周末，只要江新林回家，他就给妈妈放假：“妈，你休息，活儿都交给我。”买菜做饭、刷锅洗碗、带孩子，他全包了。放假有空，他会带着家人去附近的景点游玩，三江鼓楼、龙潭公园、马鞍山公园，处处留下了欢歌笑语。

再探苍穹：梦启九州星河灿烂

2018年，正在外地执行任务的江新林接到指导员的电话：“国家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计划，你符合要求，赶紧报名。”飞行生涯这些年，江新林共计安全飞行1000余小时，被评为一级驾驶员，还被任命为飞行大队副大队长。江新林完全服从安排，全力以赴参加考核，一路过关斩将，从初选、复试，到定选，幸运地走到了最后。

等待结果期间，江新林心无杂念，一如既往地进行飞行训练。

2020年9月，江新林光荣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这个消息，他第一时间告诉了爸妈。看着儿子在事业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江孝涛和史世敏丝毫不觉得意外。

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入选航天员后，江新林开始了系统严苛的训练，一年内要学完30多门理论课程，开展八大类、两百余项训练及准备。所有科目都要进行考核，事事要考，时时在考，连平时的表现也在考核范围。

江新林是理科生，学习记忆相对是他的弱项，他感到压力很大。每天他都在加班学习，夜里12点之前没有休息过。

2021年4月，江新林的二宝出生后，史世敏再次去给儿子帮忙。因为疫情，江新林在训练基地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他经常打电话叮嘱妈妈：“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回家勤洗手。”为了不让儿子分心，史世敏尽心尽力地照顾孙辈。

后来，史世敏回到河南老家，江新林有空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江孝涛和史世敏知道江新林压力大，每次都告诉他一切都好，安心工作不要挂念。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训练，2023年，江新林与汤洪波、唐胜杰一同入选神舟十七号乘组。入选后，还要加强重点科目训练，进一步提升操作和适应能力，为执

行任务做好了全面准备。

为了预防空间运动病的发生概率，降低减轻空间运动病而开展的前庭功能训练，刚开始，江新林的成绩只是一般，反应比较强烈，训练时，冒虚汗、头晕头胀、恶心，每次几乎都到了呕吐的边缘。平时没事的时候，他就自己加练，不断地刺激自己的前庭功能，他一只手抓着另一侧的耳朵，原地旋转，20分钟的“打地转”雷打不动。后来，他的反应就没那么激烈了。

最难忘的是在西北大漠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外界的补给中断，三人小组需要在荒漠中生活两天两夜，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进驻当晚就遇到了沙尘暴，幸运的是他们提前用伞布和沙棘搭建了帐篷。

风特别大，黄沙漫天，仿佛有意考验江新林一行人。能见度不过一米距离，帐篷很快会被吹倒，他们四处找回很多沙棘根，用伞绳捆绑在一起支撑帐篷。担心风太大把帐篷吹跑，晚上睡觉时，他们一人抱着一根柱子半梦半醒地睡了一晚上。

在训练中，3位航天员之间建立了深深的默契。

因为要保密，江孝涛和史世敏夫妇只知道儿子当上了航天员，别的一无所知。直到2023年10月25日早上，江新林给爸妈打电话，让他们记得看央视新闻。当看到儿子的名字出现在神舟十七号乘组名单中，江孝涛和史世敏激动不已，儿子终于实现飞天梦了！

中午，江新林又给家里打来电话：“爸爸，你们看新闻了吧？”“看了，看到你名字了。”儿子明天就要上太空了，他们按下心里的不舍与担心，只告诉儿子他们在家等他平安归来。

26日早上，家里来了很多记者。江孝涛通过记者给儿子传话：“稳稳当当飞行，做事要细心，不要粗心大意。”当记者问史世敏有什么要跟儿子说的，她眼里含着热泪：“不打扰他了，不打扰他了，祝他心想事成，四季平安就可以了。”

她还告诉记者：“我一个字不识，一天学没上，他爸爸农活又忙，都是他自学。”话语中是满满的骄傲。

随着神舟十七号发射成功，小院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史世敏高兴地说：“明年五一，儿子就回来了，我在家等他，回来给他做馒头、包饺子。”

他们期盼儿子完成任务回来时，和儿子好好聚聚。他们听儿子讲过开坦克、讲过开飞机，这一次，要听听儿子讲述遨游太空的经历。□

编辑/李雪莲
38232125@qq.com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龙兽医包治“儿”病： 再平凡也是限量版

●夏榕

龙宣庆创业失败，内耗了半年，终于在母亲的劝说下回了老家。治愈他精神内耗，助力他二次创业的，居然是从小令他蒙羞的兽医父亲。

童年羞耻： 你爹是掏牛屁股的

气味是承载记忆的时光机，一瞬间能带你回到过去。可这对龙宣庆而言，是一场灾难。

因为，他的童年里，都是挥之不去的牛粪味。这牛粪味儿，都源自他那个爱“掏牛屁股”的兽医父亲龙殿俊。

龙宣庆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龙庙镇。龙庙镇很穷，居民以种地和养殖为生。小镇上有十几家兽药店，但是能出诊的兽医极少，龙殿俊是其中之一。

养殖户把牛牵到院子，龙殿俊会赶着牛绕着小院走几步，或者捧着牛鼻子看是否流鼻水，再或者撑开牛眼看看是否发干发红……院子里牛来牛往，哞哞声此起彼伏，牛粪落满地，每次小龙在外面玩耍回来，院子里都没

法落脚。这都不算什么，最令他羞耻的是，父亲爱掏牛屁股，又脏又有味儿。

有一天，一群孩子跑到院子门口看龙殿俊给牛治病。龙殿俊撸起袖子，露出胳膊，将胳膊伸进牛屁股里，掏出一团牛粪，孩子们一阵惊呼，又哄笑道：“小龙爸爱掏牛屁股！”从那之后，屯里的孩子一看到小龙就起哄：“咦，一股牛粪味儿。”

大家都不跟小龙玩儿，小龙也就不出门了，成天躲在家里自己跟自己玩。

2002年，小龙上了小学，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掏粪龙”。这天放学了，几个同学围着他喊他“掏粪龙”，笑得嘴皮子都兜不住牙花子。小龙回家后给父亲打电话。电话响了老久，对面才接起来，不慌不忙地说：“你不理他们就好，爸搁这儿忙呢，挂

了哈。”电话那头，牛犊哞哞叫，好像也在笑话他。几次求助无果后，小龙死心了。

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个周末，小龙独自在家玩。他太无聊了，就把塑料袋拿在手上，还点了火。熔化的塑料滴到手背上，他疼得哇哇乱叫。他将手浸入凉水里，没想到，烧伤处溃烂，露出骨头来……

临近黄昏，父母还没回家。他忍着痛找可以包扎伤口的物件，却一无所获。不想，他翻出了一摞皱巴巴的毛票，散发着难闻的牛粪味儿。

晚上8点多，龙殿俊回来了。小龙委屈地看着他，脸上挂着泪珠。龙殿俊放下包就去喂猪喂兔子。小龙记得父亲说过，这猪和小兔子可以卖钱。小龙拿起那摞毛票朝火坑里一扔，恨恨地说：“让你们天天只想着挣钱！”



母亲回家发现被烧掉的钱，一边叨叨一边举手要打他时，才发现他的手血肉模糊。

这次受伤，并没有改变小龙的处境，父母还是早出晚归，忙着挣钱。关键是，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理发要钱，小龙的头都是姥爷剪的锅盖头。过冬没衣服，他穿的是表姐不要的旧花棉袄。2007年暑假，父母依然见不到人影。这天，小龙气得把门拴上了：“出去挣钱吧，都别回了。”

晚上，龙殿俊夫妇先后到家，喊小龙开门，小龙装作没听见。两人在门口叫了好半天，小龙才去开门，一副大仇得报的嘚瑟样。龙殿俊一进屋就揍了小龙。要不是看到电视里离家出走的孩子被人拐卖了，小龙恨不得当晚就离家出走去流浪呢。

不过，他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2008年，小龙被母亲送到市里一所寄宿制中学念初中，学校周末才放假。小龙借口说交通不方便，连周末都不回家。

开家长会，小龙暗暗盘算着，这次父母肯定会带着好吃的来学校看他。可左盼右盼，只盼来了母亲。不用问，在兽医父亲的心里，有牛有羊有猪崽儿，大概就是没有儿子。

小龙像是跟父亲赌气，在学校浑浑噩噩。上了高中后，学习不好的小龙更加自闭，像个透明人。难得回一趟家，跟父亲无话可说，跟母亲是懒得说。

2014年，小龙没考好，龙殿俊夫妇在哈尔滨给他找了所大学。去了哈尔滨，小龙彻底不回家了。

大二时，小龙靠录播打游戏视频月入过万。他嘚瑟地给家里打电话：“爸妈，你们来哈尔滨玩

吧。”小龙去接人时，只看到了老母亲。母亲说：“你爸走不开。”小龙在心里嘀咕：全镇的牛都需要他！

父子之间越来越沉默，偶尔打个电话，除了“吃饱穿暖注意安全”，就再也没有别的话。这电话，还是小龙主动打的。

2019年，小龙毕业后在哈尔滨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业绩突出。不过，他打算辞职创业。

龙殿俊问他：“你有那能力（创业）吗？你还是先打工，总结够了经验，再去创业。”小龙说：

“我打过工了，就这么点事儿，能整明白。可挣钱的机会也就这一两年，错过了我会后悔的。”龙殿俊说：“那你就干。”

Loser回乡： 父亲竟是个民间高手

小龙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赚了不少钱。后来，小程序成为风口，小龙做了一款引流小程序，又大赚了一笔。可很快，他遭到了恶性竞争和恶意攻击。小龙也是个硬茬，花钱做防御硬刚，赚的钱全烧光了，又欠了一笔贷款。

不得已，小龙给父亲打电话说了自己的情况。这些年，龙殿俊攒钱买了辆二手面包车，将出诊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村镇，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地攒了50万。他二话没说，将钱全部打给了小龙。

2022年12月，小龙的公司还是关门了。龙殿俊夫妇开着面包车连夜赶来哈尔滨，将他公司的桌子椅子都打包了，一件件往车上搬。

东西都装上车了，还是龙殿俊开了口：“过去这三年，大环境不好。那笔钱本来也是给你存的，没了就没了……路还长着

呢……”

小龙瞅了父亲一眼，刚想张嘴说些什么，凌晨2点的寒气就直往他眼睛和鼻子里钻，害得他眼睛鼻子酸酸的。“走了，明早五点半还要出诊。”龙殿俊往驾驶室走，小龙没挽留。

办公室清空了，小龙也被打回了原形。打工是不可能的，再创业？小龙摇头。他窝在出租房里疯狂打游戏，还老输。朝北的房间，大冬天的，老见不着太阳。母亲几次打来电话，他一张嘴就是活着没意思之类的话。

没几天，母亲敲开了他的门，劝他回老家。小龙答应了。可头天晚上刚收拾好行李，第二天，他又不干了：“回去干嘛？啥啥没有。”

“跟你爸下屯，下屯看新鲜去，现在屯里养老多牛了。”小龙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是老兽医让她转达给自己听的，想让自己跟着他学兽医。“咱爸医牛有啥好看的，埋汰死了。”“那你就回家吃草莓嘛，家里草莓长好了，老好吃了。”

小龙跟着母亲回到了屯里。推开家门，熟悉的牛粪味儿直冲鼻子，家里，又没看到那个老兽医的影子。小时候一回家，家里空荡荡的那种无助和孤独感又涌上了心头。“回来了？”小龙听到父亲的声音，“嗯”了一声，拿着东西进了自己的房间。

当天晚上，小龙的心像东北乡下漆黑的夜，难熬。他睡不着。大概凌晨4点，他听到动静，是父亲起来了。得知父亲要下屯医牛，小龙说要跟着去看热闹，一屁股坐到了副驾驶上。

车窗外的黑一点点变得稀薄时，路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村

民们冲着他们打招呼，龙殿俊也冲车窗外点头微笑。小龙有些诧异。

到了一户农家，小龙跟着父亲下了车，村头的人们一下涌了过来，好奇地看着小龙，又笑眯眯地问龙殿俊：“龙兽医，这是你家小龙？都这么大了。”小龙好尴尬，都被看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那天早上，每到一户人家，主人们都要打量小龙一番，再围着他唠嗑：“你爸是个神医。我们就靠小牛犊挣钱了，牛病了，或是没怀孕，咱这一年就白干了。还好有你爸。”

小龙笑着点头，看看在牛棚里撸起袖子给牛插胃管的父亲，他一下想起小时候被屯里的小朋友喊“掏粪龙”的日子。老兽医，什么时候变神医了？

龙殿俊看完病，主人家说：“龙神医，这钱，年底给，成吗？”龙殿俊大手一挥：“没事，后面有情况，记得给我打电话。”小龙他们上了车，主人家又追了出来，将一塑料袋青菜塞进了车窗：“地里刚摘的，新鲜，带回去吃。”

小龙有些看不明白：“看病，接生，做手术，不是看一次结一次钱？”说到养殖户和牛，龙殿俊的话多了起来：“乡亲们得等到年底把牛犊卖了，才有钱给药钱和手术钱。”

“这些年，年轻人都上城里了，村里的养殖户大多数是留守老人，养头牛也不容易，不能因为他们没钱，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去吧。”

小龙记起来，有一年，他难得主动跟父亲打一次电话，那次他特别积极，让父亲来哈尔滨当

宠物医生，挣钱老多了，还不用到处跑，被一口拒绝。小龙跟着跑了一上午，又听了这一番话，多少有些明白老兽医的心思了。

这天下午，一个养殖户让龙殿俊给牛做人工授精。龙殿俊用手一摸：“你这还打栏（人工授精）呢，都怀了7个月了。”养殖户一脸蒙：“得亏请了龙神医，这要是强行再配一次种，母牛岂不是一尸两命？感谢感谢！”



日常出诊一幕

小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用手一摸，就能知道这些？”养殖户和周围的邻居马上跟他唠起来：“你爸有两手绝活，测孕和扎针，你不知道？甭管多大岁数的牛，只要怀上崽，他伸手经直肠一摸就知道怀没怀，怀了多久。”这话说得一旁的龙殿俊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接着，小龙又跟着龙殿俊去另一家给牛扎针。给牛医病，最难的是扎针。牛皮毛厚实，容易扎偏。扎偏了，牛受刺激，会发狂，很危险。给牛扎针，养殖户通常会叫人来薅牛头摁牛腿，做好保

护措施。

龙殿俊一下车，养殖户就说：“我提前跟邻居说好了，我这就去叫人。”龙殿俊说：“不用整那个。”说话间，手起针落，“啪”一声，液就输上了。小龙以为自己看错了。

“掏牛屁股”的父亲，原来是个民间高手。

携手起飞， 父与子的金牌搭档

有一天，龙殿俊给牛打针，随手将玻璃瓶摔在地上，小龙眉头一皱：“爸，别乱扔，小心扎脚。”“扎啥，一会儿笨鸡过来就吃没了。”“啥？鸡还吃玻璃碴子？”小龙觉得不可思议。“这玩意儿和小石子儿一样，能给鸡助消化。”小龙觉得很新奇。

自媒体人的血脉被激活了。小龙想，兽医老父亲的生活智慧和神奇技能，如果做成系列视频，没准能爆。

回家后，小龙跟龙殿俊说了这个想法。“你能动起来就是好事。”龙殿俊配合小龙拍了段视频。小龙剪辑后发到了快手。不过，反响平平。

虽然没流量，可小龙发现了父亲账号里有几百条视频。他翻了翻这些视频，全是出诊日常，没有解说，没有文案。

龙殿俊说：“那是给养殖户看的，兴许牲口突然得了病，他们能学着应急。”小龙记起来，早在2017年，父亲难得主动给他打个电话，请教他怎么弄短视频，却被正忙着打游戏的他一句话搪塞了过去。

回家这几天，所见所闻，令小龙羞愧。他决定用自己的镜头把父亲的日常记录下来，方便更多

△女，52岁，1.55米，高中学历，城市户口，公司文员，离异，带一13岁女孩，有教养，肤白，温柔。觅60岁以下，高中学历，有技术特长，属相为兔、羊、虎，离异单身或未婚，苏、杭、上海籍的有缘男士为伴。电话：15813380971（短信联系）。

有需要的养殖户学一些应对牲口突然疾病的技能。

借鉴之前创业的经验和电影剪辑技巧，小龙拍的短视频很快就爆了。

一则“老牛难产，十多人扯犊子”的视频收获40万点赞。视频里，龙兽医把手伸进牛屁股里查询原因后，说要再等等。两个小时后，龙兽医用绳子套住小牛犊的脑袋和蹄子，让十来个村民按照他的口令一起拉绳子。一阵兵荒马乱，牛犊顺利出生，网友也跟着长舒一口气。

有一天，龙兽医要给牛洗胃，小龙跟着拍视频。只见龙兽医给牛连灌三桶水，用管子把牛胃里的玉米糠吸出来。他反复操作了四五次，熬了一整晚。

小龙陪在龙殿俊身边熬完通宵后，就回车上打盹了。迷迷糊糊中，他们的车又到了另外一个养殖户家。老太太一脸愁容，叨叨道：“龙兽医，你这来得太晚了，耽误我家牛……”龙殿俊一脸歉意，一边赔笑，一边戴上手套给牛做检查。

小龙清醒了，气不过：“您知不知道我爸都干了一晚上了。这也就是我爸，要我，加500加1000我也不干。”“那可不，你们不挣钱吗？”老太太还没消气儿。“挣钱，咋不让你儿子干呢？”小龙没好气地怼回去。老太太没说话，赶紧转身走了。

这一趟，龙殿俊只收了100元，而市场行情是200元。小龙不服，龙殿俊解释说：“咱来晚了，确实耽误了人家的牛，就收个油费吧。”小龙看着一脸倦意的父亲，噎住了。

龙兽医的视频火了，他更忙了。更远的养殖户都来找他，他

不得不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最远的一趟，他跑了200公里，给35家养殖户出诊。

龙殿俊鼓励小龙继续拍视频：“短视频这行挺好的。”小龙精神抖擞，游戏不打了。

龙殿俊出名了，业务范围拓宽后，收入也增长了。小龙忙着陪父亲出诊，拍视频，剪视频，都没工夫颓废了。见儿子不再家里蹲了，母亲心情可好了，连带着龙殿俊都没再被叨叨了。

龙兽医的视频出圈后，全国各地网友纷纷给他打电话，为自家的牛养猪求药方。龙兽医知道，兽药行业又有人以次充好甚至售卖假药，他和儿子商量开直播，给养牛户做科普，也推荐些实用的技巧。

作为巴彦县第一个网红，县里找龙殿俊推介当地农产品。龙殿俊对做网红不感兴趣，他更在意给牛医病。有村民担心，龙兽医名声在外了，会不会涨价。龙兽医拽着牛头，笑着说：“涨啥价呀，乡里乡亲的。”小龙用镜头记下了这令他骄傲的一幕。

父子俩每天默契地一起出诊，唠嗑唠一路。龙殿俊干活时，小龙拍视频。龙殿俊冲儿子的镜头嘿嘿一笑：“老有意思了，干活更带劲了。”

2023年9月，龙兽医火上了央视。后来，凤凰网来跟拍纪录片，最后导演提议，拍一集他们一家三口围坐包饺子的镜头。一家人都摇头拒绝：“过去这么多年，这个场景在我家就没出现过。”

小龙一阵酸楚。记得他上高中的一个春节，母亲费劲巴拉整了一桌菜，一家三口还没开吃呢，父亲接了一个农户的紧急求救电话，丢下碗筷就跑了，回来的时

候，春晚都快结束了。那晚，小龙第一次看到母亲哭闹：“天天捞不着人，过年还不消停，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呀。”

2023年10月，龙殿俊作为优秀三农代表前往天津参加表彰大会。小龙替他收拾行李才发现，他居然没有一件能出门的衣裳。小龙想起父亲给他的50万，那是这么多年父亲早出晚归、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家底，就因为自己要创业，全没了。

买衣服是来不及了，小龙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父亲穿。龙殿俊穿上小龙的衣裤，站到镜子前晃悠了一圈，乐呵呵地冲小龙说：“嘿，老合身呢。”

短短几个月，人生犹如过山车。小龙的精神内耗，被朴实的父亲治愈了，他也开始反思从前的人生。

有一天，他和父亲唠嗑：“流量就是一阵风，潮涌潮退，不好说。”龙殿俊笑着说：“怕啥，实在不行，你跟我干兽医呗，有门手艺咋样都成。”

11月的东北，下过几轮雪。这天，小龙拿着手机拍视频，冻得慌，干脆不拍了。龙殿俊让小龙给他双手倒消毒水，消毒水瞬间一泼成霜。

小龙看到，父亲不自主地龇了龇牙，转身就去给牛做手术了。小龙望着他专注的身影，又默默掏出了手机……

编辑/张亚萍
2552812880@qq.com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上初三后，琪琪哭着告诉社区主任刘芸，妈妈不但爱忘事，脾气暴躁，还拿卷发棒烫她。刘芸提议把她妈妈送进精神病院，琪琪答应了。
可是，参观完病区以后，琪琪反悔了。

●芳妩



15岁少女走过“疯妈门”： 月光很冷，也曾照亮我

一场家庭变故，独自面对“疯妈”

2020年3月的一个晚上，刘芸在社区办公大厅执行每周一次的例行值班。

刚和衣躺在小折叠床上，座机突然响了，一个女孩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刘阿姨，我妈妈又不见了。”刘芸心里一紧，连声嘱咐：“琪琪，你乖乖在家等着，哪都别去，我马上就来。”说完撂下电话，就往琪琪家跑。

15岁的琪琪站在家门口，急得满脸眼泪。刘芸根据以往的情况，认定琪琪妈应该没走远，赶紧在工作群发布了相关信息，让附近的保安留意其去向。琪琪松了一口气，窝在沙发上渐渐睡着了。刘芸给她盖上毯子，望着孩子稚嫩的脸庞，不由有些感伤。

刘芸这年四十岁出头，在社区主任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十余年。辖区近四千户居民，谁家有失能老人，谁家有自闭儿童，谁家婆媳不和，谁家兄弟反目，刘芸心里都有一本账。

琪琪一家，多年来一直是刘芸重点关照的对象。

这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琪琪的妈妈姓白，是一所小学的音美老师。琪琪爸爸以前在银行工作，琪琪四年级那年，他卷入非法集资，案发前失踪。

警方调查认定白老师并不知情，非法募集的资金没有用在家里，可一些受害人认为夫妻应该共担责任，就来找白老师赔偿损失。

白老师一再解释，受害人仍常来闹事要赔偿。被搅扰的邻里投诉白老师，她不堪其扰，日渐憔悴。琪琪爸爸失踪近一年后，白老师又遭受了新的打击。

一位男同事很同情她，时不时予以照顾。同事的妻子非常不满，闯进办公室，指责白老师跟自家丈夫牵扯不清。白老师好声解释，两人是清白的。

那女人并不信，大骂白老师是狐狸精。白老师呆呆站着，任其辱骂。以为对方出出气就会收敛，谁知对方越骂越难听：“听说你那个诈骗犯老公弄了好多钱，给你买的胸罩都是世界名牌，上面镶着大钻石。你抠一颗下来吃穿不愁，为啥还要勾引我老公？”

据说，白老师听到这里，疯狂大笑起来，一把撕开上衣，扯掉自己的内衣，大喊着：“你看看我胸罩上有没有镶钻石，你看看吧……”她赤裸上身，冲出办公室，穿过走廊，一直跑到操场上，又哭又笑地乱跑。

同学和老师们目瞪口呆。琪琪一眼认出，操场上那个又哭又笑的女人，是自己的妈妈。琪琪拿起校服跑到妈妈面前，拼命踮着脚想遮掩住妈妈。可白老师像不认识她似的，伸出手狠狠把女儿推倒在地。

之后，白老师被送进精神专科医院。经过诊断，她患上了应激性反应精神病。

白老师当初是远嫁而来，在当地没有亲属，唯一的女儿琪琪尚未成年。于是，刘芸按照相关规定，以社区的名义为白老师办理了住院手续。刘芸也由此成为她的康复治疗监护人。

住院期间，白老师很配合，治疗效果也不错。二十多天后，她从精神专科医院回到家中，由社区监护，居家康复治疗。出院时医生特意交代，一定要按时按量吃药，否则，每发作一次，治疗难度就增加一分。刘芸每天打电话提醒白老师吃药，同时叮嘱琪琪，注意妈妈的用药情况。

考虑到白老师的病情，学校没再让她回去上班，但一直给她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

刘芸给琪琪联系了学校附近的托管班，一天三顿都在那儿吃饭；又给白老师办了社区公益食堂的饭卡。母女俩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一个周末的下午，白老师一直没来吃饭，刘芸很担心，索性打包好给她送过去。开门的是琪琪，她穿着围裙，匆匆打声招呼，转身从厨房端出一大碗鸡蛋面。“妈妈乖，快吃饭吧，起来吃一点。”

琪琪到卧室哄了半天，白老师才趿着拖鞋，没精打采地坐到餐桌旁。她拿起筷子挑起两根面条放进嘴里，半天才嚼动一下。没吃两口，就又回床上去了。

刘芸看得心里难受，一边招呼琪琪赶紧吃饭，一边询问她妈妈的用药情况。“妈妈每天都按时吃药的，刘阿姨你放心。”琪琪端着那碗已经坨了的面，大口往嘴里塞，眼泪扑簌簌地落进碗里。

绝大多数时候，白老师待在家里，还能操持一些简单的家务。看她渐渐好起来，刘芸松了一口气。

不料半年后的一天中午，办事处的联防队员给刘芸打电话，说白老师在大街上把两个无辜的路人打了。

刘芸赶到辖区派出所，白老师神秘地凑到她耳边，“那两个人说我是狐狸精，还说要杀掉我。我听得清清楚楚，不然我打他们干啥，我又不是精神病。”白老师又指指其他人，“他们都在骂我说我坏话，我要把他们都打死。”

白老师这是复发了，只好又送去医院。

医生说，白老师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增加了幻听和被害妄想的症状，还有暴力倾向。这样的病人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恐怕要长期收院治疗。

琪琪听说妈妈病情加重，“哇”地哭了起来：“都

怪我，我妈吃完药就老想睡觉，讲话讲不清还流口水，手上又没有劲儿，她有时候偷偷把药扔了，我也怕她吃药吃傻了，就装作不知道……”

医生摇摇头，说：“药物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但你妈妈那些症状，更多是由于病情造成的。”

参观冰冷病区，女儿陷入沉默

这一次，白老师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出院时，医生再三交代，白老师这样的病人，即使没有症状，也最好终身用药。

白老师出院后，刘芸制作了一张用药表格，叮嘱琪琪：“孩子，如果你想让妈妈恢复得跟以前一样，就一定要盯着她好好吃药。阿姨工作忙，有顾不到的地方，你自己要上点心。”琪琪抓着表格，郑重地点了点头。

白老师病情再次得到控制，表面看来与正常人并无二致。她甚至还能通过网络承接一些十字绣的手工活，挣些钱。

一晃几年过去，刘芸持续关注着白老师的状况，每个月按时陪她回诊。没想到在2020年3月，琪琪上初三的关键时期，白老师离家出走了。

刘芸安顿好琪琪，准备亲自出去寻找，忽然门锁一响，白老师自己回来了。她脚步轻快，嘴里轻轻哼着歌儿，手里提着一袋烧烤。

琪琪听到动静，“蹭”地跳了起来：“妈，你怎么又偷偷跑出去了，我和刘阿姨担心死了。”白老师看着女儿：“妈给你说过了呀，妈想出去散散步，你还让妈去夜市上给你带两串烤鸡翅。这不，给你买回来了。”

琪琪委屈地说：“妈，你是不是又没按时吃药，你明明是自己跑出去的，我根本不知道。”白老师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哎，那可能妈又犯糊涂了。”说着自己倒来一杯水，取出药片就着水吞了下去。

目睹这一幕，刘芸放下心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走出琪琪家，她隐隐感到事有蹊跷。

转眼到了端午节前，刘芸去给琪琪家送粽子。白老师关着门，在小卧室睡午觉。琪琪开门看见是刘阿姨，赶紧把一个东西藏到背后。

刘芸好奇地抢过来一看，是琪琪最喜欢的毛绒兔子。奇怪的是，兔子的眼睛被抠了下来，耳朵剪得一长一短，身上还有好几个破洞，填充的丝绵露了出来。兔子原本可爱的模样变得十分恐怖。

琪琪眼泪汪汪，小声对刘芸说：“妈妈晚上睡不着，拿我的兔子撒气……”

刘芸心里一紧，不好的预感更强烈了。

不久后，琪琪来到刘芸的办公室，说妈妈去给人寄十字绣，她想来这儿写作业。刘芸给她腾出办公桌，倒了一杯饮料。琪琪趴着写作业，刘芸突然发现，她的后脖颈处，有一道十分扎眼的黑紫色伤痕。刘芸问琪琪怎么了。她不停地抹眼泪，什么都不肯说。刘芸要带她去医院，琪琪也不肯。

刘芸把伤痕拍下来，发给一位医生朋友。他告诉刘芸，这可能是烫伤。怎么会烫到后脖颈呢？联想到最近白老师的状态，刘芸心里更不安，搂着琪琪不断追问。

琪琪终于哭着告诉刘芸，白老师最近状态很不好，时常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而且脾气十分暴躁，有一次甚至拿卷发棒烫她。

刘芸心疼，搂住琪琪说：“白老师病情又严重了，可能又得送她去住院。”琪琪哭着点了点头。

琪琪上学以后，刘芸去了白老师家。

白老师安安静静的，正在看书，见刘芸来了，连忙起身倒茶、削水果。刘芸环顾一圈，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儿看不出白老师犯病的样子。

刘芸拐弯抹角问白老师，家里有没有闲置的毛绒玩具，社区有义卖活动。白老师神态很自然：“琪琪说自己大了，不喜欢那些玩具了，早不知扔哪儿去了。”“琪琪后脖颈烫伤了，你知道吗？”“啥烫伤？”白老师显得很惊讶。

“你真不知道？”白老师想了一会儿，忽然说：“会不会是卷发棒？”“卷发棒？”

白老师说：“琪琪说要卷刘海，我就把卷发棒给她了，会不会是卷头发的时候烫伤了？”

母女二人说的话对不上。

借着复诊的机会，刘芸陪白老师去医院，做了全面评估和检查。医生告诉刘芸，白老师的病情控制得很好，持续用药就好了。

私下，刘芸和医生说了琪琪和白老师相互矛盾的那段事儿。医生变得十分严肃：“有些病人智商很高，会很好地伪装自己。如果出现自伤或伤人的情况，已经具备了收院条件，而且应该会直接收入半封闭区。”

暂时无法确定白老师是否伪装，但刘芸倾向于相信琪琪。琪琪没听说过半封闭区，提出想先去看看环境。刘芸担心吓着她，开始不同意。琪琪说：“我迟早也要去的，早去晚去都一样。”语气镇定得不像个十几岁的孩子。刘芸同意了。

隔天，白老师的主治医师陪刘芸和琪琪去参观病

区。灰色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充斥着奇怪气味的病房。这里的患者，有的面对墙壁，一动不动；有的像陀螺似的，不停原地转圈；还有的喃喃自语，又哭又笑。

路过餐厅，医生告诉刘芸：“每次吃饭，都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病人们经常不知为什么就打成一团。有一次，一个病人悄悄藏了一把勺子，晚上，差点用这把勺子，把邻床病人的眼珠子给抠出来……”

琪琪小脸煞白，紧紧抓住刘芸的手，颤抖着声音问主治医生：“我从电视上看到，精神病院和疗养院一样，有人照顾吃饭吃药，还有休闲娱乐活动，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那是康养区，轻症病人才住那里。”医生看着琪琪，“你妈妈出现伤人的情况了，没法安排去康养区。”琪琪浑身一哆嗦，刘芸知道她害怕，赶紧带她离开了。走出医院，琪琪沉默好久，突然说：“如果我妈没烫我，是不是就不用住院了？”

刘芸安慰琪琪：“傻孩子，这怎么能怪你呢？”

原以为琪琪是在责怪自己，可刘芸回家再想了想，觉得话里有话，就决定试探一下她。

世界大雨滂沱，你要勇敢要温柔

几天后，刘芸掐好时间，把白老师请到社区，烦请她帮忙给社区出一期黑板报。

白老师这些年不怎么唱歌了，但因为常年做十字绣，手上的活儿越来越好。她也乐于做些事儿。

趁白老师忙着写写画画，刘芸叫上片儿警，去了琪琪家所在的小区。琪琪放学回来，看到刘芸很是吃惊。刘芸告诉她，他们是来带白老师住院的。

琪琪急了，扔下书包，使出全身力气把来人往外推，嘴里大喊着：“我妈没有离家出走，也没拿卷发棒烫我，她一点儿都没有犯病，不去住院。”

刘芸严肃地盯着她：“琪琪，你之前不是这样做的。”琪琪不吭声了。

刘芸来了气，大声斥责琪琪：“你长大了，嫌你妈累赘了是吧？可再怎么着，你也不能用苦肉计把她送医院去啊。”琪琪的眼泪汹涌而下：“我是想把我妈送医院，但是我没有嫌她。”

看到琪琪流泪，刘芸心就软了：“那你到底咋想的，跟阿姨说说，你还小，有些事不是靠自己就能解决的。”琪琪随即从书桌抽屉里取出几张成绩单。刘芸仔细看了，每科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我想报重点高中，我肯定能考上，但是咱们那个重点高中是全寄宿。”琪琪抹了一把泪，“我担心没

人盯着，妈妈不好好吃药，到时候又发病。”

“你以为把妈妈送进医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刘芸说。琪琪双手捂住脸，“我上次去医院看过就后悔了，我不想上重点高中了。”

刘芸伸出手搂住她：“你只管放心去考你的重点高中，你妈妈的事儿还有阿姨呢。”

刘芸咨询了医生。医生告诉刘芸，对于一部分病人来说，拥有正常的工作和社交，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对于他们的康复很有好处。

刘芸心里有底了。正巧社区面对低保、残疾等特殊家庭招聘公益岗位，刘芸报请上级部门，顺利将白老师吸纳进社工队伍，并根据她的特长，分派由其负责老年文艺社团工作。

2020年9月，琪琪如愿进入重点高中，白老师也正式上岗。

上班第一天，刘芸一大早就赶到白老师家，想和她一起去社区。可白老师却不在家。刘芸心里慌慌的，一边往社区办公室走，一边不停给她打电话。

刚走到社区门口，就看到白老师正在洗拖布，大厅里的桌椅已经被擦得一尘不染。“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索性早点过来，打扫卫生。”

刘芸又气又好笑：“失眠对你可没好处！你得向我保证，每天都要好好吃药，好好睡觉，不然，我就‘解雇’你。”

“遵命。”白老师调皮地冲刘芸敬了个礼。

白老师不愧是搞过教育工作的，上手很快，不久就把老年社团抓得有声有色。老头老太太们都很喜欢她，天天围着她问长问短。白老师有点不好意思：“我早就不当老师了，你们叫我小白就行。”

合唱团的领队阿姨不乐意了：“你天天教我们弹琴、认谱，叫老师有什么错？”白老师笑了。

转眼半年过去，白老师完全适应了社区工作，琪琪也迎来了住校后的第一个寒假。

2021年2月初，恰逢琪琪生日。刘芸被白老师请到家里吃饭。吹完蜡烛，白老师取出一个精致礼盒。琪琪打开一看，惊喜大叫：“这是我的毛绒兔子吗？你从哪儿买的？”

白老师有点小得意：“你那款兔子早都下架了。这是妈妈亲手做的。”琪琪抱起兔子，摸了又摸，看了又看，随后扎进白老师怀里：“妈，我以前还想把你送到精神病医院，你不会怪我吧？”

白老师抚摸着女儿的头：“你是为妈好，妈都知道。宝贝，这几年难为你了。”

2021年秋季，新冠病毒席卷全国。白老师属于禁忌人群，不能接种疫苗。刘芸担心她感染，让她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白老师却怎么都不肯，天天穿着防护服奔波在抗疫一线。

2022年刚开春，天气还很冷。刘芸发现白老师的着装很奇怪：一只脚穿软皮平底鞋，另一只脚却光脚套大棉拖鞋。白老师一直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即使发病期间，衣着也总是利索的。这么奇特的装扮，刘芸还是第一次见。联想到医生交代过，春季是这类病人的病情高发期，刘芸不由得紧张起来。

仔细观察一会儿，刘芸发现白老师走路姿势一瘸一拐，很不对劲。刘芸把她按到椅子上，脱下那只大棉拖鞋，才发现她的脚肿成了一只大蹄膀。

“前两天转运病人，不小心扭了一下。没多大事，贴贴膏药就好了。”刘芸翻开她的手机，“肿成这样，还一天微信步数几万步，这只脚，你不想要了！”白老师坚决不肯回家休息，主动揽下了网络报送资料的工作。工作和数据十分庞杂，白老师处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

刘芸冲她点赞，她谦虚道：“我打小儿就爱写写画画、做手工。其他优点没有，细心倒是真的。”她微笑着，脸上露出一丝久违的自信。

2023年初，疫情放开之后，刘芸和白老师都“中招”了，索性一起窝在白老师的小家里。月光照进窗棂，刘芸问她：“这么多年了，琪琪的爸爸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过吗？”白老师摇了摇头：“没有。我有一种预感，他失踪不久，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你恨他吗？”白老师摇了摇头：“倪萍的《姥姥语录》里有一句话，‘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自己倒了，谁也扶不起来’。”

2023年7月中旬，琪琪被上海一所大学录取。辖区的一位企业家决定资助琪琪大学的全部费用。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琪琪开心地跑到社区办公室，和刘芸一起分享快乐。刘芸告诉她，妈妈带着老年合唱团去文化宫参加比赛了。

灯光璀璨的舞台上，白老师正担任指挥。她穿着宝蓝色的丝绒长裙，长发在肩头微微起伏。双臂开合之间，一曲《芳华》在整个大厅悠扬流淌。

琪琪奔上舞台，将手中的花束献给了妈妈。母女二人的脸映在向日葵旁，仿佛也被阳光照亮。□

编辑/王茜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400万盗金大案： 准破产老板悔伸“找补”之手



● 易墨

工程款收不回，供货商又催债……事业原本如日中天，却突然面临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的困境。

与之匹配的打击也接踵而来——妻子离婚，母亲脑梗，好好的家庭分崩离析、愁云惨雾。

身处事业寒冬、人生低谷，人们通常会怎么办？贵州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选择……

不再淡定：遭遇事业寒冬乱了方寸

“陈总，我那笔工程款什么时候能结呀？我公司等米下锅呀！”

“张总，不是我存心拖欠，确实是因为疫情原因，我们拿了订单，货发不出去，客户不打款。再说，我们当初合同约定好了的，如果遭遇不可抗力，付款时间顺延，这疫情不就是不可抗力吗？”

放下电话，董事长张从华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焦虑……

张从华出生于1984年，父亲是个木匠，20年前已去世。为方便照顾年迈的母亲，张从华大学毕业后放弃留在大城市，回到县城老家，先在一家事业

单位工作了一年多，感觉工资低的他果断辞职。

那些年，装修市场需求量巨大。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过一点手艺的张从华，加入当地一家装修公司，做起了木工。

张从华勤快又能干，很快就在业内站稳了脚跟。2011年，小有积蓄的张从华干脆辞职，成立自己的装修公司。短短几年内，公司便跻身当地行业前茅。

张从华在中心城区买了房，也购了车，并于2014年与当地姑娘宋小敏结婚，相继生下两个儿子。张从华将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陪老人逛街、购物。只要公司事务不忙，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辅导功课等事务，都由他来负责。

能干、孝敬、体贴……在亲友们眼里，张从华的形象无比完美。考虑到儿子们渐渐长大，他想买套更大一点的房子。

2019年上半年，张从华看中了中心城区一套复式楼。交完首付后，他从银行贷了90余万元，买下该楼。

接下来的几个月，公司又相继接了几笔大的订单。因为接触的人越来越高端，张从华贷款将自己

的座驾从本田升级为宝马，每个月又多支出几千元。

见儿子又是买新房又是购豪车，母亲担心之余，叮嘱张从华不要铺张浪费：“听说你的大房子和新车都是贷款买的，你还不还得上啊？”

“还得上，您老就放心吧！”张从华耐着性子说，觉得老人节俭了一辈子，小心谨慎很正常。

但市场及相应的环境却是不断变化着的，一场疫情不期而至，让毫无准备的张从华猝不及防。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起初，张从华及其公司团队还感受不到形势的严峻，依然在大肆扩张。

随着疫情的反复跌宕，公司开拓业务变得举步维艰，一些正在施工的项目，也遭遇原材料进场难、工人相继感染更换频繁等诸多困难。

更让张从华头疼的是，一些已经完工的项目也遭遇了收款的难题。

有一笔标的400万的项目，甲方是一家服装公司，工程是在2019年年底竣工的，按合同约定，甲方应在2020年1月付清100万尾款。但从1月到4月，公司相继派出数人催讨，对方均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没能付款。

尾款收不回来，自己公司的现金流也会受影响。无奈之下，2020年5月初，张从华只好亲自给对方老板陈凯打电话，催讨工程尾款，但仍然碰了钉子。

公司每个月的工资房租水电税费支出近百万，看着公司的资金出多进少，张从华心忧如焚。

事业上的不顺心，很快影响到了生活。

一天，张从华晚饭后接到员工的电话，称有个客户提出返修的要求，因为涉及把地面挖开重做，工程量比较大，员工不敢做主，让张从华定夺。

张从华正在告诉员工如何处理，大儿子跑过来，说一道数学题不会做，让爸爸教他。

张从华的思路被打断，不耐烦地冲大儿子摆了摆手：“去去去，一边待着！”大儿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跑到妈妈身边告状。

宋小敏一边给儿子擦眼泪，一边埋怨张从华：“这是家，不是公司！要耍威风到外面去。”

妻子的话点燃了张从华的怒火，他将电话往床上一摔，大声怒吼：“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为了什么？你不能帮我分担也就算了，少在这儿啰唆！”

夫妻俩结婚以来，爆发了第一次大争吵。

越急越错：“找补”之手伸向无辜金店

然而，事业上的困难还在继续。

一些小项目的工程款陆续收了回来，但量太小，于张从华而言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其间，张从华想过到法院起诉欠款的大客户，这几家客户的欠款合起来有几百万元。

但律师告诉张从华，这种民事诉讼的周期比较长，即便打赢官司，执行也需要时间。

而且，这些客户都是一些老朋友，张从华虽然对他们拖欠工程款强烈不满，但一旦对簿公堂，就意味着双方撕破了脸，将来相处可就难了。

张从华咬牙硬扛着。他和妻子商量后，将房子和宝马车抵押出去贷款，但支付完供货商的材料款和员工们的工资后，很快又见了底。

见公司朝不保夕，员工们陆陆续续离职。到了2021年年底，已经负债的公司只剩张从华一个光杆司令了。

2022年年初，张从华接到一家金店老板的订单，请他给金店安装防盗窗。彼时，张从华已经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

接到订单后，张从华立即赶到金店。这家金店规模不小，里面的金银器物亮闪闪的，十分夺目。

在金店老板的带领下，张从华将该店的房屋结构进行了一番了解。末了，老板告诉他，只需将金店右侧一扇面积为两个多平方米的窗户装上防盗网即可。

闻听此言，张从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这么小的工程，利润还不够一个月的油钱。

“我们公司现在手里的活儿太多了，这个工程你还是找其他人做吧。”张从华没好气地说，随后在金店老板诧异与愠怒交织的目光中离开了。

回家后，宋小敏问张从华项目情况，张从华没好气地说：“工程太小了，没接。”宋小敏一听急了：

“工程小了你不接，工程大了款又收不回来，你究竟想怎样啊？”“你懂什么？！”“是啊，我不懂。我只知道，再不挣钱，我们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

夫妻俩再次吵得山崩地裂。一气之下，他们当天就办了离婚手续。宋小敏只带了一些陪嫁过来的首饰离开，两个儿子、房子和车子都留给了张从华。

还没从离婚的震荡中回过神来，另一个打击接踵而来。

连续一周不见儿媳，在母亲的追问下，张从华

不得不坦白，他和宋小敏离婚了。母亲听完，当即昏厥。

张从华火速将母亲送到医院，老人被确诊为急性脑梗。万幸的是，因为送医及时，溶栓成功，老人捡回了一条命，但生活自理能力大受影响。医生告诉张从华，他的母亲患有高血压，叮嘱他不要惹母亲生气。

接二连三的状况让张从华蔫了，昔日走路带风的他，如今行走时会不自觉地佝偻着背。

那天，大儿子放学回家后，吵着要买平板，小儿子则要一块电话手表。张从华答应次日给他们买。

第二天，张从华亲自登门一家欠工程款的客户，低声下气地讨要工程款：“我儿子要买一个电话手表和学习用具，总共也就几千元。您要是一时还不了全部欠款，先支付我1万元也行。”

客户将双手一摊，苦着脸说：“我要是有钱不还，我是孙子。现在管控这么严，公司业务缩水缩得不像样了。你再等等吧。”

要债失败，张从华对儿子的承诺没法兑现。两个儿子哭得稀里哗啦，他的心情也糟糕到了极点。

那天，张从华再次讨债失败后，走在大街上，一坨鸟屎从路边的大树上落下，砸在了他的头上。他的情绪突然崩了——

“我这么努力、上进的人，怎么能潦倒？这么体贴老婆孩子的人，婚姻怎么能破裂？这么孝顺的人，怎么能将母亲气得病倒？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全世界都要与我为敌？”

张从华陷入了巨大的仇怨情绪中难以自拔，渐渐地，他的仇怨开始发酵，觉得社会上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2022年4月初的那天，张从华独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路过一家金店时，他突然止住了脚步。

这不是前段时间自己来过的那家金店吗？里面的金银首饰亮光闪闪，夺他眼球的同时，让他突发歹念：“凭什么他们有这么多钱？我凭什么不能进去拿一点？这社会欠我的，我得从社会上拿回来！”带着满腔难以排解的戾气，张从华决定盗窃金店。

为确保万无一失，张从华花了几天时间踩点，了解金店工作人员每天上下班的时间。

他知道金店外面有公共视频，还刻意将自己伪装成瘸子，跛着脚在金店附近进行打探。

因为此前了解过金店的结构，张从华知道，金店右侧那面窗户旁边的墙，是用普通的灰砖砌就

的。作为装修内行，他只需用手多敲几下便知。拆这样的墙于他而言，易如反掌。

2022年4月中旬，张从华接到银行电话，称如果他再不按时还款，银行将收回他的房和车，然后法拍还债。

如此一来，张从华不再犹豫，他决定动手。

12日凌晨时分，张从华戴着鸭舌帽和口罩，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瓦刀、绳索、布袋等作案工具，一瘸一拐地靠近金店，而后在几乎没有声响的情况下撬开了窗户旁边的灰砖墙，翻入店内。

进店后，“跛”着脚的张从华将店内监控探头掰弯，而后将金器、银器、玉器、手表等贵重物品，连着公章和发票，一起往布袋里装。

感觉差不多之后，张从华便从撬开的墙洞翻了出去，而后消失在夜幕中。

回首来路：身处低谷莫忘仰望星空

得手之后，张从华瞒着母亲将赃物偷偷带回了老家，埋在自家菜地里。

而后，张从华一边通过各种渠道销赃还债，一边紧张地关注着金店的消息，以便做好应对。

张从华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得手的当天清晨5时许，从手机里发现店内监控出现异常的金店老板，赶到店内发现遭窃后，火速报了警。

经警方调查，金店失窃各种金银器物600余件，总价值400万，是当地近年内发生的特大盗窃案。警方立即抽调了50余名精锐力量组成专案组，全方位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办案人员从公共监控视频中发现了嫌犯的身体特点——他“跛”了一只脚。为此，警方起初的侦破工作主要围绕“跛脚”人群展开。当然了，侦破工作迟迟得不到有效进展。

其间，张从华通过各种渠道，先后三次销售了200余件盗窃来的金银首饰，获利17万余元。这些钱，他用于偿还贷款和利息，同时留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开支。

在警方紧锣密鼓调查期间，张从华的精神每天都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在街上，看到穿警服的人，他就绕道走；听到警笛声，他就会下意识地发抖。

更让张从华崩溃的事情还在后面。

就在他实施盗窃后不久，一家欠款30万的客户，将32万元款项打到了他账户上，转账备注上还有

留言：“款打晚了，这2万元是利息，请别嫌少。”

张从华拿着这笔钱，偿还了一部分材料商的货款。不久，他又相继收到了其他项目的工程款。之前那家服装公司所欠的100万工程尾款，张从华也于2023年1月收到了。

随着工程款的结清，张从华的债务压力彻底解除，不仅抵押出去的房和车保住了，而且公司也恢复了勃勃生机，几位此前离职后“打游击”的骨干员工又相继回到了公司。

2023年春节，张从华带着母亲和两个儿子前往海南省三亚市，过了一个富足惬意的长假。踩在细软温暖的沙滩上，看海上日出日落，孩子们追逐着朵朵浪花，母亲则躺在折叠椅上晒太阳，阳光照在老人的头上，根根银丝如此耀眼。

那一刻，张从华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他和家人都被这美好的世界温柔以待着。

但潮声退去，夜深人静的时分，母亲与孩子们都已沉入梦乡，从梦中醒来的张从华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张从华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想借此平息内心的烦躁。一条消息弹了出来：“兄弟，还出货吗？”张从华点开一看，竟是自己销赃的买家之一。他犹豫半晌，打好的字，删除；再打一行字，再删除；最后打一行字：“对不起，没货了。”随后，张从华便将手机关掉，将对方拉黑了。

他扬起手来，狠狠地抽了自己几耳光：“张从华啊张从华，你为什么那么蠢？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事情？现在还能补救吗？还补救得了吗？”

第二天吃早餐时，母亲见儿子一脸憔悴，心疼地问他：“怎么黑着个眼圈？”张从华谎称：“追了一晚上的剧。”“多大的人了？还跟个娃儿似的，以后不要这样了！来，多吃点鸡蛋，多喝点牛奶。”

母亲的关切声声入耳，张从华强忍着泪水，不让它们滚落下来。母亲又问他眼睛怎么红了。他赶紧抽张纸巾擦了擦：“哎呀，不小心将调味瓶里的辣子溅到眼里了。”

回到贵州后，张从华一边努力经营公司，一边继续观察着警方的动向。好几次从金店路过时，张从华都在想，要是趁人不注意，将此前所偷的全部东西统统还回去，那该多好啊！

2023年2月底，张从华接到一笔订单，让他承包郊区一栋小高层的全部装修。按最低标准算，合同金额也近千万，利润可达百万左右。

签下合约的当天晚上，张从华开车回到老家，将老家尚未卖掉的金银首饰拿出来，又放回去；再拿出来，再放回去。

夜深了，风很冷，冷得刺骨。张从华蹲在那片菜地里抱着头，无声地哭泣着。

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在张从华的命运起承转合、跌宕起伏的同时，警方的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专案组收集了现场及周边大量视频资料，装满了上百个移动硬盘，不分昼夜进行查看。

在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提醒下，警方判断，“跛脚”很可能是嫌犯使用的障眼法，摸排范围应该扩大至所有人群。

不久，警方将嫌犯锁定为张从华。

2023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当送完孩子上学的张从华走到一个转盘处时，被事先埋伏在周围的民警抓获。尚未销赃的300余件金饰被全部追回，追赃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

落网后，张从华如实交代了自己盗窃金店的犯罪事实。当天，他被警方刑事拘留。

不久，张从华被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司法程序中。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相关信息做了技术性处理。）

[以案说法]针对此案，上海青年律师李莉萍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关。身处人生低谷，更需心存敬畏，仰望道德和法律的星空。

如果在事业或生活的寒冬，怨天尤人，只会让自己的负面情绪不断发酵，产生“全世界都在与我为敌”的错觉，最终将自己逼进思维的死角。一时陷入极端，难免会产生错误的判断，做出后悔一生的选择。

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咬牙坚持沧桑正道，多从提升自己做起，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合法地解决问题，才有可能安全度过危机，甚至迎来柳暗花明。没有谁是天生的幸运儿，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幸运降临，一切成就的背后，都有一个不服输、不逃避、努力坚持的灵魂。



编辑/戴志军
690518051@qq.com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情感女主播钟淑雅以清醒大女主人设在直播界混得风生水起。有一天，她突然晕倒在直播间。警方介入后发现，她是被人投毒，差点丧命。

烫手的流量密码： 师徒女主播好聚不好散

●星零

闺蜜主播成网红

2022年7月的一天，钟淑雅在直播，她感觉头晕恶心。好不容易撑到下播，一起身，眼前一黑，“砰”的一声，整个人直挺挺地仰倒在地上。助理吓坏了，赶紧拨打了120。

钟淑雅捡回来一条命。诊断结果显示，她是长期食用亚硝酸盐导致中毒。医院当即报了警。

钟淑雅时年32岁，是一名颇有人气的情感女主播，拥有自己的MCN公司，旗下有数个情感账号，还开设了情感课程。

办案民警在钟淑雅的别墅里，发现装食用盐的罐子里掺杂了亚硝酸盐。对此，保姆一无所知。

据保姆陈述，这栋别墅里只住了她和钟淑雅两个人，钟淑雅从不带外人回家住，偶尔会有朋友过来。钟淑雅为人计较、挑剔，尤其

是在吃喝上，给钟淑雅做饭，她都是用专门的一套炊具，调料和餐具也是专用的。她做自己的饭菜，则是用另一套工具和调料。钟淑雅的饮食，哪怕倒掉，也不允许她吃。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保姆没有中毒。

投毒的人，对钟淑雅的生活习惯和为人都很了解。办案民警立即排查钟淑雅的社会关系，发现她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还有多次被人打上门的记录，但没有人接触到钟淑雅的家。走访时，助理告诉办案人员，全公司唯一能随意出入钟淑雅别墅的，只有她的前助理王晓燕。办案人员找到王晓燕时，她买了机票，正准备逃离……

王晓燕时年32岁，2008年考上大学学习机械，和钟淑雅成了同学兼舍友。

有一天，钟淑雅偷用舍友的化妆品被发现，舍友责骂得很难听，

还非要报告辅导员。王晓燕有些看不过去，出面替钟淑雅解了围。

这件事之后，王晓燕跟钟淑雅亲近了不少。王晓燕了解到，钟淑雅年幼丧父，妈妈有智力缺陷，母女俩靠低保度日。对漂亮衣服和化妆品好奇的她，趁舍友不在动了她的东西。王晓燕家也普通，但比钟淑雅强，平日里她也会关照一下钟淑雅。

走近了之后，王晓燕发现，钟淑雅的心思都没放在学习上，总想着打扮和谈恋爱。王晓燕劝她好好读书，一起考研，她答应得好好的，没几天，王晓燕就撞见她衣着光鲜地从一辆豪车上下车。那辆车后来又来了学校几次。王晓燕恨铁不成钢，慢慢疏远了钟淑雅。2012年，她考研上岸，钟淑雅也毕业了，两人关系淡了，后来也没了交集。

硕士毕业后，王晓燕进厂做机械设计。这一行的工作环境和工

作氛围粗犷，很少有女性，王晓燕很不适应。她学历高，有理论，说话做事很认真，可在同事和领导看来，她太一板一眼了，不懂变通。工作上，她看不到前景，感情上也不顺利。

2020年年初，王晓燕母亲生病了，她干脆辞职，进了一家机械厂。每月工资五六千，在当地还不错，工作稳定，还能在家陪伴母亲，王晓燕还算满意。上班后，她认识了同事赵喆。

赵喆家庭条件还行，学历和能力也尚可，没有突出的优点，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王晓燕唯一介意的点，是他有些抠门。约会时，吃饭看电影，赵喆都要精打细算。母亲劝她，成家了，家里就需要像赵喆这样的。恋爱半年后，王晓燕跟赵喆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全是赵喆的精打细算和柴米油盐，平淡得乏味。王晓燕过得并不开心。

2021年初，母亲又病倒了，每个月要做透析，一个月透析费就要两千多块。王晓燕发了工资就把这笔钱打给了母亲。赵喆没说什么，还时不时拿些钱给王晓燕，让她给岳母买药买吃的。

可时间一长，赵喆还是会提醒她，他们有自己的小家了，补贴娘家要量力而行。王晓燕也认同。

2021年三月，春寒料峭，家里暖气发生故障，停气了，母亲被冻着了，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得不住院。王晓燕急着交住院费，手上钱不够，赵喆转了一笔钱给她，忍不住叹气：“咱们在备孕，说不定很快就会有孩子。现在养小孩很花钱的。”

王晓燕还在担心母亲呢，听到赵喆这么说，有些着急：“可是我妈要住院，情况很急。”赵喆随

口接了一句：“说来，还是挣得太少。”王晓燕听了，很难过，也很委屈。

2021年五一期间，王晓燕意外遇见了钟淑雅。钟淑雅妆容精致，衣着光鲜，开着奥迪，她差点没认出来。钟淑雅要送她回家，她推托不掉，上了车。

一路上，钟淑雅很兴奋地谈起自己毕业后的经历。毕业后她做起了服装生意，打打闹闹几年，也没挣到钱。后来认识了一个服装店老板，两人爱得死去活来。婚后，丈夫却对她家暴。她怀孕期间也被家暴，导致孩子流产。

2019年底，钟淑雅背着20万外债离婚了。她注册短视频账号做起情感博主，在短视频里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指导女孩们鉴别渣男。她的视频言语激烈，情绪饱满，加上长相优势，意外走红了。后来，她开了情感咨询服务和情感课程，成立了自己的MCN公司，还清了外债，还买了别墅和豪车。

看钟淑雅把婚姻与感情梳理得头头是道，王晓燕也忍不住向她吐槽了赵喆和工作上的问题。钟淑雅劝王晓燕：“你有才华，学历也高，跟我一起干吧，挣到钱了自己开心，能照顾好家人，还不用在婚姻里看对方的脸色。”

不动声色被洗脑

短视频和直播是风口，正好自己也不喜欢现在的工作，王晓燕动心了。她回家跟赵喆讲了，赵喆不同意，反问她：“你在单位干得好好的，是不想要这工作了吗？”

王晓燕试着跟钟淑雅商量，能不能兼职。于是，钟淑雅让王晓燕给她写短视频文案。王晓燕在事业和情感上挺坎坷的，写的文案直击女孩们的痛点。钟淑雅很满意，稿费给得很痛快。

王晓燕的稿费够给母亲做透析，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了，她很满意，对钟淑雅也很信任。

给钟淑雅写文案的那几个月，王晓燕心情特别好，在赵喆跟前都能挺直腰杆了。

后来，王晓燕的过稿率越来越低。她不明所以，也不好意思问原因。她将钟淑雅几个账号近期发布的视频全刷了一遍，发现全是“女人别搞男人要搞钱”“男人想搞大你的肚子你就搞空男人的钱包”“三招六句话帮助你搞定有钱男人”之类耸人听闻的言论。

王晓燕将她供稿的视频和这些视频做了对比，立即明白过来。之前的文案流量不稳定，近来流量更是直线下跌，但这些极端的文案发布后，流量快速涨了回来。

自媒体靠流量吃饭，但这些内容的导向有问题。王晓燕有些担心，第一时间联系钟淑雅，劝她说：“你粉丝那么多，又都是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孩，你发布的内容很容易误导她们的。”

钟淑雅反过来劝她：“大家看视频就是图个乐，打发时间的，谁还真往心里去？我讲的这些，不过是替她们过过嘴瘾。现实生活里，她们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王晓燕也知道，短视频的本质就是娱乐，而且，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确实是两码事，钟淑雅说得似乎有道理。考虑到母亲治病和生活需要钱，她干脆调整了自己的文案，配合钟淑雅稳住了流量。

这些视频，有网友骂她胡说八道，但有更多的女网友支持她。双方骂来骂去，反倒带来更多流量。钟淑雅开直播时，不少大哥慕名前来，给她刷贵重礼物。

钟淑雅的收入更上一层楼，

她给王晓燕也涨了些稿费。王晓燕很开心，在单位遇到的不顺，都被治愈了。钟淑雅还拉着王晓燕一起研发情感课程。

钟淑雅建议教年轻女孩通过变美、提供情绪价值的技巧、PUA社交艺术、鉴别有钱直男等技能，去钓有钱男人。王晓燕不认同钟淑雅的观念：“这种内容，口嗨一下就行了，堂而皇之地卖课就离谱了。不说别的，万一有人当真，整容失败，或是介入别人的婚姻，搞不好人生都毁了。”钟淑雅笑了：“你去看看网上有多少这样的课？韭菜伸头，你不割就被别人割了。”王晓燕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

王晓燕不想参与课程，正在犹豫时，单位发布裁员降薪的通知。王晓燕是不喜欢这份工作，但谁又会拒绝每个月准时到账且不算低的薪水呢？

很不巧，母亲病情加重，又要住院。王晓燕跟赵喆商量，想找他拿点钱给母亲。赵喆顺嘴问她：“你写文案的稿费呢？”王晓燕一时语塞。赵喆叹气道：“我其实猜到你把稿费给你妈妈了，可我想，那是辛苦兼职赚的钱，我不该说什么。可是，我们俩也要养这个家啊。你补贴娘家，也要量力而行。”

王晓燕想起钟淑雅的话，一个男人，他口袋里只有100块钱，如果爱你，他会为你花99块；女人，你为什么要嫁给没钱的男人，去给他扶贫……

第二天，王晓燕去找钟淑雅借钱。钟淑雅当场让助理给她打了3万元。“你瞧不上我输出的观点，还说我要做的课程三观不正。可你看看你自己，天天被一个学历和能力都不如你的男人打压。”

王晓燕哭了。钟淑雅叹了口气，劝她说：“我们的课程就是帮女孩PUA的，劝女孩们不要盲目走进婚姻。跟婚姻一样，工作不好，辞职就好。你干脆趁机拿了赔偿走人，加入我的公司。”

回想自己的婚姻，王晓燕竟然找不到开心快乐的片段。赵喆抠门儿，说穿了就是因他没钱。自己兼职赚的钱给母亲看病，他觉得不应该；自己在单位受了委屈，他不安慰自己，还说自己太呆板，硕士白读了。王晓燕意识到，自己确实被赵喆PUA了。这个婚，她结得也盲目。

于是，王晓燕不顾赵喆反对辞了职，跟钟淑雅的公司签了合同。她用自己的身份证注册了账号。钟淑雅将自己的经验和核心课程等内容，毫无保留地教给了王晓燕。王晓燕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就积累了数万粉丝。

不过，王晓燕有自己的原则，在直播和短视频里，去掉了有不良引导的内容。钟淑雅说了她几次，见她不为所动，干脆也不勉强了。

工作室几个账号的流量渐渐稳定，课程也卖得不错。但开了两期课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花费两万多的学费学了一堆技能，可大款到哪里去找？学员们对钟淑雅和她的课产生了怀疑。很快，有几个学员私聊要退款。

王晓燕担心事情会失控，到时候不好收场。钟淑雅倒是很淡定，还笑话王晓燕慌里慌张的。

用魔法打败魔法

2021年11月，钟淑雅开了一期线下课程。她还叮嘱王晓燕要格外留意长得漂亮的学员，重点引导她们买课。报名截止后，钟淑雅特意将年轻漂亮的女孩编在一个班，带她们到高档酒店去上课。

钟淑雅一开场就承诺，会给他们介绍高质量男友。“这些男人长得帅学历高，有的身家过亿。你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如果能怀孕上位，千万不要犹豫。”钟淑雅还顺手又收了一笔介绍费。

王晓燕目瞪口呆。钟淑雅所谓的高质量男友，有言行粗俗的小老板，有爱吹嘘的小网红，都是她从网上笼络过来的。王晓燕提醒她，真这么干，迟早要出事的，钟淑雅叹气：“你怎么这么死脑筋？”

王晓燕没办法看着这些女孩踏上歧途。有一天，她给学员直播时，提醒大家要独立思考，许多言论不要全信；要学会鉴别，千万不要被人两头吃。

一下播，钟淑雅的电话就打过来：“你在我的直播间拆我的台？”钟淑雅急眼了，指责王晓燕背刺她。王晓燕有些后悔，不该说得那么直白。

很快，之前对钟淑雅产生怀疑的女孩们要求退款。钟淑雅怕事情闹大，很爽快地退了钱。那天，钟淑雅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王晓燕拍桌子，要她想办法挽回损失。王晓燕说想不到办法，钟淑雅拿起矿泉水瓶就砸了过去。王晓燕没被砸中，但被洒了一身水。王晓燕觉得屈辱，提出要辞职。

钟淑雅没有挽留：“辞职可以，欠我的钱尽快还了。按照公司的惯例和行业规定，你必须签竞业协议。”另外，王晓燕要再直播3个月，收入全归公司，用来抵偿在钟淑雅这里学习的费用。

王晓燕同意了。工厂的工作辞了，做情感博主的路子也被堵住了。王晓燕心情很低落。赵喆听了，也着急了：“你总是这样，不懂变通。在厂里上班是这样，在钟淑雅那里也是这样。”王晓燕被“死

脑筋”这句话激怒了：“我在跟你解释辞职的原因，可你根本不关心真相不关心我，只会打压我！”

生活工作一团乱麻，可王晓燕还得硬着头皮直播。有一天，有个男粉丝接连在飘屏上发问候消息：“你气色不太好，是太累了吗？”“要注意身体。”

起初，王晓燕没在意，可接连几天，这人都蹲在直播间里嘘寒问暖，还刷礼物，争当榜一大哥。打赏都进了平台和公司账上，王晓燕有些心疼，劝他别刷礼物了。

很快，王晓燕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私信，没有暧昧的言辞，只是简单地询问她为什么情绪低落。王晓燕忍不住多说了几句。对方说自己有情感问题，想当面请教，在网上说不清楚。主播跟榜一大哥见面并不稀奇，王晓燕也想感谢对方对自己的关心，就同意了。

那天，王晓燕被对方劝酒，喝醉了。第二天醒来，是在酒店。榜一大哥有给她留言，说她不肯回家，就把她送来酒店了，等她睡下后，他就离开了。

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可不知怎么回事，赵喆知道了，闹着要离婚，让她净身出户。王晓燕拿到酒店的监控，证明对方送她到酒店后就离开了，但赵喆不信。王晓燕受够了，签字离婚了。

离婚的事，王晓燕没有声张，每天照常来工作室上班，直播。她想得很清楚，三个月期限不算长，她能坚持。而且，这个账号，或许会是她今后的生计，好好直播，多多露脸，就当积累经验和粉丝了。

离合约到期还剩个把月时，王晓燕突然被人投诉抄袭，卖假课，导致账号被封。王晓燕多次申诉都没用。这时候走，得赔一大笔钱。王晓燕决定留在工作室打杂，

挨到合同到期。

2021年底，总务小李喊王晓燕帮忙整理元旦的礼品。王晓燕清点时发现多了3份，提醒小李。小李说是给公司的编外人员的。她心情不错，跟王晓燕多八卦了几句：

“今年下半年，老板雇用了几个编外人员充当榜一大哥。他们平常不来公司，领的是业务费。不过，老板嘱咐我，要给他们年终礼物。”

王晓燕很疑惑：“编外人员主要干些什么呢？”“女主播、女学员闹得厉害，他们就出面摆平，找机会在女主播女学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摆拍一些模棱两可的视频和照片，拿捏对方。”

王晓燕一下想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特别是账号被封得蹊跷。她找人帮忙查出，投诉导致她封号的人的确是公司的。

王晓燕去钟淑雅办公室找她对质，钟淑雅承认了：“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瞎闹，拆我的台。那件事闹得你离婚了，这不是我的本意，但你那段婚姻就是鸡肋，离了不是更好？这次的事，正好也让你开开窍。你也别走了，留下来吧，给我做助理，写文案。不然你去哪儿挣钱给你妈妈治病？”

钟淑雅说得云淡风轻，王晓燕“嗯”了一声就离开了。

王晓燕常想起与钟淑雅重逢后发生的那些事，越想越觉得，自己跟那些年轻女孩一样，被钟淑雅洗脑了。自己跟赵喆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要养老人，今后还要养孩子，日子可不得精打细算。母亲生病住院，赵喆也没袖手旁观……

2022年1月初，王晓燕利用去钟淑雅家的机会，将亚硝酸盐掺到钟淑雅的盐罐里。亚硝酸盐跟食盐性状、味道极为相似，很难分

辨，长期食用易引发高血压、头晕头痛、恶心腹泻等。王晓燕想让钟淑雅停播，拯救那些年轻女孩。

钟淑雅长期食用亚硝酸盐后，逐渐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还有高血压。她以为是熬夜直播造成的，而且，她工作太忙，这些身体的小毛病，她没太在意……

案发后，王晓燕非常后悔。万幸的是，钟淑雅被抢救回来，身体也慢慢康复了。

2022年底，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未遂罪判处王晓燕有期徒刑7年。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相关信息做了技术性处理。）

[以案说法]情感博主为收割流量，不惜渲染个别案例，输出极端观点，洗脑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以此获取暴利。孚日律师事务所陈辉律师指出，在追逐流量的当下，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不被所谓的“流量密码”裹挟。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在法律的底线之上，还有公序良俗。互联网不仅提供海量信息，也在传播各种价值理念。除了流量和财富，我们还应坚持底线。因为底线不仅仅是尊重别人，更是保护自己。



编辑/张亚萍
2552812880@qq.com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天上的星星会说话

● 芒来

塔吊妈带飞鼓手娃

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辰辰上小学后，妈妈张淑萍经常接到班主任和家长的投诉，她们都想让辰辰离开。张淑萍不信邪，坚持到班上陪读。

以下是张淑萍的自述：

心酸：家有孤单的“小星星”

那天，我正在足疗店给客人做足部按摩。隔着房门，听到外面传来女人的尖嗓门。“张淑萍在哪里？我找张淑萍！”

我赶紧出门。来的是一个穿红裙子的胖女人。我把她带到大厅一角，特意给她泡了茶。“我就是张淑萍，找我有什么事儿？”

女人双手抱胸，眼神凌厉，上下打量着我。“我不是来喝茶的。”女人

“啪”地将她的包丢在茶几上，“你儿子在班里发疯，打了我女儿，说说，怎么着？”

这下我知道了，女人是我儿子同学乐乐的妈妈。

前天，儿子辰辰在学校用细棍子敲前排女孩乐乐的头，被班主任王老师拎出来站在讲台上。王老师要儿子向乐乐道歉，但他一直沉默，

王老师上前拉扯。儿子突然大叫起来，推了乐乐一把，导致乐乐的头磕到了讲台。

到了晚上，乐乐妈直接把乐乐头部受伤的照片发到了微信群里。从照片上看，乐乐额头青紫了一点儿，还蹭了点皮。我赶紧道歉。乐乐妈是家委会主席，其他家委会成员见状，也在后面发表看法。

“这一看就打得不轻，看着都让人心疼。”“好险啊！这个位置再下一点就要到眼睛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手忙脚乱地应付着群里的发言。看今天这架势，乐乐妈还是没消气，这才闹到了足疗店。

“你儿子是出了名的没教养，这开学才多久，他在班上惹出了多少事？”女人怒气冲冲地说：“我来就是要警告你，让你儿子离我女儿远点。儿子没家教，你这个当妈的不会也不懂事吧？”

我咬着下唇一再道歉，把足疗店的电子充值卡往她包里塞。

乐乐妈的那些话虽然难听，但我无力反驳。

4年前，我和丈夫离婚。离婚时，辰辰才两岁半，丈夫不愿意养他，我就把他送到老家，让爸妈帮我照顾。他在老家读幼儿园时，老师就说过他跟其他小朋友玩不到一起，还喜欢重复做一个动作，比如开关灯、推拉门、开关水龙头，不管他的话，能持续做一两个小时。

当时，我在重庆市巫山县一家火锅店打工，一咬牙，坚持把儿子接到身边亲自照顾。儿子进小学后，为方便接送，我便在儿子学校对面的足疗店做技师。有时候，我也觉得儿子有点“憨”。他嘴巴特别笨，会说的词十根指头都数得过来，开学没多久，就不停被家长老师投诉。可是，被人这样当面奚落，我还是很难

过、很丢脸。

乐乐妈来找我闹了这一场之后，除了在群里说些阴阳怪气的话，倒也没再找我们麻烦。这事儿，我也没放在心上。

一个月之后，辰辰回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妈——妈，老师说，我——唱——小星星！”辰辰手里扬着一张卡片。我一看，是张邀请卡。

原来，班上要在大礼堂表演童话剧。听那意思，是老师让他唱小星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惊喜。之前和王老师几次打交道，我明显感觉到，她对辰辰给她“惹事”很不满意，还明里暗里暗示我，辰辰是“多动症”，要我带他去看看。

我也带辰辰去巫山县城本地医院检查过。医生非常谨慎，说孩子的状态还不清晰，确诊需要几周时间。现在，听说王老师肯给孩子表现机会，我十分兴奋。于是，我每晚都一字一字教他唱“一闪一闪亮晶晶”。这是我从小就给辰辰唱的歌，即便如此，他还是反复学了几十遍，才能比较流畅地唱完。

演出当天，我穿上最好的衣服，特意做了发型，牵着儿子去学校。在台下，我仰头看到，辰辰站在舞台的一角，将一个巨大的“小星星”道具举过了头顶。我不停鼓掌，期待着他走进聚光灯下。可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地出场，等到这个表演似乎都要结束了，辰辰依然孤零零地站在角落。

我这才反应过来，班主任根本没安排他唱歌，只不过，这是一个要求全班都参与的节目，老师便让辰辰充当“小星星”的工具人。辰辰似乎还搞不清状况，他一直努力地踮起脚尖，要用星星照亮所有人。我心里一阵发酸，也为儿子骄傲。

正想多给儿子拍几张照片，台下一个孩子突然玩起电话手表，手表手电筒的光刺到辰辰的眼睛。辰辰全身抖了几下，便像受了刺激般大喊大叫起来，还推翻了做表演道具用的桌子。

桌子一倒，前面的孩子们险些被撞到，孩子们推推搡搡，惊恐地乱跑起来，摔倒的摔倒、大哭的大哭，乱作一团。

班主任气得三步并两步一把将辰辰拉拽过来，冲我说：“你儿子脑子不正常！我早就和你说过，他迟早会出问题，赶紧带走！”说完，她不再看我们一眼，快步跑向校长去解释。

我只能一声不吭地带着辰辰离开。出门前，我们撞见乐乐妈，她双手抱在胸前，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看到没？你儿子就是定时炸弹。根本不适合留

在班上。”

当天下午，我带辰辰又去了市医院儿科。医生告诉我：“经过前面几次反复排查和谨慎考核，确诊辰辰患有自闭症。”

我一听，整个人像被劈了一样。

当晚，辰辰睡在我旁边，感觉到我翻来翻去，很生气：“妈妈，不——乖，不——睡觉！”

“妈妈是不乖。”我背过身去。医生说，自闭症最佳干预期是2岁，可我却一直以为孩子只是比别人开窍晚，没有早点发现。

等再次去学校门口接辰辰时，我主动跟王老师说了确诊自闭症的事。王老师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王老师告诉我：“你可能还不知道，乐乐妈现在联合了家委会和班上一些家长，说要联名投诉，要写信给校长，说不能接受一个没有教养、经常抽风的孩子在班上。”

“王老师，辰辰只是生病了，他不是傻子，也不是神经病。”我纠正她。

“行，既然生病，那还是去专门的治疗中心做康复吧，别耽误了。”王老师反反复复就是这句话，我听出来了，她是急于把辰辰这个麻烦甩出去。

巫山没有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好机构，我去重庆市里打听过，普通机构一个月要3万，一年就是36万。我根本没钱负担这么昂贵的治疗费用，只能厚着脸皮跟王老师来缓兵之计。

为了不给老师、学校增加负担，也为了让孩子好起来，我只能积极带儿子治病。

陪读：一段艰辛的人生路

医院开的药，辰辰不愿意吃，我骗他那是“聪明药”，吃了就不会再被人喊“傻子”。听了这话，辰辰每次捏着鼻子强迫自己吃下去。

周末，我带儿子骑车兜风，一遍遍教他什么是花、什么是树，教他怎么过红绿灯，教他怎么跟遇到的熟人打招呼。一个简单的称呼，我要重复几十遍，儿子才能记住。但最头痛的不是这些。

每天，我的手机都不敢静音，因为手机一响，我就知道儿子又在学校惹事了。总有家长不停打电话，说辰辰弄脏了他家孩子的书本，说辰辰冲他家的孩子大吼，把孩子吓得直哆嗦。

“对不起”成了我的口头禅。后来，只要听见客人手机发出提示音，我整个人也会跟着一颤。医生

说，养宠物对自闭症孩子有帮助。我给辰辰养了两只乌龟。辰辰言语温柔了不少，但手机又跟着响了。

“你今天到底给辰辰带了几只乌龟来？”王老师的怒火已经通过电话烧了过来。什么乌龟，我一头雾水。

“少了一只，辰辰在课上大喊大叫，根本停不下来！”

原来，儿子瞒着我把乌龟带去了学校，上课上到一半，他发现少了一只乌龟，情绪很激动。老师没办法，只能发动学生帮他一起找乌龟。午休时，电话又响了，还是王老师。“乌龟没找到，你儿子也不见了，自己来找吧！”

我赶紧请假去学校，跟着几个老师一起，上上下下把学校翻了个遍，最后，发现辰辰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水。

当晚，乐乐妈在微信群里发言，“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不是替某些人的儿子找乌龟的。”

其他家长也跟着说：“有病治病，不要耽误别人的学习啊。”

我只能打过去两个字——“抱歉”。孩子得了自闭症，我没有办法要求其他家长都给予理解，也明白这世上并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

王老师再次暗示我，要么把辰辰转学，要么送去治疗机构。

这两条路，对我来说，都不可能。被我磨得没办法，王老师终于让了步，“那你来教室陪读？”我本想说，陪读的话我就没法挣钱养家了，但看王老师的样子，我咬了咬牙，说：“我陪！”

辰辰听说我要和他做同学，高兴得不行。早上，他跟我手牵手到学校，进了大门，就兴奋地跑在前面，想让我追他。

“妈妈，羞，跑不动。”辰辰一个劲儿“咯咯”笑，冲我挤眉弄眼。我满头大汗，心想陪读也不全是坏事，辰辰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上课时，辰辰坐最后一排，我搬个凳子坐在最后面。老师讲题，辰辰在课本空白处涂涂画画，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我掏出本子，帮他记下笔记，等回到家再教他一遍。

有时儿子心不在焉，去抓前排乐乐的马尾辫、摇她的凳子，我就要第一时间冲上去，拦住他的手，一遍遍教他说“对不起”。

有我在，儿子情况稳定了不少，没有再闹事。放学我背着书包，跟学生们一起排队走出学校，大老远

就听见乐乐妈故意提高了嗓门，跟一帮妈妈说，“35岁的人了，跟儿子坐一个教室，不是分散其他孩子的注意力吗？哎，好好一个班，搞得乌烟瘴气。”

我已经无暇顾及这些，只要辰辰不添乱，能正常上课，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有一次，老师特意点儿子回答问题，他不会，我就站起来代替儿子回答。没想到，我的回答让老师很满意，他表扬了我这个“学生”，还说让孩子们学习我的勤奋努力。

孩子们都笑了，我看到儿子也笑了。

自打陪读之后，我把工作都换成夜班。接了儿子就要去足疗店。为了不影响客人，我让儿子去隔壁架子鼓店玩。

架子鼓店的老板人很好，得知儿子有自闭症，他说：“我舅舅的孩子也是自闭症，现在23岁了，弹得一手好钢琴，日常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还能去舅舅的服装店帮帮忙。”

他看我们母子不容易，主动教儿子打架子鼓，没想到儿子一学就会。我惊讶极了，从小儿子做什么都慢半拍，唯独喜欢敲敲打打，这回倒是找对了地方。

想到医生也推荐过“音乐疗法”，我动了给儿子报架子鼓的想法，这样辰辰放学也有个地方打发时间。没想到，老板坚决不收钱。

说来也怪，辰辰在那儿十分专注，不吵也不闹。

一个学期过去，儿子的情况好了一些。别人说话，他能认真地看着对方，无论是否听得懂，都会耐心等别人把话说完，再安静地点点头。

最让我高兴的是，乐乐慢慢接纳了辰辰，课间还教儿子画画。

暑假，我带儿子去儿科复诊，医生说孩子进步很大。我把复诊结果给王老师，她对我刮目相看：

“我真没想到你能坚持这么久，本来以为陪读个一阵子，你就会知难而退，没想到……”

王老师说，升二年级后，她会盯着辰辰，我终于可以不用再当小学生了。这个消息让我心口的大石头猛地卸下来，近一年来，我每天只能睡4小时。

也许是一下放松了神经，晚上我给客人剪指甲时，没挨住眼皮打架，手抖了一下，剪破了客人的脚。经理为了息事宁人，只能赔钱，转头对我说：“这笔钱是公司给你的裁员款。”

当天，我就被解雇了。

骄傲：塔吊妈带飞鼓手娃

我丢了工作，好几天都失魂落魄的。好在，我爸以前做塔吊，我请他过来帮我考吊车资格证，去挣塔吊的钱。

爸爸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开塔吊是高危工作，男人都不见得能干下来，你一个女的，干这个？”

“开吊车一个月能有小一万。辰辰治病需要钱。”我坚定地说。

爸爸还是直摇头，“跟我一起开吊车的两个兄弟，一个翻车死了，另一个腰椎间盘突出住院了！”

最终，我爸拗不过我，同意了。

巫山县周边有很多待开发的山路，那里是练车的好地方，我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坐在副驾驶座上学爸爸怎么操作，自己再买个吊车模型，回到家后用它模拟开车。

辰辰从小就喜欢车，他也跟我一起学，还一字一顿地说：“妈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都是我在训练他时，经常跟他说的话。没想到孩子记住了，反过来激励我。

那个夏天，我晒得黝黑，终于顺利通过了特种作业吊车操作证。爸爸通过熟人推荐，给我找了个神女峰边上的作业项目。

儿子特别喜欢吊车，周末，我会接他到驾驶室里，等待作业指令。闲暇时，他就跟我一起坐在车里看风景。儿子用彩笔在车玻璃上画天空的燕子，画海豚。

我有点奇怪，问他：“你没有去过海洋世界，怎么会画海豚的。”

“乐乐，小老师，教我。”辰辰神气地说。我看着辰辰眼睛发光的样子，感慨孩子间那份简单和纯粹。

辰辰二年级开学不久，有天，我正在烈日下作业，好久不响的手机又突然响起。我一惊，担心辰辰是不是又犯病了，接起来，是王老师打来的。

她说：“学校迎国庆组织文艺表演，所有学生自愿参加，不参加的可以不用去学校。那几天，你刚好可以带孩子去做治疗。”

之前我就在微信群看到了这次活动的通知，班上每个孩子都接龙报了表演节目，我很想辰辰也能参加，现在，听王老师这意思，是暗示要辰辰留在家里，免得像上次那样出洋相影响班集体。

我想了想，还是鼓起勇气说：“王老师，我希望能给辰辰一次机会，他的架子鼓已经学得有模有样

了，完全可以上台表演。”

王老师不吱声。

“真的，我这有视频。”我马上把孩子表演架子鼓的视频发给王老师看，但王老师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原本以为这事没了希望，没想到，第二天，王老师主动给我来了电话，这回她的声音高了两度：“辰辰妈，乐乐她们几个女孩要表演歌舞《芒种》，想找人给她们打架子鼓，班上有个会架子鼓的学生，但他去北京参加比赛了。”

“辰辰可以打！”我赶紧争取，求王老师给辰辰一次彩排机会，看看再说。这回王老师同意了。后来几天，王老师时不时跟我打电话“报喜”：“辰辰在学校排练得非常好。”

“辰辰今天排练一次错误都没犯，乐乐还冲他竖大拇指。”我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就像是自己得到了极大的认可。

没想到，登台前一天，乐乐妈知道了辰辰将为乐乐配乐的事情，反应很激烈。她在群里发了一大段牢骚。

“我反对让辰辰参加。上次就是他大喊大叫，把我们班的节目都毁了。破坏表演就算了，万一他出手伤人可怎么办？再说，这次，校长也邀请了别的领导观看，万一出了纰漏，算谁的？”

我知道，她实际上是担心我儿子犯病，影响她女儿的表演，毕竟乐乐是这个节目的主角。但这次，家长群里没人接她的话。半晌，王老师回答：“算我的。”

我很感激，但心里更忐忑了。乐乐妈没有说错，谁能保证辰辰能顺利完成演出呢？

表演当天，我在台下捏紧拳头。乐乐和女孩们翩翩起舞着进场，儿子最后一个走上台，迎着聚光灯，安安静静走向架子鼓。他一坐下来就像变了个人，全程安静且专注，无论台下发出怎样的声音，节奏一丝不乱。

我全程为儿子捏着汗，总算等到表演顺利结束，儿子鞠躬下台，一点纰漏都没出，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回，孩子们的表演赢得满堂彩。

王老师冲我比了一个“耶”的手势。我扭头刚好撞见乐乐妈的目光。她边鼓掌，边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编辑/邵鸾飞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富妻失踪迷云： 扶弟魔咒 箍住落魄强夫

●乡愁



2016年，女董事长张康雅莫名失踪，家人心忧如焚。

2022年5月，该案告破，张康雅被确认遇害。主犯之一，竟是她最信任的人——再婚丈夫姚文远。

交代犯罪动机时，姚文远捶胸顿足，懊悔不已：“都怨我那不长进的弟弟……”

富姐遇害：凶手竟是枕边人

2016年1月中旬的一天，刘语腾和丈夫一起到公安局报警，称其母亲张康雅失联一天了，他们担心母亲遭遇意外。

警方立案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张康雅离家时的公共视频，民警们发现，张康雅失踪当天乘坐大巴前往郊县，张康雅的再婚丈夫姚文远的老家在那里。

张康雅和丈夫、继子、女儿女婿平时都住在雅安城区，时不时抽空回老家看看年迈的公婆。这一次，她是不是也去看望老人了呢？

当民警找到住在老家的姚文远父亲时，老人却说张康雅最近并没有回去。

不过，民警此行仍有收获。有村民声称，他们好像看到过疑似张康雅的女子，她和一个男人去往了郊县附近的深山方向。

这片大山，树高林深，地形复杂，平时行人极少。如果目击者看到的真是张康雅，那么，和她同行的那名男子是谁？他们去那里，究竟有何目的？

民警调取了张康雅失踪当天她和姚文远的通话记录，发现一个蹊跷的情况：事发当天，不仅姚文远和张康雅夫妻俩有数次通话记录，姚文远和他的弟弟姚文近、姚文近与嫂子张康雅之间，也有频繁的通话。

经调查，张康雅与小叔子姚文近平时并没有什么交集，但在张康雅失踪当天，姚文近异乎寻常地一早就前往了张康雅抵达的地点方向。

警方认为，如果姚文近真的和张康雅一起上山了，那么张康雅的失踪有着多种可能性，或许已经命丧深山。为此，警方组织了大量警力对山林展开搜索。但搜了3天，没有搜到张康雅的踪迹。

警方也曾传唤过姚文远和姚文近。面对警方问询，姚文近声称，事发当时自己在女友小江家中，有不在场的证据，小江也说是真的。而姚文远声称他和妻子张康雅感情很好，没有理由去谋害妻子。

张康雅的女儿刘语腾说，母亲是2014年和继父姚文远结婚的，婚后张康雅继续经营她的公司，姚文远

从旁协助。

虽然是半路夫妻，但两人妇唱夫随，看上去相处得还不错。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刘语腾暂时找不出姚文远要伤害母亲的理由。

由于缺乏关键证据，没有直接证据能证实张康雅已经遇害，警方释放了姚文远、姚文近兄弟。

如此一来，案件侦查一时难有头绪。

张康雅失踪后，除去刘语腾在公司所占的极小股份之外，张康雅剩下的钱和生意都被姚文远接管。姚文远将公司转了型，经营其他业务。姚文近一直处于闲散状态。

2022年，当地开展积案清理行动，张康雅失踪一案侦破进度加快。

一个举报人向警方透露，一次酒后，当晚下了很大的雨，姚文远借着酒劲给姚文近发了一段微信语音，问姚文近：“雨这么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冲得出来吗？”然后，姚文近回复：“你不要管，没有问题的，你放心吧。”

兄弟俩这段不经意的对话，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专案组决定再次对姚家兄弟采取必要的措施。

2022年6月，当地警方对姚文远进行了抓捕，当天姚文近及其当年女友小江也被抓捕到案。

和6年前不一样，这一次小江告诉民警，她当年配合姚文近撒谎骗了警方，实际上，张康雅上山的那段时间，姚文近没和自己在一起。

但姚文远和弟弟姚文近的态度差不多，对于6年前张康雅失踪的事情三缄其口。但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姚文远最终坦白，张康雅被自己和弟弟姚文近合谋杀害了。

在姚文远的指认下，民警来到郊县大山深处的一条小河边，在此挖出了60块骨骸。经鉴定，确认是失踪人员张康雅的尸骨。

如果说有刑事前科的姚文近杀人，也许并不奇怪，但姚文远明明与受害人恩爱幸福，他为何要向心爱的妻子下此毒手呢？

随着审讯工作的深入展开，令人扼腕的隐情被揭开……

何其无奈：落魄强夫要挟弟

出生于1972年的姚文远大学毕业后在国企待过一段时间，后来下海经商。2007年，姚文远的公司年销售额近亿元，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企

业家。

美中不足的是，姚文远的第一段婚姻破裂了。离婚的原因，不在于夫妻俩本身，而在于姚文远有一个令他操碎了心的亲弟弟……

弟弟姚文近出生于1976年，从小顽劣不堪，打架、逃学是能手，初中没念完，就被学校劝退。父母为此心忧如焚，姚文远对他也是又疼又恨。

姚文远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姚文近因盗窃罪被判入狱。从狱中看望弟弟回到家后，年迈的父母在长子面前老泪纵横：“文远，你弟今后就靠你了！”

彼时，姚文远刚刚入职当地一家国企，每个月工资只有500元。住在公司集体宿舍的他，只留200元作为自己的饭钱，其余的钱全部交给父母，作为两个老人和弟弟的生活费。

对于哥哥的付出，姚文近视为理所当然，坦然接受之余，每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在父母的要求下，姚文远替弟弟在县城一家汽修店找了份学徒工的活儿。

但姚文近做了不到两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回老家吃饭的时候，姚文远问弟弟怎么回事。姚文近不屑地说：“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鬼给他干。”“一个月不是有100元的补贴吗？而且包吃包住。”“哎呀，反正我不去，要去你去！”

兄弟俩吵得面红耳赤，父母急得两边劝说：“文远，你少说几句。你弟才十几岁，不懂事。文近，你哥是为你好。”

在父母的劝说下，兄弟俩这才“休战”。但类似的争吵仍时有发生。

吵归吵，姚文远内心还是心疼这个比自己小5岁的弟弟的。他明白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有大学学历的人尚且如此辛苦，弟弟这个初中肄业生，将来的生存会多么艰难，姚文远想想都揪心。

无论怎么样，也要把弟弟照顾好。为了年迈的父母，也为了自己这个长兄内心的安宁。

就这样，姚文远工作之余，一直尽己所能地照顾着弟弟。

时光流逝，转眼姚文远大学毕业都五六年了，他也从原先的公司辞职，自己创建了一家贸易公司，经营各种机械设备。

其间，姚文远让姚文近到自己的公司，安排他跑业务。但姚文近跑了几个月，一笔业务也没谈成，干脆不干了。

2003年，31岁的姚文远和县城一位姑娘结了婚。此时的姚文远已经在商界站稳了脚跟，事业风生水起。妻子当全职太太，一心相夫教子。

而姚文近依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忙活着，反正有他哥这个富豪补贴，不愁吃穿用度。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08年，姚文远投资贵金属项目遭遇惨败，不仅血本无归，还欠下400余万元的外债。

无奈之下，姚文远申请破产，将公司设备、家中多余的房子和车子统统变卖，勉强还清了债务。

一番折腾下来，姚文远元气大伤。

那天，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姚文远接到弟弟的电话，结果忘了关免提，姚文近的大嗓门一屋子的人都能听见：“哥，爸的降压药、妈的复方丹参滴丸都要买了，他们的衣服也有一段时间没换了，你给我打点钱过来吧。”

姚文远皱着眉头“嗯嗯”几声，而妻子娜娜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等姚文远挂断电话，娜娜说：“此前你一直贴补你父母和弟弟，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只是给你面子，装聋作哑。现在你自身难保，还要去管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弟弟，这日子没法过了。”

2012年，姚文远的第一段婚姻就此解体。

离婚后的姚文远很长一段时间缓不过神来。好在儿子已经大了，有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不需要姚文远太操心。

2012年5月的一天，姚文远在网上认识了张康雅。除了经营管理上有共同语言，他们还发现，两人居然都是离异人士，还都是70后。如此多的共同点，将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近。

两人线下见面并交往一段时间后，萌生了重组家庭的想法。

张康雅直言不讳地告诉姚文远：“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别想着自己干了，不如直接来我公司。”姚文远何尝不想东山再起，但想着自己已经经历过人生巅峰，过点平凡日子也不错，再说他也确实喜欢张康雅的直率、泼辣与能干。

两人于2014年领了证结了婚。

婚后，姚文远白天在公司打杂，下班回家后就做饭、洗衣、拖地，认认真真地当贤夫。

2015年年初的一天，姚文近没打招呼就来到了姚文远和张康雅的家中。当天是周末，平时工作繁忙的张康雅难得在家休息。

见小叔子不请自来，张康雅的脸色不太好看，说声“公司有事”之后，就拎着衣服和包离开了家，让姚文近很是尴尬。

姚文远问弟弟父母的身体情况，问姚文近最近在忙什么。“我除了种田还能干什么？我没有你的命好，破产了还能娶富婆。”姚文近酸溜溜地说。

姚文远强忍怒火：“说说，你来干什么？”姚文近说：“老房子要翻新了，爸妈没钱，我也没有。”“你应该知道，我早就破产了，如今就靠一点工资生活。你嫂子有钱不假，但那是她的钱。我只能把这个月工资转给你，多的钱没有。”

看到哥哥转过来的几千元，姚文近喜笑颜开，也不蹭饭，屁颠颠地走了。

此后，姚文近仍时不时以各种借口要钱。姚文远嘴上骂弟弟不争气，但每次都会接济他。

丈夫赡养公婆，张康雅没意见，但给小叔子钱，她有想法。那天，小叔子又登门要钱，张康雅开口了：“给钱可以，你写个收据，上面写明拿了多少钱，用在什么地方。我签个字。”

姚文近看看姚文远，姚文远将头扭向一边，假装没听见。姚文近只好出具了一个收条。姚文远这才敢将钱转给弟弟。

当晚，姚文远收到弟弟的微信：“什么都听老婆的，你还是个男人吗？”他陷入了沉思。

当再婚后激情退去，姚文远越来越发现，自己在这个家的存在感太低了，简直低到了尘埃。

和张康雅结婚也有一两年了，自己的儿子一直喊她妈妈，但张康雅的女儿刘语腾却从来没有喊过他“爸爸”，要么称“姚叔叔”，要么就说“我妈的老公”，或者干脆喊“姚经理”。

有一次，一家人参加当地的企业家联谊会，刘语腾向熟人介绍姚文远时，他满怀期待地希望她说“这是我爸”，但他听到的仍是“这是我妈的老公”，姚文远尴尬不已。

还有，姚文远自己觉得能力还行，想更多地做点事，同时也要一个好点的头衔，比如副总什么的，这样事情好办些，但张康雅在此事上一直没有松口。

对张康雅的不满已经悄然滋长，如今被弟弟如此一激将，那种不满情绪便开始发酵，令他发狂。

悲情收场：手足亲情毁人生

2015年中秋节，姚文远原本打算带着张康雅

和儿子、继女、女婿一起回老家的，但张康雅临时出差了，继女和女婿见妈妈不去，他们也就不去了。

当天，姚文远的父母张罗了一大桌菜。席间，姚文远和姚文近兄弟俩喝了不少酒。喝多了，话也就多了。姚文近大着舌头说：“哥，不是我说你，一个大男人，什么事都由女的说了算，真丢脸。倒不如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姚文远没有接话。

回家后，姚文远酒意上涌，还没来得及冲进洗手间，就吐得客厅地板、沙发上到处都是，屋内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馊味。

当晚，出差回来的张康雅见满屋狼藉，气不打一处来。她一边将姚文远拖到床上，帮他换干净衣服，一边骂个不停：“本事不大，酒量也不行。和你那不成器的弟弟有什么好喝的呢？哎，我看你们兄弟俩，都是一个德行。”

张康雅生起气来口无遮拦，索性将姚文远和姚文近兄弟俩合起来骂了一通。

姚文远虽然醉了，但没有烂醉。吐完之后，脑袋还是清醒的。妻子不堪入耳的咒骂声，让他积攒已久的不满达到了顶峰。

第二天，姚文远趁着张康雅上班的时间，将姚文近约到了市区的一家咖啡厅。兄弟俩密谋了一个计划——杀死张康雅，这样她的公司、财产都是姚文远的了。姚文远的财务自由了，姚文近要钱也不用那么费周折了。

于是，2016年1月中旬的那天，姚文远以“经营中草药”为名，让张康雅到郊县的深山与姚文近会合。“文近他想通了，以后向你学习做生意，你好好带带他。”

不知内情的张康雅相信丈夫，也为小叔子想努力经商而欣慰，于是欣然赴约。谁知，在郊县的荒山野岭，张康雅被姚文近勒死，并被推下山崖。

数月后，兄弟两人又来到案发现场找到张康雅尸骨，将其埋藏在附近的河沟边。

因为当初找不到张康雅的尸体，无法确定其是否遇害，警方按失踪立的案，张康雅的女儿女婿及其他家人也抱着一线希望，盼着有一天张康雅能活着被找到，或者自己突然回家。

这些希望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变得渺茫。

和弟弟合伙杀害妻子之后，姚文远接手了她的公司。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的刘语腾主动退出了为数

不多的股份。

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姚文远将公司转型，做光电子产品，事业再次如日中天。

但工作越顺利，姚文远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就越强烈。无数个夜里，他都梦见张康雅满脸是血、语气幽怨地质问他：“我对你不好吗？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

姚文近想进哥哥的公司，但姚文远对弟弟敬而远之。如果不是这个扶不起的弟弟，自己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可以给弟弟钱，但不想让弟弟再次干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一丁点也不行。

哥哥的态度，姚文近显然感受到了，他倒也识趣，除了要点生活费，不再有其他过分要求。眼看四十多岁了，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心里有鬼的他均拒绝了。

直到2022年6月，兄弟俩相继落网并坦白犯罪事实后，他们才感觉自己得到了解脱。

2023年年底，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姚文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被告人姚文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相关信息做了技术性处理。）

[以案说法]针对此案，安徽省六安市青年法官王芸认为，“扶弟魔”姐姐常有，“扶弟魔”哥哥也不少见，不同的是性别，相同的是不计代价地奉献。结果，本案中的“扶弟魔”哥哥扶垮了事业，

“扶”散了家庭，“扶”出了一桩命案，也“扶”毁了自己的人生，令人扼腕。

这无疑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其实，帮助弟弟或者其他亲人的方式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激发其内驱力，让其有独立生活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揽，无底限付出，否则不仅容易害了他们，而且很可能葬送了自己。

更重要的还是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家族观念应该有，但绝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禁锢。须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应该亲手创造自己的人生。

□

编辑/戴志军
690518051@qq.com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允你一世繁星

●栗顺

你。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大熊猫，有机会可以向你讨教熊猫知识吗？”小助理微微一笑：“高一新同学？”“是的。”小助理说他是高二（2）班的，名叫叶川。

许诺是资深熊猫粉。自从两年前第一次去大熊猫基地看过熊猫后，她就买了年票，有空就去打卡。各种周边也是买买买。这次公开课后，她对野生大熊猫也有了兴趣，特别是专家介绍的那只在野外生存的繁星。

许诺每天在食堂“偶遇”叶川。尽管叶川少言寡语，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许诺发现他对熊猫的了解远超出她的想象，他甚至知道繁星在山里的行踪情况。

许诺寻思了很久，如果邀请叶川一起上山，发现繁星的概率一定会很大。

几天后的早晨，许诺买了一袋肉包加两杯豆浆，来到高二（2）班教室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叶川单肩背着书包，酷酷地

向她走来。

许诺先递上早点，开门见山：“拜托你带我上山看大熊猫好吗？”叶川一把接过后，拿了个肉包就吃起来，“就你小胳膊小腿的，不适合进山。”“虽然我没爬过山，但不尝试，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得了吧。”“我的梦想就是看一次野外大熊猫，远远看一眼就行。”“熊猫也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

许诺仍不放弃，跟着他：“你吃了我的包子，这是我排队两个小时，花一天零花钱买的。”叶川低头看了一眼剩下的半个大肉包：“行，这周六早上6点，山下见。”

周六的登山之约，让许诺兴奋了好几天。那天天还没亮，她就偷偷出门。叶川已经在山脚下等她了，他背着登山包，脖子上还挂着一台老相机，感觉是有备而来。

他们一前一后上了山，叶川果然像登山高手，崎岖的山路攀得轻快，许诺跟在后面，心里叫苦连天。到达半山腰的地方，叶川却停下了脚步，只见他一会到树底下刨土，一会又举起相机拍石头、拍树根，石头缝隙他也捣鼓。

“你干吗呢？快往上爬呀。”许诺催促他。叶川仍蹲在地上拍着什么，良久后，他拿下自己的登山包给许诺：“帮我背着。”许诺感觉自己上当了，她就像个来帮忙干苦力的。叶川收集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全往包里塞。

在半山腰浪费了两三个小时后，天空还下了蒙蒙细雨，叶川便准备撤了。

“哎！我还没看到熊猫呢！”许诺着急地喊。叶川微微一笑：“来之前我就说了，熊猫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如果你想被喂野

高中开学后的第一次社团公开课，主题是“野生大熊猫的保护”。

许诺听到消息后，像老鼠掉进米缸一样高兴。公开课那天，她早早赶到了阶梯教室。专家还没到，只有一个男同学在那里准备资料，画板报，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被画得惟妙惟肖。

“原来大熊猫是肉食动物？我还以为它吃竹子是素食主义。”许诺讪讪说完后，只听他轻笑一声，略带嘲意。许诺脸一红，赶紧溜去找座位。

在讲座过程中，许诺注意到，那个男同学就像助理一样，帮着专家放幻灯片、递道具，看起来和专家很熟络的样子。

第二天中午，许诺在学校食堂打完饭一转身，发现排在后面的男生竟是小助理。她一脸惊喜：“你好，昨天在公开课上我见过

兽的话，就继续等着呗。”他说完便往山下走，许诺气得大喊“骗子”，却也只能灰溜溜地跟着下山。

二

上山不易，下山更难。下着雨，泥泞的山路特别湿滑，许诺几次险些摔倒，幸好，叶川及时拉住她，他还从登山包里拿出雨衣给许诺披上，然后自然牵起了她的手：“跟紧我。”

他的手温暖又有力量，许诺一时心跳加快，这是她第一次被一个男孩牵手。

到了山下，叶川带她去了附近一幢老旧的楼。门口挂着“野外大熊猫巡护监测队”的牌子，屋里陈列老旧，最新的是一台电脑。有几位中年男子在里面忙碌着，许诺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位是那次去学校讲课的专家。

他们都是巡护监测队的，常年翻山越岭，进行监测、记录和收集野外大熊猫的生长与安全资料。叶川自然地和他们打招呼，还把捡来的枯枝落叶和拍摄的照片一一拿给他们看。

“叔，你们看，这块石头上是不是繁星的足迹？还有这些，感觉像粪便残渣。”

听到繁星的名字，许诺立刻探头看去。原来这家伙一直在搜集繁星的踪迹，却不告诉她，许诺顿时又有些生气。叶川带回来的东西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不过他也被禁令不能再上山，因为那里很危险。

随后，叶川与一位叔叔耳语后，把许诺叫去电脑前，屏幕上出现了一头在山中觅食的大熊猫。

“繁星！它是繁星，对吗？”许诺激动不已。叶川说：“这是前

些天用远红外线拍到的画面，非常珍贵。”“所以，很难亲眼看到繁星吧？”“虽然熊猫外表可爱，但它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而野外大熊猫更具危险性，劝你，想看还是去动物园吧。”

那一刻，许诺感觉自己像一个幼稚的小学生，自卑地垂下了头。

而那里是野外大熊猫巡护监测队，那几位叔叔需要常年翻山越岭，进行监测、记录和收集野外大熊猫的生长与安全资料，这份特殊工作，许诺也是第一次听说。

在回家的路上，许诺好奇，叶川怎么会认识熊猫监测队的人？

“你经常去那里？”她仰望身边高大的男孩。他也恰好转头，与她四目相对：“嗯，我从小在那长大。”

叶川的父母早年间就离异了，他从小是爷爷带大的。而他爷爷曾是监测队的老队长，他自从懂事起，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大熊猫。爷爷去世后，他带着爷爷留下的老相机，以及爷爷传授的经验，想尽力为大熊猫做些事。

那天回家的路上，他们俩聊了很多，许诺慢慢感受到，叶川外表放荡不羁，但内心是热忱的。他会无声的关心，对于她的心愿，他也会记在心上。

因为大熊猫，他们越走越近，许诺最喜欢听叶川讲爷爷和熊猫的故事。叶川爱吃肉包，她便用零花钱天天给他买肉包吃。放学后，叶川会在校外的大槐树下等她，送她回家。监测队有繁星的最新动态，叶川也会第一时间带她去看。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迎来寒假，他们俩又一次约着偷偷上山。

尽管山路依旧泥泞崎岖，但许诺却走得很轻松，因为有叶川一直牵着她。

他们没有互相表达过爱意，只有彼此心意清晰。那次站在山顶上，欣赏夕阳西下时，许诺突然踮起脚尖亲吻了他的脸颊，叶川腼腆笑起，伸手就将她温柔揽入怀中。

“你要在大学里等我，除了想我，不许看别的女孩，听见了吗？”“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他们约定要一起考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许诺未来要成为一名熊猫饲养员。叶川则表示，只要与熊猫有关，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三

然而，叶川高考失利了。许诺劝他复读一年，到时候俩人一起高考。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叶川不愿意复读，两人还因此发生了争执。最终，叶川还是选择去了第二志愿的外省学院。

许诺气叶川不遵守诺言，好些天没联系他。叶川也一反常态，没有任何动静。最后还是许诺忍不住，主动给他打电话。结果叶川总说学习很忙，寥寥数语就挂了。甚至连寒暑假，他也没回来。

许诺憋着一股劲儿玩命学习，第二年，她如愿考上四川农大动物医学院。她和叶川分享这个喜讯，并说要过去找他。

电话里，叶川沉默了。当天晚上，许诺收到叶川分手的通知，他说自己变心了，让她忘了他。许诺想问个究竟，却发现自己的已被拉黑。

分手都不能当面说吗？就发个消息算怎么回事儿？许诺恨极了，一气之下删除了叶川所有的联

系方式。此后，两个人再无交集，曾经的青春美好，也成了许诺的伤心往事。只有梦想，她不曾放弃。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毕业后，许诺如愿成为熊猫研究基地的一名大熊猫饲养员。

不知是否天意弄人，她照顾的第一只大熊猫竟然是繁星。繁星由于年事已高，不适合在野外生存，所以被送回基地养老。

许诺听同事们说，野外监测队里有个小伙子特别用心，繁星的健康状况出现异常就是他率先发现的。

当时许诺没有多想，直到那天，她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她与对方异口同声说“喂”，然后各自陷入沉默，因为那个声音很耳熟。

“请问是哪位？”许诺问完，电话里却只有嘟嘟声。她马上回拨过去，却总是无人接听，等到终于通了，但声音已不再是他。

“我们这是野外巡护监测中心。”

听到回答，许诺瞬间流下了眼泪，曾经的记忆扑面而来。第二天她请了假，坐车来到监测队，而叶川恰好进山了，与她擦肩而过。

原来，叶川大学毕业后，肩负起他爷爷的使命，也成了一名大熊猫监测员，繁星正是他找回来的。这些年，监测队的队员们都知道他是单身狗一枚。知道真相的许诺，心里又一次骂他：骗子！

许诺独自攀爬去了他们曾经看夕阳的山顶。

一片金色的余晖下，一个熟悉的背影显得特别孤独。许诺过去，与他并肩，望着眼前的秀丽山川，感慨万千。

那年吵架后，到了晚上，他去她家楼下来回转悠，想道歉。

许诺的爸爸却出现了。她爸爸希望在不影响许诺学习的情况下，让他离开许诺。他自知在家庭情况和各方面与许诺都存在明显差距。

去了外省以后，他刻意冷落许诺，分手也含着泪说出口。毕业后，他一度自暴自弃过，但最终因为热爱大熊猫，他回到了起点。

很幸运，他成功考入了野外监测队，与许诺站在了同一个梦想领域……

等许诺回眸时，那一刻，他们俩情不自禁地对视而笑，仿佛一切都未曾改变。 □

编辑/李雪莲

38232125@qq.com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两个社恐的爱情攻略

英国提赛德大学的课堂上，陈诗婷正伺机举手抢发言机会时，教室门突然被打开。一个金发碧眼瘦瘦高高的男孩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坐到了教室的第一排。陈诗婷看呆了：“那小子真帅！”

课堂上，那小子侃侃而谈，让陈诗婷惊艳。她记住了他。跟同学聊天时，陈诗婷得知那小子叫麦克，是个随性的人，经常旷课、迟到，却有多个亮眼的实习履历。

每一次在课堂上看到麦克时，陈诗婷都一阵悸动。在英国那个漫长寒冷的冬天里，“没准能见到麦克”一度成为陈诗婷走出房间、跑去上课的动力。

2001年9月，陈诗婷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医生家庭。2019年，她在艺考前一个月决定报考播音主持专业，并逆袭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2022年8月，第九届“未来金话筒主持人大赛”，陈诗婷一口气拿下双语播音赛道亚军、最佳才艺奖和人气新星奖，并顺利申请到英国提赛德大学媒体与传播专业的留学名额，读一年就可以拿到中英两国的双学士学位。

镁光灯下闪闪发亮的陈诗婷，因为学业压力与焦虑，给她造成了严重的睡眠障碍。她入睡难，睡眠浅，还醒得早，特别苦恼。

刚到英国时，要倒时差。每天晚上10点，陈诗婷准时上床，蒙上被子，戴上耳塞，等待睡眠降临。饶是这样，也要熬到12点才能睡着。可凌晨4点多她就醒了，一直睁眼到早上8点起床。为了提神醒脑，她只能多喝咖啡。这恶性循环让她精神焦虑，脸色焦黄，眼眶凹陷，头发一缕一缕往下掉。

课堂上，教授们喜欢提问题，并鼓励学生发表个人见解。陈诗婷告诫自己要积极发言。她的英语口语不够利索，每次抢到发言机会都会莫名慌张。紧张的学习，令陈诗婷的睡眠雪上加霜。

数过羊，喝过红酒，慢跑过，但她的睡眠还是时好时坏。妈妈给她寄了不少内服补剂，陈诗婷直接变成了养生达人，只喝热水，不过夜生活，每晚定时躺下。她特意从童话《睡美人》中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爱洛，希望摆脱睡眠障碍。

英国寒冷的冬天依然在继续，陈诗婷在与睡眠障碍抗争的同时，学业也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每次上课，陈诗婷都会偷偷观察麦克。教授的提问，麦克总能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在陈诗婷眼里，麦克熠熠闪

光，是她的偶像。

有一次，陈诗婷和麦克被分到一个六人讨论组。讨论结束，麦克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开车带大家到惠特比海滩冲浪。”陈诗婷正焦头烂额地对付作业呢，没有工夫游玩，她婉言谢绝了。

2023年1月，陈诗婷跟麦克又被分到了一个两人学习小组。麦克突然询问陈诗婷：“我要拍一部微电影作为毕业作品，你有认识的演员推荐吗？”

偶像让自己推荐演员，陈诗婷认真地毛遂自荐起来：“我在国内做过演员模特类的工作，我可以发资料给你参考。”

两个人互换了联系方式。第二天，麦克发来了信息：“要不要一起打打保龄球？”正在图书馆查资料的陈诗婷，兴奋得差点叫出来。

那天，两个人提前到了保龄球馆，麦克掏出游戏币，带陈诗婷玩这玩那，那都是她在国内从未接触过的游戏。随后的保龄球赛，麦克明明是赛场的王者，却偏偏装成小白，故意输给自己，陈诗婷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那晚，陈诗婷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睡得安稳香甜。

陈诗婷能感觉到麦克喜欢自己。可是，麦克没有表白，她一个社恐，更不敢主动向麦克表白了。不久后，陈诗婷要去摩洛哥实习半个月。她忙完工作，麦克忙完学习，两人就在微信上聊天。

月亮不睡我也睡！ 跨国恋治愈了“夜太美”

●杨小羊

在摩洛哥，陈诗婷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希腊人的口音很特别，她夸张地跟麦克模仿，麦克则回了一句更特别的印度口音。

聊着聊着，麦克突然问陈诗婷：“我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陈诗婷憨憨地回应：“你迟到了，哈哈哈。”麦克发来一个捂脸的表情包。陈诗婷被逗笑了，反问道：“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陈诗婷想，麦克肯定会说她英语不利索。谁知道，麦克噼里啪啦发过来一堆夸奖：“也是在那堂课上，你站起来发言，好听的声音吸引了我。我一扭头，一张美丽的中国脸蛋击中了我的心……在我的印象里，大部分亚洲学生怯于口语不好，很少发言，但你很勇敢，总是抢着回答问题。”

麦克还告诉陈诗婷，她美丽的外表下，还有一颗美丽的心，是个非常特别的女孩。陈诗婷听了，心里一阵得意，又暗暗佩服麦克情商高。



陈诗婷和麦克的自拍



同游杭州



巴黎留影

“破卷”治愈着睡眠障碍

陈诗婷实习结束回到英国，恰好是2月14日情人节，麦克急不可待地约她吃饭看电影。见面时，陈诗婷看到，麦克手中捧着一束红玫瑰，玫瑰还有精致的包装。她记得她曾告诉过麦克自己喜欢红玫瑰。她接过麦克递过来的红玫瑰，等待着麦克浪漫的告白。可下一秒，麦克就转身带她进了影院。

电影散场，麦克依然没表示，又带陈诗婷去餐厅吃晚餐。吃饭时，陈诗婷坐立难安。按照英国人的习惯，普通朋友吃饭大多会AA，结账时，她拿出手机说：

“把我那份转给你。”麦克刮了一下她鼻子：“It's official（直译为‘它是官方的’）。”陈诗婷一脸蒙。

回去后，她彻底失眠了。她知道自己和麦克算不算正式在一起。闺蜜建议她直接问清楚。

第二天，陈诗婷质问麦克究竟是什么意思。麦克无辜地说：“我昨天表示过呀，吃完饭，你要AA，我说不用，it's official，我们是正式交往的男女朋友呀！”

陈诗婷好气又好笑，原来，还得怪自己英语不够溜。麦克赶紧道歉：“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很确定，要和你做正式的、公开的男女朋友。”陈诗婷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麦克来自英国的一个小村庄，就在提赛德大学附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经营一家餐馆。他常常觉得自己配不上陈诗婷：“你是耀眼的爱洛公主，可我不是王子，但我愿意做你的骑士，一直守护你。”

陈诗婷的心一下就醉了，并用“当爱洛公主遇见麦克骑士”来命名自己的社交账号。

可是，英语不够好，让陈诗婷在这段感情里极为焦虑。她怕跟麦克沟通不畅，跟他吵架都吵不过。不过，很快她就发现，吵架根本吵不起来，因为麦克舍不得跟她吵。

跟麦克的朋友在一起时，陈诗婷表达不清，词不达意，麦克却立即会意，并帮她转达给朋友们。

因为睡眠障碍，陈诗婷也学着养生，总是热水不离手，麦克却一直喝冷水或冰水，但他会记得给陈诗婷的水加热保温。在麦克的守护和帮助下，陈诗婷在学业和感情中的压力渐渐释放，自信起来，晚上十点躺在床上，渐渐能在短时间内入睡了。

和陈诗婷的考研计划不同，毕业在即，麦克早已准备好和三个发小一起开传媒公司。他擅长人员统筹，有丰富的视频拍摄经验，能够熟练使用各种相机和设备，并在读书期间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

麦克做事情都特别松弛、从容，他很少焦虑，凡事都着眼于朝着当下可以解决的问题努力。他欣赏陈诗婷的优秀，又很心疼她的辛苦，总是告诉她不用心急，一切有他兜底。

在麦克的影响下，陈诗婷不再仰望别人，而是向内看到自己，爱护自己，减少焦虑的同时提高效率，晚上睡觉都踏实了。

陈诗婷对情感缺乏安全感，麦克的陪伴能让她得到片刻的舒心，但她并不敢把自己和未来交付给一个人。对他人，她始终保持着淡淡的距离感。

麦克跟她完全相反，对人毫不设防。他和创业伙伴是发小，四个人相处得跟亲人一般。这是陈诗婷从未有过的。麦克一点点打开她的心扉，让她完全接纳自己和别人。

3月20日是麦克的生日，麦克隆重将陈诗婷介绍给父母和亲友。麦克妈妈热情地给了她一个贴面礼，那股软软的暖暖的感觉，让陈诗婷至今难忘。



参加主持人大赛的陈诗婷

陈诗婷在聚会上插不进话，麦克妈妈会时不时递给她吃的，问她在中国过生日是怎样的。麦克也会有意引导大家聊一些陈诗婷熟知的话题。

聚会结束，麦克爸妈像约好了似的到社交媒体上加陈诗婷的好友。麦克的爷爷奶奶去西班牙旅游，特意为她带了一个精美的咖啡杯。麦克还不忘提醒她：“希望你能够好好睡觉，用不到它。”

麦克的表姐结婚，要在至亲的圈子里办一个小型婚礼，陈诗婷也在邀请之列。家的融入感，让身处异国的陈诗婷倍感温暖，她渐渐打开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晚上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陈诗婷的法国签证快到期了，她想趁到期前去一趟。麦克二话没说就陪她一起去。从食宿到路线，麦克做足了攻略。

在巴黎，陈诗婷和麦克在卢浮宫、奥赛博物馆、

凯旋门前徜徉漫步。中午他们在埃菲尔铁塔下野餐，塔旁边有流浪歌手在唱歌，路过的人不时往地上的帽子里投放着钱币。陈诗婷和麦克相偎而坐，陶醉在优美的歌声里。

你熠熠生辉，我一路守护

太阳徐徐落山，塞纳河两岸灯光亮起，倒映着河水五彩斑斓。陈诗婷动情地看向麦克：“两个完全不同色彩的我们，交映在一起，一定也能像塞纳河两岸的灯光一样各自辉煌，又和谐一致。”麦克赞同地点头微笑，把陈诗婷轻揽入怀。

晚上十点，陈诗婷准时回酒店休息，却发现麦克居然也有严重的睡眠问题。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搅得陈诗婷也没了睡意。

想到第二天满满的行程安排，她焦虑了，抬头望着天花板，幻想着如果吊灯此刻晃动起来，紧盯着它的自己会不会因此被催眠，然后一下就睡着了呢？

然而，睡眠并没有降临。她轻声问麦克：“能睡着吗？”麦克笑着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麦克果断起床：“既然失眠已经是事实，那就接受它。接受它了，就不再为此焦虑了。”他打开电脑，带陈诗婷玩一个捏脸的游戏。

他轻轻握着陈诗婷的手，在游戏里捏出两张脸庞，再仔细地调整发型，五官……很快，电脑上呈现出他们彼此的样貌。两个人开心得像完成了一项大工程。陈诗婷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晚上，一到晚上十点，麦克就督促陈诗婷躺着，他也陪在旁边，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让她放松精神。那晚，聊着聊着，陈诗婷睡着了。但麦克依然精神抖擞。他回到客厅，一个人忍受着黑夜的孤独。

这次巴黎之行，陈诗婷了解到麦克睡眠障碍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习惯不健康。她想帮他调整。

英国盛行酒文化，无论干什么，都要喝一杯。陈诗婷不动声色地把麦克杯子里的酒换成了茶：“酒易伤肝，肝硬化、脂肪肝大多都跟酒有关。”麦克渐渐减少了喝酒的次数。

麦克参加朋友派对，常常玩到凌晨三四点。陈诗婷不由得嘟囔：“这样太容易打乱作息，更影响睡眠。建议你少参加派对，即使推托不掉，也尽量早点回家休息。”起初，麦克不太能接受。每次朋友约他，他都忍不住出去玩。

有一天，麦克跟朋友出去玩，又是快天亮才回家，洗漱完毕就去上班了。下班后，他累得像一团橡皮泥，

懒懒说道：“今天整个白天，工作效率极低。”

陈诗婷不慌不忙地说：“熬夜损害健康，也影响大脑。你的公司也走上正轨了，业务量大增，一旦因为熬夜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整个进度都会被拖垮。”麦克点头：“你带我一起养生吧。”

麦克将“不熬夜”落实到行动上，还学着陈诗婷养生，调整睡眠。

2023年6月，陈诗婷收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签证也已到期，她飞回国陪父母，等9月再赶回新学校报到。

麦克给陈诗婷打电话，委屈地说：“你离开了，我的世界时间像停止了一般。我感觉我们已经分开了好几个世纪。”这孩子气的话，把陈诗婷逗笑了，她向麦克发出邀请：“你来中国做客吧。”

麦克跟陈诗婷学中文，“爷爷奶奶”“谢谢”“不客气”，他把发音记录在本子上，反复练习。

8月初，麦克落地杭州。陈诗婷带着他游西湖，逛集市，吃糖醋鱼，喝龙井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次次引起麦克的惊叹。

陈诗婷父母作息良好，早睡早起。麦克尊重老人的作息，也早早地躺上床。没两天，他就适应了，再也不是英国那只夜猫子了。

开学后，陈诗婷去了曼彻斯特，两人开始异地恋。视频聊天，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一个讲新学校新城市里的见闻，一个聊工作中遇见的趣事儿。不管聊得多愉快，晚上十点，麦克立即启动提醒模式：“睡觉时间到了，养生公主快乖乖上床。”这个点，麦克还不太困。不过，他不想破坏女友的作息。之后，他也很快睡去。

当然，也有例外。有一天夜里，督促女友睡觉后，麦克怎么也睡不着，干脆起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是凌晨1点。电影里，男女主角永别了，想到自己与女友也是异地，他内心难以平静。他拿起手机，在微信里写了一篇小作文发给了陈诗婷。

第二天早上，陈诗婷发现了麦克的微信留言：“你不用马上回复我，因为我希望你好好睡觉。我就是想说，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我们那么合拍，一定可以长长久久。”陈诗婷马上回复：“谢谢你！我睡得很好，希望你后来睡得比我好！爱你！”



编辑/张亚萍
2552812880@qq.com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

高飞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乖巧，懂事，考试常拿第一名。参加工作以后，也最为勤恳，最为努力。

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有晋升机会，唯独他到三十多岁还只是一个“干活儿的”？直到有一天，领导喝醉了酒，才讲出真相。

”

学霸身陷升迁死局： “提拔他，谁干活”

●老断

学霸追求上进， 任劳任怨老黄牛

高飞是村里小孩的榜样，乡亲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本科考上了河北省内一所重点大学，研究生去了北京一所知名大学。

读研期间，高飞就开始准备考公，大大小小的考试能参加的都参加了，无奈没一个考上的。他学的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理工科专业，只能报考不限专业的职位，竞争压力太大。

毕业后，高飞去了北京一家小公司，每天三小时的通勤耗尽了他的精力，生活越来越累。女朋友耿娟一直劝高飞回乡。他俩是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的，耿娟毕业后回了家乡河北省唐山市一所中学当老师。

在那个北方小城，人们对“编制”有一种偏执的热衷。对

于高飞，回乡除了进入体制内，其他选择都显得不那么体面。他以前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以后也必须是。

2014年6月，高飞终于回乡，进了本地一家大型企业。且不管体面与否，漂泊三年后，他终于稳定下来了。

高飞被安排到办公室写材料。对待领导交代的每一件事，他都尽心尽力做到最好，每天加班到很晚，像一个奔跑的豹子，又像一个埋头的老黄牛。

三个月后，办公室主任老周私下把他叫去。“小高，到单位三个月了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老周慢慢问道。“就是感觉不会的太多，还在学习。”高飞不知道老周的目的，小心拿捏着措辞。

老周笑了笑：“你学历高，又能吃苦，是难得的人才。”高飞不好意思，嘴上一直说：“哪里，都

是领导教得好。”

“响鼓还需重锤，个人要想进步得快，必须扛大旗挑重担。”老周舒展了一下身子，“集团派下来一位新总经理，这几天公司正在商量秘书的人选，我想推荐你，你个人有什么想法吗？”

消息有点突然，但高飞知道这是个机会：“能给总经理当秘书我肯定愿意，但我刚进单位，怕经验不足。”

“哎……”老周打断了高飞，“有时候经验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尤其是秘书这个工作，要根据所服务的领导时刻调整。”

高飞轻声“嗯”了一下，不说话了。老周笑了：“行，那我知道了。”

李总经理初到单位那天下午，跟高飞见了一面，简单交谈了几句。退出办公室后，高飞在脑海里反复推敲刚才的谈话，心中

忐忑，生怕有什么地方不得体。不久，老周打来电话，说：“李总对你很满意，你的新办公室安排在他隔壁。”

高飞长舒一口气，觉得背后被插上了一对翅膀。自那以后，他常去老周办公室坐坐，听他传授一些心得。老周说，提拔要趁早，“三十五当不上部门主管，四十五就当不上副总”。

高飞更忙了，总有写不完的材料，对接不完的事项。就算手头没什么事儿，李总不走，他也不走。周末几乎没休息过，更不敢安排任何私事，生怕领导会突然来一个电话。

他像是一个上满发条的玩具车子，一直神经紧绷，不知道休息。战战兢兢度过四年，2018年5月，李总要高升的消息让高飞有些措手不及。

李总还没有对他的职务有任何安排，当天给李总汇报完工作，他停了一会儿。“还有事儿啊，小高？”李总问道。“那什么……”高飞脸憋得通红，“总经理，如果有机会，我也是想进步的。”

话出口就变了味道，高飞的脸更红了，这么直白地要职位，他心里有点鄙视自己，不知道李总是不是也这么看他。

李总“哦”了一声，放下手中的签字笔，呷了一口茶：“你的事儿我惦记着呢，你个人是很优秀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也是没的说，等有机会能帮忙肯定帮忙。”

出了李总办公室，高飞心情凉到了极点，李总的话太官方，一官方就代表距离，有距离就没戏了。伺候了李总四年，到头来还是算不上“自己人”。

一周后，老周又来找到高

飞。“李总要走的事儿你听说了吧？”老周问道。“嗯。”高飞心里还有气。

老周看出他的心思：“你也别多想，你还年轻路还长，以后机会多着呢。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遇到点挫折就止步不前，走下去总会柳暗花明的。”

顿了一会，老周说，“新总经理的人选已经定了。”“那我回原部门去吧。”高飞说。

老周拍拍他的肩膀：“你先别急，你对这块工作熟，我的意思是想让你接着给新总经理当秘书。”“啊？”高飞心情很复杂。思前想后，他同意了。

李总升迁不到一个月，新总经理老聂上任了。老聂岁数大，在总部干了多年中层，不出意外这个位置是他的最后一站。

跟李总雷厉风行的风格不同，老聂性子温，啥事儿也不着急。高飞感觉跟老聂在一起很舒服，没那么大压力。

一次集团通知开会，高飞记错了时间，导致老聂迟到。高飞心中懊悔，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之后，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

“污点”，生怕老聂嘴上不说，心中生隙，不再用他。

看清职场规则， 浑浑噩噩无结果

2017年底，一个发小找到高飞，说他跟高飞所在的集团有业务往来，但最近合作不愉快，被告了。发小想让高飞帮忙走动走动，不说继续合作，能撤诉就好。

高飞有点为难，管业务的那几个部门可不好走动，本想拒绝，但碍于面子应承了下来。思来想去，这事儿兴许只能求老

聂。

之后有一天，老聂有事走得晚，看到高飞还没走。“怎么还不走？不用专门等着我，需要你的话我会提前说的。”老聂看了看表，“还没吃饭吧？走，咱俩去吃点东西吧。”

老聂带高飞去了一家川菜小馆：“别看馆子小，味道很地道，辣，过瘾。”高飞一边附和着，一边给老聂涮洗杯子和盘子。

“少喝点？”老聂笑着说。“好呀。”高飞看了一眼柜台，“我出去买瓶酒吧。”

“不用。”老聂摆摆手，起身去拿一瓶二锅头，“就这个，挺好。”一瓶酒快喝完，高飞心情激动起来，感觉成了老聂的“自己人”。借着酒劲儿，说了发小那件事儿。第二天醒来，高飞看见发小发了微信，麻烦已经解决了。

高飞头疼得厉害，心里悔得更厉害。为一个多年没见的发小，欠下聂总经理一个人情。他无精打采地过了几天，下班时在单位门口被人叫住，转头一看是那发小。没给他思考时间，发小就把他拽进旁边一辆车里。

车子开进一家高档酒店，门口已经有不少人在等着。高飞一下车，几个人争相过来握他的手，恭敬地向他问好。

酒店包厢的灯光很亮，高飞被请到主座。时常跟总经理出入这类高档酒店，参加过不少高档饭局，但他从未当过主角，有点无所适从。几杯酒下肚，高飞脑袋有些晕，身体轻飘飘的，不适感逐渐消退，竟有些享受。

匆忙混乱中，又过了三年。到2021年春节，高飞和耿娟的女儿团团已经上幼儿园了。

耿娟抱怨，团团的幼儿园有

些不正规，想换一个。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一次耿娟发现团团大拇指划了个小口子，血渍洇在了衣领上，问老师，老师竟毫不知情。

耿娟感觉老师的责任心不够，对孩子不够关心。一旦有这种想法，就愈发挑剔，这个学就必须转了。高飞以为妻子一时脑热，嘴上应下来不去管，过几天就能应付过去，谁知她是认真的。

高飞问了几家幼儿园，公立的没名额进不去，好的私立幼儿园又太贵。能接收团团的幼儿园，要么硬件不好，要么师资力量不行。他想到一个同学，对方集团公司底下有一所很好的幼儿园，为了孩子，高飞拨通了他的电话。

对方热络地回应，表示“帮忙问问”，感觉有戏，高飞挂掉电话，舒了一口气。

这天是高飞35岁生日，不少人在这年纪可能要被裁员，他虽然不至于被裁，可事业偏离规划太远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烦恼，像是雾气一样包裹着他。电话突然响了，是老聂。高飞的心悬了起来，老聂的语气过于平稳严肃，不同于以往的轻快。

高飞走进总经理办公室，老聂抬手指了指沙发，随后起身坐到他旁边。简单闲扯了两句，高飞如坐针毡，不知接下来正题是什么。

“你也知道，我58岁了，今年我可能就退二线了。”老聂拍了拍他肩膀，“你的事儿我一直想着呢，几个业务部门只有一个副总准备退的，我跟他谈过话了，他同意现在把副总的职位腾出来，你过去。”

“聂总……”高飞眼里含了

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这几年尽心尽力，我也算仁至义尽了，别的不用多说。”老聂笑着摆了摆手。

临近下班，高飞收到耿娟的微信，女儿团团给他选的生日蛋糕，让他早点回来。刚下楼，高飞收到同学的消息：“这是幼儿园靳院长电话，你的事儿我跟她说了，应该可以，你跟她详谈。”

高飞紧紧握住手机，好像那团雾气散开，所有的烦恼消失了，整个人生都顺了。

翌日上午十点，高飞拨通靳院长电话，心中盘算着等团团转学的事情敲定，好好请同学吃个饭。

“您好，是靳院长吗？”高飞心中忐忑，不由地将手机贴紧耳朵。

“谁呀？”

“是窦总让我联系您的，孩子想转去咱们幼儿园。”高飞尽量放低姿态。

“现在都是满员，没名额。”

高飞心里咯噔一下：“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拜访一下您。”

“不用过来，没用，现在确实没名额，等有名额了再通知你。”电话那头传来忙音。

高飞马上找出同学的电话号码，叹了口气没拨出去，靳院长不买他的账，再找他也不顶用。往后几天，高飞又找了些人，但之后都没信儿。他想还是自己地位不够，等提了副总，事儿就容易办了。

过两天，老聂从集团开会回来，高飞拿着几个文件找他签字。

“今天不签字了。刚开完会，

到站了，比预想中快。”老聂靠在椅子上，“你的事儿还没来得及上会，不过我已经跟主管人事的交代了。”

老聂突然退休，让高飞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去找人事主管，对方开始推三阻四，先说没空缺的位置，又说要等新总经理来定。

高飞没被提拔，团团也只能转去一家私立幼儿园。年底，老周本想让高飞继续服务新来的总经理，但这次他怎么也不干了，退回原部门当小兵。

回到原点“摆烂”， “提拔他，谁干活”

回原部门并不顺利，费力不讨好的活儿，全到了高飞这儿，老周常说：“你是服务过两任总经理的人，水平高，办事我放心。”

过完年，部门跟外单位有一次联动，老周组织了一次饭局，高飞本不想参加，去了也是端茶倒水伺候人，无趣，老周硬拉着他去了。

“高飞？”坐在主座的那人看着高飞，是外单位一个中层。

“啊？”高飞看向他，脸一下红了。

这人有些发福，但高飞认出来是一个初中同学。高飞上学时看不上他，经常吼他，还揶揄他是猪脑子。这人后来去当兵，最后转业到了地方。

“啊？你们认识呀？那这关系就更近了。”老周看向高飞，

“小高，赶紧的，倒酒啊。”高飞没动，老周有些尴尬，仍笑着说：

“你干啥呢，倒酒啊。”最后三个字提高了声调。

那人站起来，拿着酒瓶：“咱

们之间不论那个，弟兄们之间都一样。”作势要给老周倒酒。

老周马上夺过酒瓶，把对方摁到椅子上：“您坐您坐，今天是我们请您，再说了，下面的工作还需要您的指导，让您倒酒，那我们不是失大礼了。”说完给对方倒了酒，并狠狠瞪了高飞一眼。

大家最后醉得不像样子，说话也没个度了。

那初中同学问老周：“小高学历挺高，你们怎么不提拔他呀？”老周嘻嘻地笑，说：“提拔了他，谁干活呀？跟了两任总经理都没被提拔，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他还没上道儿呢。”说完大笑起来。

不久，公司要举行一次大会，老周揽下了主办的任务。功是老周来领，但活儿是高飞去干，这次会议所需资料都是他准备的，忙得两天两夜没回家。

开大会时，高飞在台下，一边抵抗困意，一边听老周致开幕辞。忽然，手机震了，是耿娟。

高飞摁掉电话，发微信过去：“在开会，怎么了？”耿娟回复：“老师刚打电话说团团在学校一直吐，我在路上了。”

“我散会了过去。”高飞开始有些心神不宁，团团打小身子弱，周围有谁感冒发烧，她肯定会影响。

老周作为主办人，正在台上致开幕辞，谁知讲话到一半，话筒没声音了。

“小高，过来看看。”老周小声说。高飞过去捣鼓了半天，还是不行。“怎么搞的，不知道提前把这些工作做好？”老周抱怨道。

高飞一下来了气，他只负责准备资料，不是会场场务。但当

着那么多人，他只好压着火。

这时，耿娟又来了消息：“团团身体很烫，还是吐，怀疑是食物中毒。”高飞回复：“先带孩子去医院，我马上过去。”

“都什么时候了，还发微信，你要是弄不好，赶紧去找工作人员。”老周催促道。“我有事儿，先走了。”高飞脑子里只剩下女儿，着急忙慌往外走。

老周追上来：“我说让你去找工作人员，你没听到吗？”“我说我有事要先走，你没听到吗？”高飞继续走着。

老周一愣，看到台下那么多人：“开会呢，开会，知不知道你是干啥吃的？”高飞拎起一张椅子，朝身后砸去：“我开你大爷。”随即直奔医院而去。

当天下午，团团退烧，不再呕吐，医生说无大碍，休息两天就好。

折腾一天，晚上耿娟和团团很早睡去。高飞失眠了，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估计整个公司都知道这件事了。

风言风语肯定传开了，大家会怎么看自己呢？

想着想着，高飞反而放宽了心。风言风语也好，异样眼光也罢，这些东西像狂风暴雨一样无法控制，任它来吧。

第二天，高飞起得很早，做了早饭才叫醒妻子和女儿。耿娟看着丰盛的早餐，笑着问：“今天是怎么了？”高飞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今天特轻松。”

高飞准时来到单位，准备迎接一场狂风暴雨。被约谈，被处分，甚至被开除，这些心理准备都做好了。然而，约谈、处分、开除并没有到来，一切平平静静。

半个小时后，老周来了，头

上缠着一小块纱布。高飞感到不安，心想可能是昨天砸椅子伤了他。枯坐了一上午，没有工作来打扰，也没有人找他麻烦，闲得忐忑不安。

快中午的时候，老周过来了，脸上带着笑：“小高呀，昨天可能是我说话的方式有问题，产生了一些误会。”高飞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单就昨天的事儿，怎么也不该是老周来道歉。

老周接着说：“听说孩子昨天食物中毒了，没事吧？”“没事了。”面对一番关切，高飞不得不挤出三个字来敷衍一下。

“那就好，那就好。”老周连连点头，“家里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就说话。”说完又拍拍他肩膀，走了。

高飞愣愣站在原地，过一会儿忽然忍不住发笑，他明白了一些事情。

下午下班前，高飞给耿娟发消息：“要不晚上吃火锅？”“好呀。”妻子回复说。

高飞下班后，风风火火去菜市场。老早就听说过哪家羊肉好，哪家韭菜花最正宗，可他现在才去尝试。不再去想那些累人的事儿，生活忽然有意思起来了。

夜里吃火锅，妻子问，有没有因为昨天的事儿受处分。高飞往锅里下羊肉，笑着说：“他们处分了我，谁去干活儿呀？”

□
编辑/徐艳



扫我，看更多劲爆故事

看《知音》学写作，好故事，真的值钱！

亲爱的读者，您知道吗？您在我们杂志上看到的故事，每一篇的稿费都是上千元，有的故事，稿费会更高。

对于好故事，我们为什么如此“舍得花钱”？答案只有一个：好故事才能吸引人，换个说法，只有好故事，您才愿意看，才看得过瘾啊。

那好故事，是怎么写出来的呢？这些故事，是什么样的人写出来的呢？

我来告诉您。

他们中，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店主，还有的是退休的爹爹或者婆婆，他们有的有自己的工作和不错的职业，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写作，有的拿着退休工资，以写作来补贴生活，获得了不错的收入。

以前，提起写作和投稿，大家都觉得那是高学历或者有文字天赋的人才能吃的一碗饭。可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电脑、手机、IPAD，随时随地，人人都可以写起来。

不仅如此，读书也可以赚钱，您知道吗？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时间越来越宝贵，大家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读几本书，于是各类平台都大量需求拆书稿。但写这类书稿也是有技巧的，一旦掌握，永远不用担心没有书可以读，写作灵感分分钟说来就来！

最重要的是，每读完一本书，书本的内容也将被纳入您自己的知识体系，精进您的思维逻辑，您的职场、家庭、人际关系都能因此更上一层楼。

也许，您身边的某某，就是您看到的故事的作者，只不过他用了一个笔名；也许，您身边的某某，就是某公号上声名赫赫的主笔，某著名杂志的特约作者，或是某热门小说的签约写手。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其实，写作不仅可以赚钱，还可以从细微处改变我们的生活。

比如：

怎么发朋友圈，才能成功引起别人的注意？

工作中，怎么从众多同事中脱颖而出，得到上司的关注？

家庭里，如何辅导孩子写出一篇高分好作文？

所有的这些，写作都可助你一臂之力。

那《知音》里的感人故事哪里找？公众号上的狗血奇葩故事又该怎么写？没有学历，没有文字天赋的普通人，想要写作该如何入手？

知音课堂，由知音总编了了老师带队，为零基础学员量身定做了入门班、基础班、读书变现等各种写作训练营，还有各类专业的精品微课。

在这里，您不仅仅可以学习到专业的写作知识，您还可以接触到您常在文末看到但没实际接触到的编辑，您可以跟他们交流您的写作困惑，可以将您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我们有专业的讲师团队，王牌编辑助教团队，多种用稿平台，让您深刻感受到：读书和写作，我们都是专业且认真的。



(知音故事源动力学院部分网络课程)



(往期学员评价截图节选)

有兴趣的读者朋友，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课程助手“动力妞001(ZYDLN001)”咨询，妞妞将耐心为您解答所有疑问。

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免费写作群，可以添加右边的社群助手“动力叔”，与众多读者一起，谈感想，聊人生。

广告



课程助手
动力妞



社群助手
动力叔

爱的呼唤

不惑

●贾靓

四十华年，《知音》不惑。

从青春年少的意气飞扬，到不惑之年的从容坦荡，《知音》经历过无数人的生死悲欢，看到过最动人心魄的微笑，听到过最振聋发聩的呼喊，每一笔记下的句子，都带着温暖而美好的本意，轰轰亦烈烈。

四十不惑，不再犹疑、不再困扰、不再动摇。我们没有停留在时光的原处，被洪流无声地卷走，而是将所有刻骨铭心的灼热年华、所有繁花着锦的盛大传说，文进眉头，文出睿智的脉络。

四十不惑，更加清透、更加冷静、更加执着。世上最重要的事，不是身在何处，而是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世上最强悍的态度，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我们始终保持着热爱，成熟而坚定地执一盏小灯，站在灵魂的深处。

灼灼韶华，风禾尽起。这最好的时代，恰知音壮年。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

全民阅读

